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呼风唤雨八千年

中国龙文化探秘



庞进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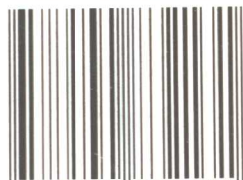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穿越时空的隧道，您会发现除了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中华文明还有许多震撼人心的辉煌。

拂去历史的尘埃，掀开厚重的窗幔：闪烁着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奇异光环的法门寺，神秘变迁的楼兰王国，阿里高原伫立的西藏古格遗址，秦风永驻的“世界第八大奇迹”，黄沙落日相伴的敦煌莫高窟……众多辉煌的历史丰碑正无声地向您述说神奇而古老的中华文明。

ISBN 7-5408-3213-4



9 787540 832131 >

ISBN7-5408-3213-4/K·32

定价：15.60元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庞进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出版策划：孙旭军

责任编辑：赵小平

封面设计：邹小工

呼风唤雨八千年

——中国龙文化探秘

庞进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码：610012 电话：(028) 6672682 6672690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内江市新华路123号 邮码：641000）

成都科技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照排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6 字数 160千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5408-3213-4/K·32 定价：15.60元

*

*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6636481 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823)2022131



1



1 金龙(唐)

龙凤冠人形玉佩(商)

3 猪龙形玉佩饰(新石器时代)



2



3





4



- 4 李嵩《中天戏水图册》中的大龙舟(南宋)
- 5 龙鱼家纹玉佩(西汉)
- 6 鎏金鱼龙戏珠纹银盘(唐)
- 7 龙虎尊(商)



7

- 8 朱漆戛金云龙纹谱系匣(明)
- 9 龙柱石灯(唐)
- 10 陶龙(元)



8





5



6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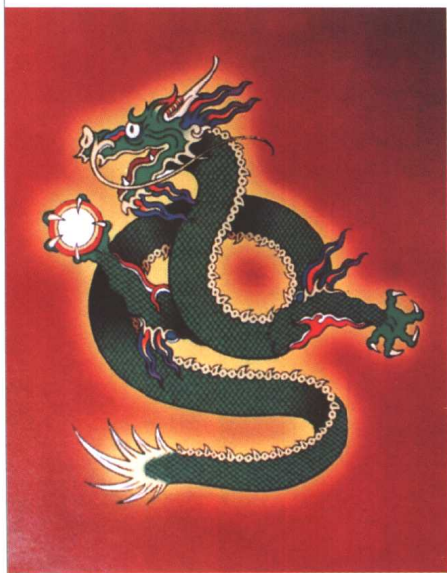


11



13 剔红九龙天球瓶
剔彩龙纹长方盒(明)

12 加拿大宣传品上的『升龙』



12



13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张文彬

主 编：王仁湘

副主编：古 方 陈建明

编 委：王仁湘 王荣川 古 方

孙旭军 李殿元 陈建明

苑容宏



王仁湘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总序

我们一起寻根 我们共同探源

古老的历史，并没有全都记载在浩瀚的史书里；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全都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往事如烟，岁月悠悠，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她有许多深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秘密，等待人们去探寻。

被称为“尘土学者”的中国考古学家们，为了探索华



夏文明的奥秘，发掘出了许许多多被历史尘埃掩盖的珍宝，他们将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那些辉煌的篇章，展现在现代文明面前。

考古学家是经历人生艰辛最多的一类学者，他们苦苦求索，锲而不舍，硕果累累。

他们跋涉祖国的山山水水，走岩棚，入洞穴，风餐露宿，辛勤追寻人类起源的证迹；他们聚中原，散边陲，踏破铁鞋，艰难探寻华夏文明起源的轨迹。

他们奔走在古代骆驼商队往来过的丝绸之路，探访古代中西文化交汇的接点，发现了一颗又一颗大漠明珠；他们一次次进入古人生活过的聚落废墟，仔细审视它的主人遗下的足迹，亲身感受我们的先民们存留的气息。

他们周密勘探一座座湮没的千年古都，查证昔日的纵横街坊，复原消逝的巍峨殿宇；他们亲手开启历代帝王陵墓的大门，领略皇家葬礼的威仪，揭示神圣地宫的奥秘。

他们细心临摹古代墓室斑驳的壁画，揣摩无名画工的真实用心，再现古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他们流连在残断的甲骨简册之中，辨识早已音义无存的字符，重现方块汉字演化的信息。

他们深潜江河湖海，寻找波涛吞没的古代商船，探取



静静沉没在水下的珍宝；他们查访沙海深山的石窟摩崖，感受泥塑石雕折射的佛光，探索古代佛教艺术的真谛。

他们几乎天天在摩挲古人使用过的器具，研究它们原本的用途，揣度古代工匠不朽的匠心；他们寻觅到许多被历史老人遗忘的事物，纠正了不少世代相传的误说，费心考查万物的来历……

令人有些遗憾的是，本来是最质朴的学者，被人理解却越来越不容易；本来是一门大众化的学问，却久在象牙之塔愈来愈神秘。人们不了解从事这寻根探源的文物考古学家们，也更不了解华夏瑰宝重见天日的曲折过程。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我们就有了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也是为着了却一个久久不能忘怀的心愿。本丛书旨在普及文物考古学知识，企求在文物考古工作者与普通读者之间，架起沟通彼此的通畅桥梁，提供一个直接对话的机会。

丛书的大部分作者，都是研究文物与考古的学者，作者在这里奉献的，是他们孜孜不倦研究华夏文明的心得，是他们辛辛苦苦探寻华夏文明的收获。作者们说到的不仅有收获的喜悦，还有探索的艰辛；不仅有珍宝出土的传奇故事，也有探索者自己的离合悲欢。

丛书探讨的，是人们触摸得到的曾经深藏在历史尘埃



中的华夏文明，拂去历史尘埃，这些神州宝藏便见缤纷光彩。沐浴文化的雨露，蹈循历史的印迹，我们可以聆听到华夏文明演进的千古足音。

古老的华夏文明，像是一座巨大的迷宫，锁住了太多太多的秘密。我们的作者们领先一步，进入这千古迷宫探秘，一睹尘封的光彩，他们愿意与读者分享先睹的快乐，与素不相识的老少读者进入时空隧道，一起寻根，共同探源。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1. 幽燕秘史——京都探古记趣
2. 春风永驻——秦始皇·始皇陵·兵马俑
3. 雪域先民的足迹——西藏访古录
4. 衣冠灿烂——中国古代服饰巡礼
5. 法门寺佛教文化奇迹——舍利·宝塔·地宫
6. 沙漠佛光——敦煌莫高窟漫笔
7. 佛祖真容——中国石窟寺探秘
8. 青铜文化的宝库——殷墟发掘记
9. 土石之魂——中国古代雕塑发现
10. 消失的古城——楼兰王国之谜
11. 天地之灵——中国古玉漫谈
12. 大漠明珠——丝绸古道上的秘宝
13. 荒原古堡——西藏古格王国故城探察记
14. 礼乐地宫——曾侯乙墓发掘亲历记
15. 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
16. 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
17. 穿越时空——20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
18. 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
19. 石与火的艺术——中国古代瓷器
20. 客死他乡的国王——南越王陵揭秘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21. 盛世风采——漫话唐三彩
22. 屋檐上的艺术——中国古代瓦当
23. 刀枪剑戟十八般——中国古代兵器
24. 古道悠悠——中国交通考古录
25. 与日月同辉——中国古代金银器
26. 高贵的葬仪——唐代皇陵与皇亲国戚墓
27. 千秋索隐 百年寻觅——中国文明的起源
28. 大礼安魂——中国古代墓葬制度
29. 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
30. 消逝的乐音——中国古代乐器鉴思录
31. 方寸之间见世界——中国古代玺印篆刻漫笔
32. 魂归峭壁——悬棺与崖葬
33. 人之初——华夏远古文化寻踪
34. 千年不朽百户侯——长沙马王堆汉墓
35. 替代殉葬的随葬品——中国古代陶俑艺术
36. 溢彩流光——中国古代漆器巡礼
37. 醉乡酒海——古代文物与酒文化
38. 不为观赏的画作——汉画像石和画像砖
39. 考古纪原——万物的来历
40. 如翬斯飞帝王家——历代宫城禁苑

前言	(1)
----------	-------

云雾满川且凭栏——众说纷纭龙起源

神异动物说	(5)
图腾合并说	(7)
天象树神说	(8)
恐龙遗记说	(9)
外邦传入说	(9)

众声唤我千百度——模糊集合的必然 [11]

带风伴雨入林来——模糊集合的对象

鱼	(15)
鳄	(19)
蛇	(22)
蜥蜴	(24)
猪	(26)
马	(28)
云	(30)
雷电	(33)
虹	(35)

茫茫九派一壺收——模糊集合的过程 [38]

四海之内皆兄弟——庞大的龙家族

烛龙	(43)
----------	------



应龙·土龙	(45)
蛟 龙	(46)
螭 龙	(49)
蟠龙·虬龙	(50)
夔 龙	(52)
苍龙·青龙	(54)
黄龙·金龙	(58)
黑龙·白龙	(60)
赤龙·火龙	(63)
石龙·木龙	(64)
孽龙·乖龙	(66)
毒 龙	(67)
龙 王	(68)
龙 女	(72)
龙子龙孙	(77)
龙凤呈祥	(85)
龙腾虎跃	(90)

天光云影共徘徊——历代龙颜概览

夏代龙	(94)
殷商龙	(96)
两周龙	(98)
秦汉龙	(102)



南北朝龙	(104)
隋唐龙	(106)
宋元龙	(111)
明清龙	(114)
当代龙	(117)
海外龙	(119)
 昊苍潢池任逍遥——龙的基本神性 •	
喜水	(125)
好飞	(127)
通天	(128)
善变	(130)
灵异	(131)
征瑞	(133)
兆祸	(134)
示威	(136)
 倒卷江河倾虚空——龙的雨师形象 [137]	
何日万物皆滋濡——祷龙习俗种种 [142]	
盘踞金阙九重深——帝王龙兆 [152]	
众生赖我不芸芸——人事龙瑞 [165]	
明朝父老拜潭侧——龙的节日与庙会 [174]	



棹影轩波掣万剑——龙与竞技娱乐	[185]
天南海北处处飞——龙与建筑名胜	[198]
留得五湖明月在——龙与工艺美术	[209]
紫气氤氲百姓门——龙与日常生活	[223]
江山浩茫连广宇——龙与民族心理	
畏惧	(232)
飞离	(234)
合和	(236)
悖逆	(237)
后记	(239)
附录 参考文献	(245)



前言



中国龙是古人对鱼、鳄、蛇、马等动物，和云、雷电、虹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龙的模糊集合过程，起自原始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时期，即采拾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神物崇拜普遍产生的新石器时代前期，至今约有八千年的历史。

中国龙的形成过程，与中华民族的多元融合的过程同一。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龙或作为开天辟地的创生神，与盘古齐名；或积极参与了伏羲女娲的婚配，从而繁衍了人类；或帮助黄帝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或协助夏禹治理洪水，为千秋万代造福。因此，鉴于神话传说与民族起源难以割离的关系，可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都领受过龙的福祉，都可称为“龙的传人”。

作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参与者和见证物，中国龙的精神也就是团结凝聚的精神；同时，龙又是水神，普降甘霖、司水理水是龙的天职，因此，龙的精神，也就是造福人类的精神；进入现代社会后，龙逐渐由神物演变为吉祥物，作为吉祥物，龙有腾飞、振奋、开拓、变化等寓意，因此，龙的精神，也就是奋发开拓的精神。

喜水、好飞、通天、善变、征瑞、兆祸、示威，是龙的基本神性。进入阶级社会后，龙的身上又增加了象征帝王皇权的神性。时代的变迁，文明的嬗递，现代化的冲击，已使龙身上象征帝王皇权的神性及兆祸、示威的神性呈现弱化的趋势，相应的，其他的与吉祥物身分相关的神性，却有强化和发扬光大之势。

中华大地是龙的故乡、龙的家园。龙文化广泛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管是工艺美术、建筑名胜、歌舞影视，还是岁时节令、婚丧礼仪、服饰冠履，龙都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以盘旋、腾跃、奋飞等多种形式，占据着醒目的位置，体现着不可或缺的文化蕴涵。人们通过祭祀祈祷召唤龙的神灵；通过雕塑，描绘、模拟、展现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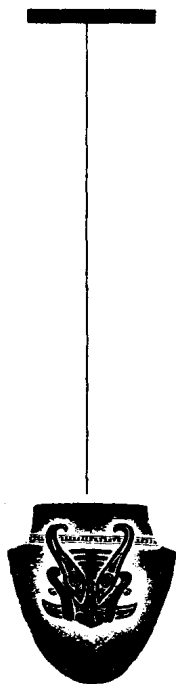
形象，显示龙的神力；通过著述文章，探讨龙的源流，索解龙的秘密；通过歌舞、竞技、影视剧作品，秉赋龙的神性，焕发龙的精神，弘扬一种纵横江天浩然宇内的民族大气。

龙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一个图章，一个徽记。



云雾满川且凭栏

——众说纷纭龙起源



和世界上许多文化现象都伴随着许多谜团，因而也就有许多种不同的文化阐释一样，中国龙就是结构、交融在宏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的一个大谜。其奇谲怪异的形态，多维善变的神性，深邃丰富的蕴涵，从古到今，一再地吸引着海内外众多学者关注的目光。

不错，龙常常被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象征物，出现在

人们目力所及的地方，建筑物上刻它塑它，工艺品上镂它绘它，影视戏曲里演它唱它；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三千六百个门类，九万九千九百座名胜；时时处处都能见到它那或嬉笑，或和悦，或怖怒的容颜，和那或盘旋，或腾跃，或奋飞的身影。

龙的状貌也接近于完美了：耸一对鹿角，乍一双牛耳；圆睁着或楚楚流情的兔目，或烨烨喷火的虎眼；狮鼻隆挺，驴嘴大张；马齿列列，獠牙赫赫；蛇躯宛转着悠长，鱼尾摇摆着活泼；须髯飘飘带风，鳞鳍闪闪有光；鹗趾狰狞，鹰爪勇猛……

如此这般的形态，你在生物界里是找不到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对应物的，只能分别在一些动物身上找到“零部件”。既然大自然里没有，就只好以“神物”称之了。那么，这种神物是怎么产生的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这就是学者们特别感兴趣，从而投注精力最多的“龙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了。从本世纪初到现在，面世的有关龙的起源和本质的论著、论文已超过百余种，观点五花八门，莫衷一是。这里我们不妨作一简要的介绍——

神异动物说

这是以《辞源》和《辞海》为代表的最普遍的一种观点。前者说“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鳞虫之长”；后者说“龙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相近的说法还

有：“龙是具有很很多神性、很神秘的动物神”，“是中国古人幻想出来的动物。”（朱天顺）“龙是出现于中国文化中的一种长身、大口、大多数有角和足的具有莫测变化的世间所没有的神性动物。”（刘志雄、杨静荣）

“神异动物”是以“动物神异”为基础的，前者来源于后者。那么，是哪些动物通过“神异”而变成“龙”了呢？这一点，《辞源》和《辞海》没有讲清楚，学者们的探讨则多种多样。且看：

爬行动物——

卫聚贤说“龙即鳄鱼”；王明达说“龙形象的基调是鳄”；祁庆福认为龙“其实就是鳄鱼的最早称呼”；王大有认为“中国最原始的龙是湾鳄、扬子鳄”；唐兰说龙“像蜥蜴戴角的形状”；何新说龙“是古人眼中鳄鱼和蜥蜴类动物的大共名”。

徐乃湘、崔岩岫认为“龙是以蛇为基础的”；李埏说“龙是蛇变成的”，是古人“以蛇为蓝本，依照蛇的形状和特征，再附加某些想象而塑造出来的”；刘敦愿认为“最早的龙就是有脚蛇，以角表示其神异性”；何星亮提出“龙的基形为蛇，而蛇类中最接近龙的是蟒蛇”，因此可以说“龙的原形为蟒蛇”。

哺乳动物——

刘城淮说“在蛇类和蜥蜴类之外，龙还有一个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那便是马类”；他进而指出“充任龙的模

特儿之一的马，最初不是一般的陆马，而是河马”。李埏认为“龙的首角是古人摹拟牛头而塑造出来的”；“我们现在还常说‘牛鬼蛇神’，看来，龙就是二者的结合”。孙守道等提出“龙首源于猪首”。

物候参照动物——

陈绶祥认为，龙身是“扭动的虫形”，龙角是先民“测定时间的工具——表”。“在广大的范围中，人们选择不同的物候参照动物，因此江汉流域的鼃类、鳄类，黄河中上游的虫类、蛙类、鱼类，黄河中下游的鸟类、畜类等等都有可能成为较为固定的物候历法之参照动物……后来，这些关系演化成观念集中在特定的形象身上，便形成了龙。”

图腾合并说

此说以闻一多在《伏羲考》中的观点为代表。闻氏认为，龙“是一种图腾，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何星亮亦认为，“龙原是一种图腾，但它又与其他图腾有区别。它最初可能是一个部落的图腾，后来演变为超部落、越民族的神，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敬奉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图腾神。”

天象树神说

何新曾认为“龙的真相和实体是云”，“龙就是云神的生命格”；“最初的龙形不过是抽象的旋卷状的云纹。而后来逐渐趋于具体化、生物化，并且展开而接近于现实生物界中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的形象。”

朱天顺指出，“幻想龙这一动物神的契机或起点，可能不是因为古人看到了与龙相类似的动物，而是看到天空中闪电的现象引起的。因为，如果把闪电作为基础来把它幻想成一种动物的话，它很容易被幻想是一条细长的、有四个脚的动物。”赵天吏认为雷电龙“三位一体”，龙就是雷电的形象。

胡昌健说，“龙的原型来自春天的自然景观——蛰雷闪电的勾曲之状、蠢动的冬虫、勾曲萌生的草木、三月始现的雨后彩虹，等等……其中虹是龙的最直接的原型，因为虹有美丽、具体的可视形象。”

尹荣方的看法别致一些，他认为，“中国人传说中的龙，原是树神的化身。中国人对龙的崇拜，是树神崇拜的曲折反映，龙是树神，是植物之神。龙的原型是四季常青的松、柏(主要是松)一类乔木。”“松、龙不仅在外部形象上惊人地相似，而且龙的其他属性，与松也同样惊人地相似。”

恐龙遗记说

叶玉森、徐知白及美国学者海斯等主张龙的观念应是远古先民对于巨大的爬行动物恐龙的记忆，或主张先民因对恐龙的恐惧而产生龙崇拜。王大有说，“龙，被古人公认为最原始的祖型，可能还是恐龙。古人以具有四足、细颈、长尾，类蛇、牛、虎头的爬行动物为龙，这可能是古人当时见到并描绘下来的某种恐龙形象……或许古人见到的龙，真的就是恐龙，后来它们渐渐见不到了，才把它的同类海鳄、湾鳄或扬子鳄与其视为一类，加以崇拜。”

外邦传入说

章鸿钊认为中国的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毒龙，约在黄帝时期传入中土。英国学者史密斯认为世界上的各大文明皆有龙，而且所有的龙都出于同一个文化发源地——巴比伦。中国的龙同样也是巴比伦古龙的后裔。

作为古生物的恐龙，灭绝于距今七千万年左右的中生代，最早的猿人生活于三百万年以前的更新世，中间相差了六千多万年，因此，猿人是不可能看到恐龙的，也就更谈不上对恐龙的记忆和恐惧。显然，龙为恐龙遗记说，是站不住脚的。

章鸿钊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主张者，其观点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西方文化中的毒龙和中国文化中的神龙在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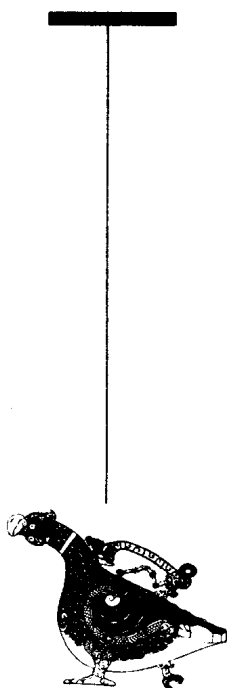
水的关系上有相似之处，但总体上差异很大。史密斯的说法缘于他的极端传播论，即坚持认为世界文化发源于埃及和巴比伦。两人的观点都产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外学者对文化现象研究的深入，中国文化西来说和极端传播论都失去了市场，龙为外邦传入说也就为学术界所不取了。

对龙为图腾合并说也有比较大的争议。否定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刘志雄、杨静荣）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几乎所有图腾都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具体的生物或无生物，而龙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神物”；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是不得损害、毁伤或杀害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斩龙的载述。

关于龙的起源和本质，本书持“模糊集合说”，即认为龙是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等动物，和云、雷电、虹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中国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是原始先民对身外异己力量模糊崇拜的产物，是以现实生物和自然天象为基础，贯穿着、体现着模糊思维的艺术创造。

众声唤我千百度

——模糊集合的必然



探讨龙的起源，我们需要把目光伸向遥远的旧、新石器更替的时代。

借用一句现代用语，这个更替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里，原始社会这棵根系深远的大树，渐渐发育得枝叶繁茂，人们已不单纯地被动地依赖上天的赏赐，而是变山狩林猎为畜牛牧马，变采拾野果为

种植谷物，能够熟练地取火用火，学会了以木筑屋，开始磨制石器、骨器，手工制作陶器，逐渐定居下来，从事生产活动了。

之所以将龙的起源考察在这个时期，乃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人们同大自然的接触愈来愈宽泛，自然界作为不可思议的异己力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人们依赖自然界才能活下去，自然界却常常摆出一副不让人们依赖的架势，动辄使性子、发脾气，人们奈何其不得，便渴望有更厉害、更神秘的超现实的力量来“管理”耳目所及，摆脱不了又无法控制的自然力。于是，宗教现象开始萌生，神话传说开始起源，人们脑子里升腾起“万物有灵”的观念，有了对天、地、日、月、星的崇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精灵”、“图腾”，相应地也有了龟骨占卜和巫术跳神。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在这个时期起源，是顺理成章的。

由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狩猎，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种植与畜牧，社会进步无疑是大大的。但作为生产方式，其水平还都是相当低下的：生产条件差，工具粗糙简陋，手段单一，“刀耕火种”、“听天由命”而已。人和大自然之间的交换是直接的、简单的、侥幸的。

同这样的物质生产活动相适应，人们的精神世界还不可能完全摆脱蒙昧，从而跳出原始思维的苑囿。原始思维是一种模糊思维，或者说是一种以模糊性为主要特征的思维。尽管精确思维已经萌芽，但从总体上讲，其时的生产条件、生活水平还没有对人们思维的精确性提出多么高的

要求，大家能够来一番模糊思维就相当不错了。天地混沌，宇宙洪荒，牲畜死病逃散，种植靠天守成，风雨雷电刹那生灭，狼虫虎豹倏忽来去，能“精确”吗？

那么，先民们的模糊思维有些什么特点呢？

1. 直观性和表面性。这种思维不要求进入事物内部“透过现象看本质”，去找寻什么“内部联系”，它只注意“实事”，而不注重“求是”。因而，所感知的外部世界是混沌的，笼统的。

2. 非逻辑的神秘性。这种思维所感知的世界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没有确定的概念表达，不作分析或不可分析的神秘性因素占着很大的比重。它看不到矛盾，容许同一个实体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两个或几个地方，容许单数与复数、部分与整体同一。比如“龙”，既可以是天上的云，也可以是地上的蛇，还可以是水中的鳄。

3. 群体表象。群体表象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由各种神秘因素为媒介交流互渗，能引起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产生敬畏和崇拜等共同情感的“心像”。我们所说的“龙”，显然具备着这样的特质。

4. 集合性。既然是“群体表象”，就包含着集合性，因为“群体”是众多“个体”的“集合”。表面、直观导致混沌和笼统，混沌和笼统也就意味着“集合”，不清晰、不精确、不唯一地将习性、形状相同、相似、相近甚至相反的对象集合成一个“神物”，然后加以崇拜。

原始人以模糊思维面对着身外的世界。他们不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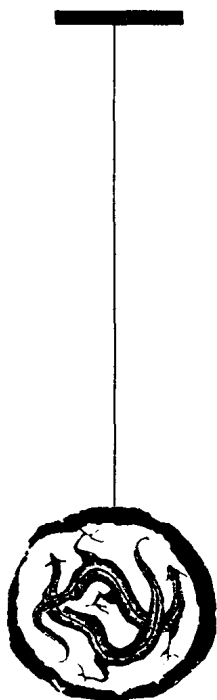
为什么鱼类居无定所，湾鳄凶残吃人，蛇类阴森可怖，蜥蜴形色怪异？为什么云团滚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为什么海浪翻卷，虹贯长空，泥石流咆哮而下，吞吃人畜，所向披靡？为什么……这些动物的行为和变化不已的自然天象对古人来说，是无法科学解释的。于是，他们便模糊地猜测到，应当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与“水”相关的“神物”主宰着指挥着操纵着管理着这些动物和天象，像一个氏族必有一个头领那样；或者说，这些动物和自然天象是这个“神物”的品性体现，像人要说话，要呼叫，要吃东西，要排泄，要嘻笑怒骂一样。

这样，就需要对这些动物和这些自然天象进行一番模糊“集合”了。

于是，作为模糊集合的产物——中国龙，就要呼风唤雨地、携光掣电地、摇头摆尾地出世了。

带风伴雨入林来

——模糊集合的对象



鱼

在诸多“水物”中，鱼和人的关系是最亲近的，先民们捕鱼、养鱼、食鱼，自然而然也就喜欢鱼；同时，鱼又是各种各样的，游弋不定的，神秘兮兮的，甚至是凶残的，让人畏惧崇拜的：这一切，使鱼成为龙的模糊集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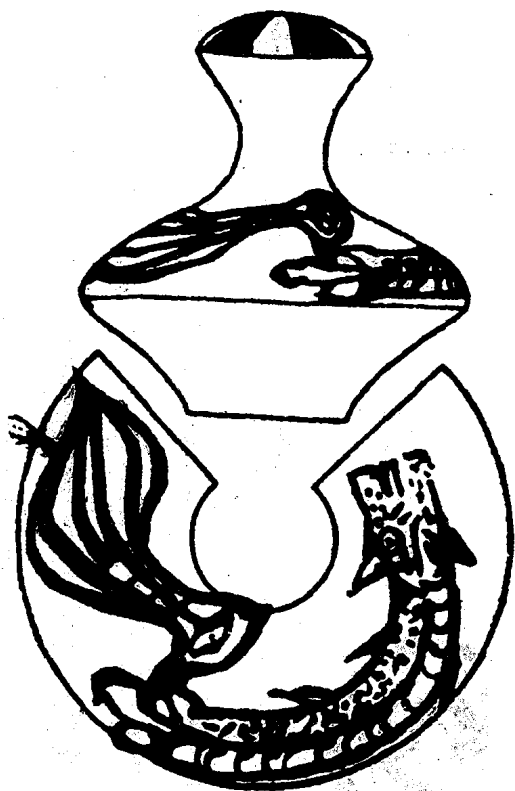


图1 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彩陶细颈瓶纹饰展开图

首选对象。

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鸟鱼纹彩陶细颈瓶”，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证据。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距今达七千年左右的珍贵文物。瓶肩上绘有一只尾巴翘起的鸟和一条高扬着头的鱼，鸟的尖嘴啄着鱼尾，鱼弧形盘曲，作环游回顾的样子。这条鱼，方头，圆睛，头侧有

腮，背部有斑状花纹和迭弧状花纹。身躯长而弯，类似黄鳝。据此，有人推断此图案为早期的“龙凤纹”，瓶上的鱼鸟即龙凤(图1)。

鉴于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多有鱼形纹饰的事实，我们倾向于“鱼鸟纹”的说法。但是，这里的“鱼”，已不是一般意义的鱼，而是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鱼，是具备着几分龙性的鱼。从形象上看，此鱼的体型悠长弯转，已接近于龙的基本形状；从画面蕴含来看，将天上飞的鸟同水

中游的鱼组合在一起，无疑有沟通天地的寓意，这和龙腾飞于天潜游于水即“通天”的基本神性是一致的。

《山海经》中最早出现的“龙鱼”一词，汉代有纬书名《龙鱼河图》。有人说龙鱼就是鲛鱼，又名人鱼，俗称娃娃鱼。能将这种鱼和龙联称在一起，已透露出鱼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某些信息。甘肃甘谷西坪曾出土鲛鱼纹彩陶瓶一件，这件文物属仰韶文化庙底沟型，距今六千多年。瓶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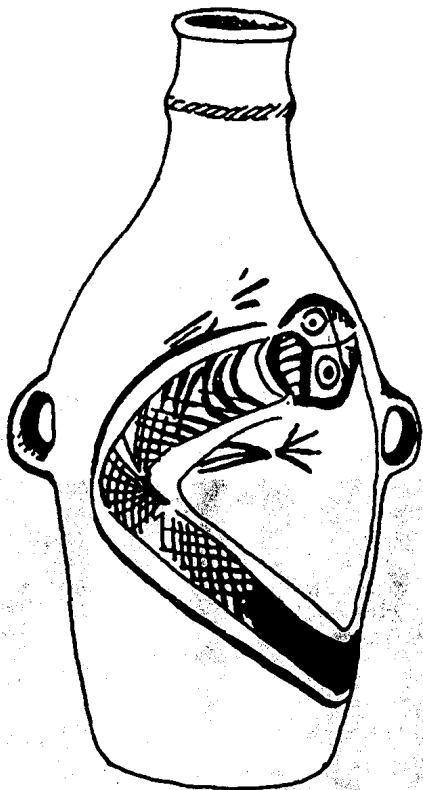


图2 甘肃甘谷西坪出土的鲛鱼纹彩陶瓶

鲛鱼圆眼大嘴，身躯弯折，造型简洁生动。如果说北首岭鱼纹接近于龙形的话，西坪鲛鱼纹和龙纹就更近了——有了肢足，还做出张牙舞爪的样子(图2)。

神话传说中的鱼龙变化，为鱼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提供了生动的注脚。尽管这类传说的成型晚于新石器时代，但我们亦能从中溯见到古人模糊集合的思维轨迹。

《淮南子》较早地出现禹疏决江河开凿龙门的记载，东汉

的高诱在作注时解释道：龙门本为水门，鲤鱼在门下游，如果能游过此门，便化为龙，故称“龙门”。说得详细的是《太平广记》中引的《三秦记》：“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门，阔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

“似龙鳞无足，只是欠登门。”“风雷潜会后，鬣鳍忽腾凌。”这就是诗人对鱼龙变化的描绘。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商代的龙纹玉佩。玉佩通体扁薄，正面雕



图3 龙纹玉佩

琢一条面对着观众的“盘龙”。有意思的是，此龙除一足四爪和长长的尾巴外，还露出一节鱼尾。此图案是鱼龙互变神话的反映，也是鱼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又一物证（图3）。

史书典籍中，屡见“鱼为龙”或“龙为鱼”的载述。如汉代《说苑》中的“白龙鱼服”：一条白龙化身为鱼，被渔人豫且射中眼睛。白龙上诉于天帝。天帝为渔人开脱，说：“谁让你化身为鱼呢？因为是鱼，豫且才射的呀。”《唐书》载，开元时，有人进献有铭文的鱼，张九龄以“鱼为龙像”为由，特奏皇帝，予以表彰。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出土的“鎏金鱼龙戏珠纹银盘”可视为“鱼为龙像”的物证。银盘上的两条鱼龙，龙头鱼身，张口翘鼻，盘旋追尾作戏珠状，造型生动，活泼可爱。而民间也多有龙化作鱼，被勤劳的小伙儿救起，变为美丽的姑娘同小伙儿相爱成亲，后遭坏人阻挠破坏，又化作鱼漂流而去的故事。

鳄

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于1987年6月，发掘了濮阳西水坡一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在一座大型墓葬的男性墓主身旁，首次出土了用白色蚌壳精心堆塑的“龙”、虎各一，引起考古界、文化界轰动。墓中的“龙”，长达1.78米，高0.67米，高昂着头颅，半张着大嘴，瞠目露舌，弯颈弓背，短腿前伸，五爪抓地，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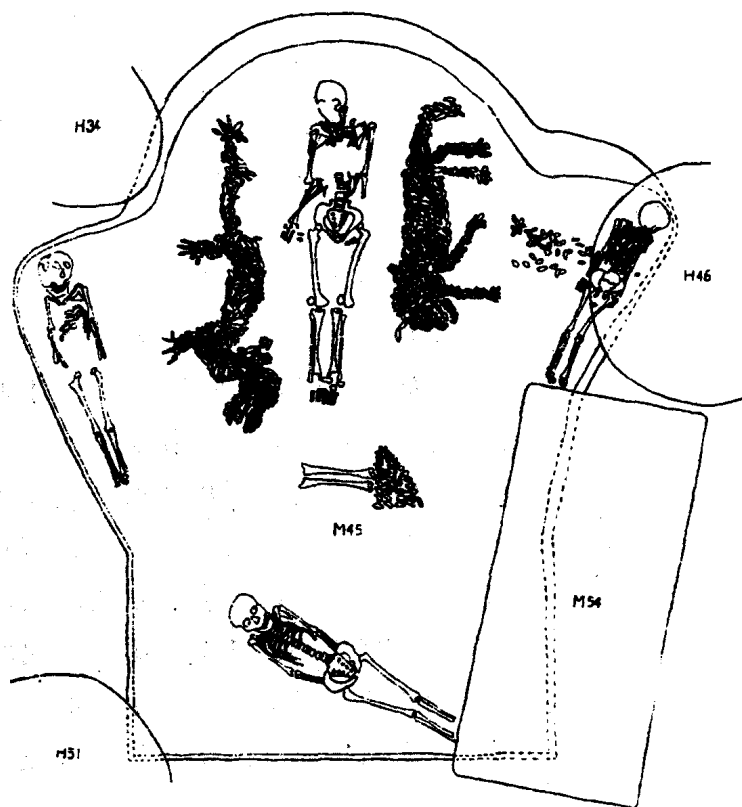


图4 河南西水坡大墓“龙虎蚌塑”平面图

条长长的顶端开花的尾巴，作一种舒缓前行的姿态。此“龙”以其年代早，造型大，而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图4）。

此后，专家学者们对这条“蚌龙”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此“龙”属于四足爬行动物，在已知动物中，与其相近的只有鳄。刘洪杰先生测量了“蚌龙”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发现其数据与鳄类身体的比例关系基本一致；而“蚌龙”眼眶和鼻端向上凸起的特点，也与鳄类适

应水面生活所进化成的特征相符。因此，有的学者断言：所谓的西水坡“龙”其实完全是鳄的形象，只是先民们在用蚌塑艺术表现鳄时有意无意地进行了一些变形处理而已。

在我们看来，鳄亦是龙的模糊集合的重要对象之一。西水坡“蚌龙”，谓其为“鳄”亦可，谓其为“龙”亦无可。谓其“鳄”，当然是建立在一般意义之上的，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具备几许“龙性”的鳄；谓其“龙”，也是一条“鳄龙”，由鳄而来，取材于鳄的“龙”。我们说过，古人主要是模糊思维，他们不可能具备生物学的分类知识，集合的对象和集合的结果在他们的眼中，界限是不明晰的——鳄可以称鼉，称蛟，称龙；龙也可以是鳄，是鱼，是蛇，是蜥蜴，等等。

鳄，尤其是湾鳄，体型庞大，性情凶残，不但噬食水中动物，还时常上岸伤人，给古人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胁，古人很可能因恐惧而将其神化。加之数千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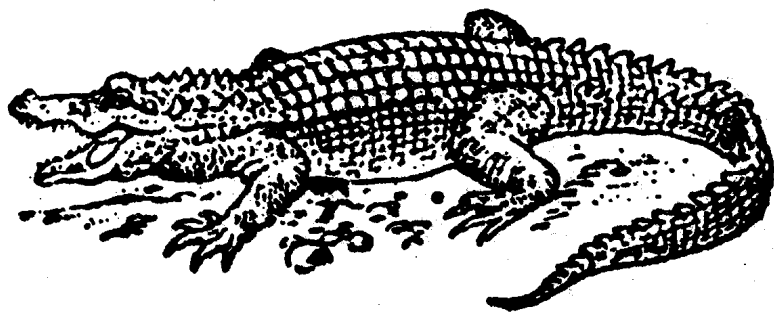


图5 鳄

我国的黄河中下游、江淮流域，以及沿海区域，雨水丰沛，气候温润，是适合鳄类生存的。这便为古人将鳄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提供了广泛的生物基础(图5)。

比湾鳄小一些的扬子鳄，民间俗称“土龙婆”或“土婆龙”，古人则称为“鼉”。《山海经》中有岷山江水中“多鼉”的记载，《礼记》中言“季秋七月，伐蛟取鼉”，《释文》称鼉“皮坚厚，宜冒鼓”。这种鼉鼓，大概用于庆典和祭祀，所谓“鼉鼓逢逢，蒙瞍奏功”。古人也常以鼉鸣为更，称“鼉更”。这些均说明，鳄与古人的生产、生活以及祀神活动发生着联系，古人对龙的这个模糊集合对象并非一点儿都不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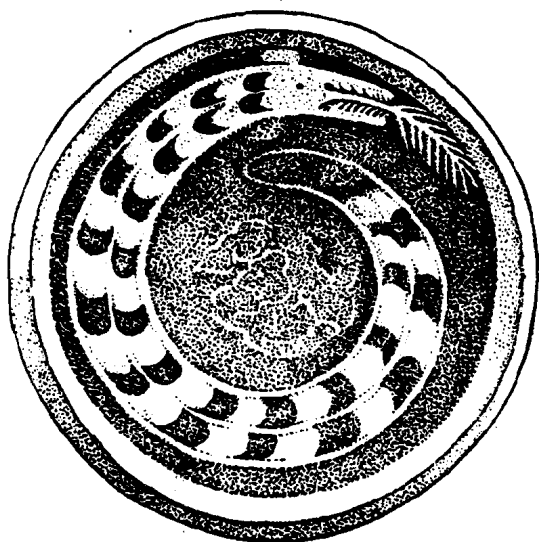
《左传》曾借蔡墨之口讲了一番古人“畜龙”、“豢龙”、“御龙”、“食龙”的故事。他所讲的“龙”，大概就是鳄。作为神物的龙，自然无法豢养，不可杀食；但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的鳄，却是可畜可豢，可杀可食的。东南亚诸国和我国的广东、江苏、安徽等省份，至今不是依然在饲养鳄鱼吗？

蛇

蛇，《说文》作“它”，“它，虫也。从虫而长，像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作为爬行动物，从上古到如今，蛇遍生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平原、丘陵、山地和水泽之中。

蛇进入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行列，是不存在疑问的。

首先是龙的躯体似蛇。龙蛇都有悠长弯转、可以盘绕和伸展的身体。不同的是龙有足而蛇无足。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曾出土一件距今五千年左右的被称作“蟠龙纹”的彩陶盘。陶盘黑底红边，一条



“蟠龙”成环状圈 图6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蟠龙纹”彩陶盘

卧盘中。此“龙”的眼睛又小又圆，像一粒黑豆；微张的长嘴里排列着整齐的利齿，还衔着一根针状的树叶儿；身上对称地排列着瓦状花纹；整个图案美丽而富于张力(图6)。

不过，因为这条“龙”无足，说它是条彩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和上面谈过的鱼、鳄一样，这条蛇也当是一条已成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蛇。既然是模糊思维，蛇和龙在古人的心目中就是可以相互转化，彼此混代的。《史记》中有“蛇化为龙，不变其文”的说法；王充说龙为“马蛇之类”；《抱朴子》言“有自然之龙，有蛇蠍化成之龙”；《述异记》称“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虺，小且毒的蛇。民间也称蛇为“小龙”，属蛇的人，常说自己是属“小龙”的。

蛇龙混代的现象在古籍中屡见不鲜，同一个神灵，有时说是“蛇身”，有时说是“龙身”。如轩辕氏，《山海经》说他是“人面蛇身”，《说郛》说他是“龙身而人头”。至于龙蛇被视为同类从而并称的情形，在古诗文中就更多了，如“深山大泽，实生龙蛇”，“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那么，蛇因何成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呢？

蛇的生活习性神秘莫测，令人恐怖。蛇能杀人，毒蛇轻轻一口，就足以致你死命；即使你命大不死，也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蛇行动诡秘，常常突然从草木阴森处跑到人面前，吓你一跳，让你不寒而栗。蛇又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相关，它萌于春，盛于夏，弱于秋，眠于冬，和农作物同步；而且雨多蛇多，水多蛇多。

蛇很早就被神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诗经》中就有“吉梦维黑，维虺维蛇”、“维虺维蛇，女子之祥”的句子。《山海经》描述的许多神灵，都是蛇身、蛇首或操蛇、珥蛇、践蛇。如住在北海之渚的禺强，就“珥两青蛇，践两赤蛇”。

蜥蜴

蜥蜴尾巴细长，有四肢，俗称“四脚蛇”，有壁虎（蝎虎、蝶螈、蝘蜓、守宫）、草蜥、蛇蜥、鳄蜥等种类（图7）。

蜥蜴肯定参加了龙的模糊集合，其理由如下：

第一，蜥蜴形色怪异诡秘，像鳄比鳄小，像蛇却有足，古人很可能像对待鳄、蛇那样将其神化。

第二，甲骨文中的龙字，有和蜥蜴相似者。如：



图7 蜥蜴

第三，民间称蜥蜴为“龙子”、“石龙子”、“山龙子”、“泉龙”、“变色龙”等。《古今注》：“蝮蜒，一曰守宫，一曰龙子。”《本草纲目》：“生山石间者曰石龙，即蜥蜴。”还有一种巨蜥，俗称“五爪金龙”。

第四，古籍中有视龙犹蜥蜴或视蜥蜴为龙的载述。如《淮南子·精神训》：“禹南省，方济于江，黄龙负舟，舟中人五色无主。禹乃……视龙犹蝮蜒。”《荀子·赋》：“螭龙为蝮蜒。”《汉书·东方朔传》：“武帝置守宫盆下，使射之，朔曰：臣以为龙又无角……”

第五，古代有以蜥蜴祷雨的习俗。《倦游杂录》载：北宋熙宁年间，京师久旱，街坊村巷按古法以瓮贮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儿呼唱道：“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人们为何要用蜥蜴来求雨呢？《卦爻名义注》曰：“守宫与龙通气，故可祷雨。”

猪

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已开始养猪了。河姆渡遗址家猪骨骼的发现，使我们能够猜想到七千多年前先民们饲养生猪的情形。

猪以其肉味鲜美以及和水关系密切，成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

先民们相信，天上的神灵和地上的人类一样，是要吃要喝的，而且喜食美味。猪肉味鲜美，在祭天、祈雨等等祀神活动中用作祭品是比较好的。这样，成为祭祀的猪，就比人更能同神接近，渐渐地，猪也就有了作人神之间信物的身分。

猪又是“水畜”（《毛传·郑笺》），“性能水”（《郑氏注月令》），曾被奉为雷雨之神，有“雷公豕首麟身”（《投荒杂录》）和雷公“状类鼈”（《唐国史补》）的说法，而水、雷雨和龙的关系又是不言而喻的。

考古工作者在辽宁喀左县牛河梁的一座女神庙遗址中，曾发现属于红山文化的泥塑“猪龙”；在环绕神庙的积石冢里，有两件玉雕“猪龙”被放置在墓主人尸身的胸部。先民们大概认为，心为灵魂之窍，将“猪龙”置于心窍附近，死者的灵魂就可以在“猪龙”的导引下升天。

民间也有猪化为龙的传说。河北省有一条“猪龙河”，相传即是古时有猪“龙化”而成河的。《北梦琐言》讲邛州临汉县有“母猪龙湫”，只要捧觞以献，湫上

便黑气如云，狂电
烨然，“雨雹立
至”。

最有说服力的
证据还是考古发
现。1971年，在
内蒙古翁牛特旗的
三星他拉村，出土
了一件距今五千年
以上的红山文化玉
龙。此龙的首部形
象是一副猪头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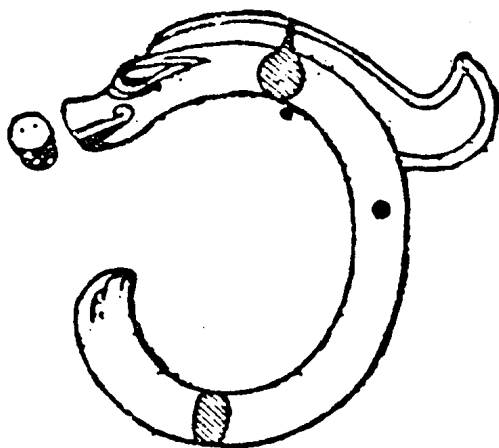


图8 内蒙古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

样：长吻前伸，略略翘起，鼻端突出，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圆圆的鼻孔；眼睛呈核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挑。颈脊部有长鬣披耸。——这长鬣也是猪的特征：《礼记·曲礼》在谈到祭宗庙之礼时，即言“豕曰刚鬣”；《山海经·图赞》也赞猪“毛如攒锥，中有激矢”（图8）。

现藏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的“兽形玉”同三星他拉玉龙属一个文化类型。此玉也是吻前伸，双鼻孔；鼻间和眼周有阴刻皱纹多道，耳宽厚，体肥硕。头部显然是猪的模样，身躯却卷曲成环状，且首尾相对，背部有供系挂的小孔。由此而被称为“猪龙型玉佩饰”（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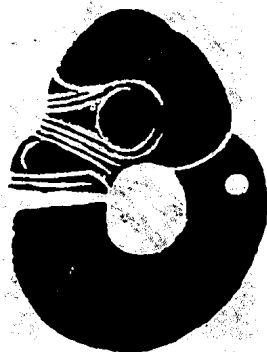



图9 猪龙型玉佩饰

马

马可养可食，可御可役，也是人类早期驯化的动物之一，历来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马也是当之无愧的。

龙头似马首。甲骨文中的某些龙字，如，头部窄长，很像马的头。王充在《论衡·龙虚》篇里，言“世俗画龙之像，马首蛇尾”。由此推断，龙乃“马、蛇之类”。后世关于龙形状的“九似说”，亦言龙头似马头。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童话》里，也认为龙，在它那蛇的身体上“长着一个马脑袋一样的头”。

还有龙身似马形的记载。《论衡·验符》篇记述道，曾有两条约身长十余丈的“黄龙”，在去泉陵城七里的湘水中出现，好似画中龙的样子，附近的居民都去观看。在距



图 10 马龙(北齐)

龙数十步的地方，又见到六条小“龙子”，在陵上嬉戏，这“龙子”的形状，很像马驹。《录异记·王宗郎》中记道：有群龙出入汉江水上，大者数丈，小者丈余，“有如马、驴之形”（图10）。

在古人心目中，马是具有龙性的，龙和马是可以互变的。《周礼·夏官·司马》言“马八尺以上为龙”；《山海经·图赞》说“马实龙精，爰出水类”；《吴承恩诗文集》讲“马有三分龙性”。一些史籍还载称，天宝年间，“有马生龙驹……身有鳞而不生毛”。唐明皇时，得生着龙鳞的异马一匹，“后帝西幸，马至咸阳西入渭水化为龙，泳游去，不知所终”。东海“岛中有草，名龙刍，马食之，一日千里。古语曰：一株龙刍化为龙驹”。贵州养龙坑泓阔渊深，潜藏灵物。初春时，云雾晦冥，有物蜿蜒，与牝马交接，“必产龙驹”。修弥国有马如龙，“腾虚逐日”；汉宣帝时，使臣至大宛，“得名马像龙而还”；师古言“马形似龙”等等。

由于马成了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古人的诗文中就多用龙来称呼马，比喻马，形容马。如，“汉文帝九良马之一，号曰龙子。”（《西京杂记》）“马名有龙翅。”（《酉阳杂俎》）“马之美者，青龙之匹。”（《吕氏春秋》）“龙颇突目……千里马也。”（《齐民要术》）“相马之法……项欲起如飞龙。”（《埤雅》）马的别名还有“龙骧”、“龙头”、“翠龙”、“龙文”、“龙种”等等。

马被神化后，一般都以“龙马”称之，《遁甲开山

图》讲陇西神马山有产生“龙马”的渊池。什么是“龙马”呢？《瑞应图》说，龙马就是神马，是“河水之精”。

有学者提出，最初成为龙的模特儿之一的马，有可能是河马，因为上古时代的某段时间，黄河流域的气候是相当暖和的，河马这种属于亚热带乃至热带的动物，也在黄河流域生活过。《山海经·北山经》载：“滑水……其中多水马，其状如马，文臂牛尾，其音如呼。”《汉书·武帝纪》中也记载有“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的传说。据此推断，《尚书》中讲的“龙马出河”也就是“河马”出河了。后来气候变冷，河马从黄河流域退却乃至绝迹，大多数人不知道它们了，在谈及龙和马时，就泛言马，而不提河马了。考虑到龙和水的密切关系，以及龙马为“河水之精”的说法，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当然，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古人是既不会放过陆马，也不会放过河马的——谁让它们都是马呢？

云

云是水汽在空中遇冷凝成无数细微水点，从而成团悬浮飘移的一种自然天象。云成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云的盘卷翻腾变化不居的形状；二是云和雨水的密切关系。

这两点，是不可能不引起古人注意的。无论是采集、

种植，还是狩猎、畜牧，以至于占卜做巫，聚会祀神，古人的每一项活动，都要受自然天象的制约。“出门先看天”，天上的云又是多么的神秘莫测！一会儿来了，一会儿走了，一会儿白了，一会儿黑了，一会儿薄云飘飘，一会儿浓云滚滚。而且，“云行雨施”，有云才有雨，有雨必有云，云雨的聚散浓淡多寡匀偏，直接影响着生产和生活，古人对云的敬畏和崇拜是很自然的。

因此，古人在模糊集合龙这个“雨水之神”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将云排除在外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七八千年的陶器上，有龙纹图，其形状，就很像翻滚着的云团。同期及之后出现在陶器、瓷器、玉器、金银器、青铜器、建筑物上的宽带纹、螺旋纹、涡纹、云雷纹、夔纹、蟠螭纹等纹饰，看上去也都有几分“云”形（图11）。

史籍中也不乏对云和龙的关系的描述。《周易》言“云从龙”，其《疏》解释说，“龙是水畜，云是水



图11 兴隆洼龙纹图



图 12 云龙

气”；因此，“龙吟则景云出”。《淮南子》讲“龙举而景云属”；《春秋元命苞》讲“龙举而云兴”。为什么会这样呢？《论衡》的解释是，“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没有龙，云无以举而兴；没有云，龙无以神其灵。那么，云为什么会“感龙”呢？韩愈在《杂说》里讲得好：云“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图 12）。

今人何新曾断言“龙的真相和实体是云”，认为龙的原始意象，来自云的形象，“龙就是云神的生命格”。后来，他又将这个论断放弃了，改言“湾鳄是龙的起源”。我们的观点是，既不把云在龙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过分夸大，也不把这个作用缩小。在龙的模糊集合过程中，作为取材对象，云和鳄，都是不可缺席的参与者。

雷电

古“神”字是没有“示”字旁的，“申”在卜辞中写作“𠂔”，曲折“像闪电之形，当为电之本字”。“电”能成“神”，盖源于雷电的功能与声形。雨水是先民生产生活的命脉，雨水往往有雷电相伴随，而雷电的声音和形状又是那么的奇妙无常令人恐怖。这样，雷电被神化，被崇拜，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那么，雷电之神和龙又是怎样的关系呢？王充在《论衡》中分析说：“雷龙同类，感气相致”；“龙闻雷声则起，起而云至，云至而龙乘之”；“蛟龙见而云雨至，云雨至则雷电击”。而《山海经》里出现的“雷神”，正好是一副龙的形状。

“雷泽中有雷神，



图 13 雷神

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古代蒙古人认为“闪电出自某种类似于龙的动物”，据说有人还亲眼看见过这种动物“从天上降到地上，以尾击地，蜿蜒而动，并从口中喷出火焰”。鄂温克人相传最初的雷神是龙。这条龙身上有数不清的鳞片，每个鳞片，都盛有一百担水，下雨便是神龙抖动鳞片洒下的水滴。汉族民间也常说闪电是“龙王显灵”，雷电击人是“龙抓人”（图13）。

《周易》中有“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等卦爻，有学者考释说，这里的“龙”，指的正是雷电。春分秋分之间，“阳气用争，阴气干之，则激耀，其声为雷，其光为电，其形为龙”，因此，龙常见于雷电发时，雷、电、龙是“三位一体”的。《说卦》篇还有“震为龙为雷为玄黄”一句，这里的“震”，指的是叱咤苍穹的疾雷，而玄黄是说电光一明一晦，晃若闪耀。

古籍中用这样的语言描述龙的特点：“一存一亡，一短一长。”（《论衡》）“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能为高，能为下”，“昭乎其高”，“渊乎其下”，“薄乎天光”，“斐然成章”。（《说苑》）这些特点只有闪电最吻合。连诗人李白都注意到了，他吟哦道：“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草书歌行》）

这样看来，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雷电也是当之无愧的了。

虹

灿烂的阳光投到水滴上，经反射、折射和衍射，雨幕或雾幕上便形成看上去很漂亮的彩色或白色的圆弧，这便是虹了。常见的虹有主副两条，相挨着，里侧的主虹称“虹”，外侧的副虹称“霓”，合起来便是“虹霓”了。类似于云和闪电，虹进入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行列，主要是因了它的形状以及和雨水的密切关系。

大雨过后，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古人便猜测，这是司理雨水的神灵在行云播雨之后，又要到江海湖泊里去汲水了。司理雨水的神灵非龙莫属，那么这弯弯的，垂下头去的虹，不是龙的化身又会是什么呢？或许这个样子本来就是龙神形象的一种，只是在行云布雨时才变作翻腾的云团、曲折的闪电那些样子的。也或许，虹乃是龙的模特儿之一，龙是参照了虹才成“龙”的。

于是，古人在造字时，就将虹造成身躯拱起的双头龙的形状，如甲骨文中的“𠩺”；还有，虹和闪电既然都是龙的化身，那么，将虹造成接近于闪电形状也没有什么不可，这样，籀文中就有了这样的虹字“𠩺”。谈及虹时，古人也都注意到了虹和水的关系。如，“又出虹，自北饮于河。”（《殷虚书契菁华》）“虹有两首，能饮涧水，山行者或见之。”（《山海经·疏》）“虹下属宫中，饮井水，井水竭。”（《汉书·燕刺王刘旦传》）等等。民间也有虹是龙在喝水的说法。

文物资料也为“虹为龙”提供了印证。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璜形玉饰”，似乎就有了“虹”的样子。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龙纹玉璜也弯成了虹的形状。周代青铜器上有弓起身子双垂龙首的虹霓纹。汉代画像石上有“龙形虹图”；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虹被画作微拱背脊的兽形龙，其间还有被称作“双虹”的图形，体现的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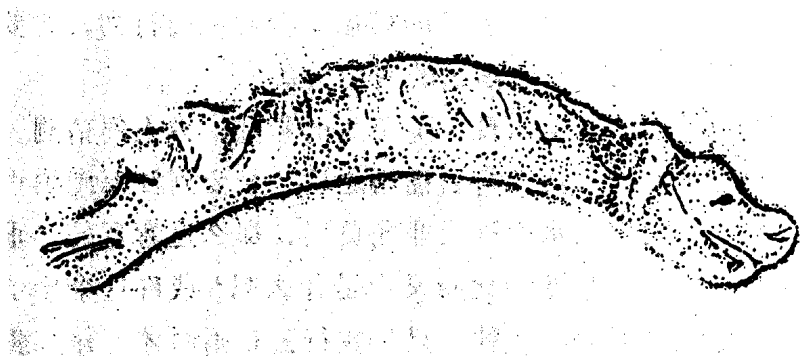


图 14 辽宁东山嘴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璜形玉饰”



图 15 河南唐河县出土的西汉画像石“龙形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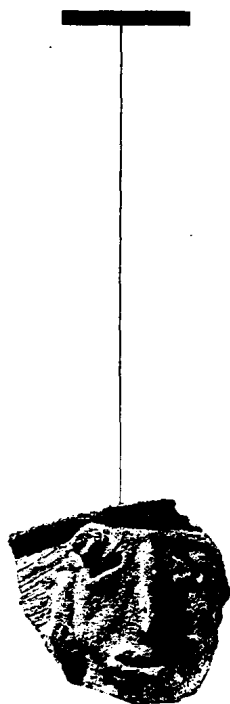
虹霓之象(图 14, 15)。

除了上述动物和自然天象之外，成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还有牛、狗、虎、羊、象、鹿、猴、蚕、螺、蝉、蚯蚓、鸟、海潮、龙卷风、泥石流及古动物化石等。



茫茫九派一壺收

——模糊集合的过程



在将龙的模糊集合的主要对象逐个介绍分析之后，我们就该说说先民们怎样将这些对象集合为“龙”这个问题了。

在古人心目中，身外世界是神秘混沌难以捉摸的，模糊思维的直观性和表面性，使他们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将云、雷电、虹、海潮、泥石流等分辨得清清楚楚；也不

可能像现代人这样，运用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将鱼、鳄、蛇、蜥蜴，以及猪、马、牛等动物的生活习性研究得明明白白。在他们看来，云、雷电、虹等在天上弯转，都和雨相关，差不多是一类；鱼、鳄、蛇等在江河湖泊中穿游，都和水亲近，大体上也是一类；猪喜欢水，马、牛等也都离不开水——河马、水牛更是水中物。而且，天上的雨，落到地上便是水；水升到天上，再朝下落，便是雨。既然天上下的雨和地上流的水是一回事，那么，和雨相关的在天上弯转的云、雷电、虹等，就和与水密切的在江河湖泊中穿游的鱼、鳄、蛇等差不多都是一回事了。雨水适度，牧草丰茂，谷物有成；雨水乏缺，叶草干枯，百谷旱绝；雨水过量，人畜被淹，农田受涝。生产和生活不能不依赖雨水，雨水却常常让人们依赖不上。再看这些与雨水相关的物象：云团滚滚翻卷，变化万方；雷电叱咤长空，霹雳千钧；虹霓垂首弓背，色像瑰奇；鱼类大小不一，穿游不居；湾鳄声形俱厉，吃人吞畜；蛇类长短参差，阴森怪异；这一切是多么神秘，多么雄奇，多么可怖可畏啊——令人惊惧不已！

于是，古人有了这种猜想：一定有一个“神物”，主管这一切，总领这一切，支配这一切，排演这一切。这个“神物”，体型是很大的，而且是能大能小的；肤色是多样的，而且是能明能暗的；还应当是有头有尾的，能起能卧的，擅爬会游的，弯转曲折的，快速行进的。总之是能量巨大的，能上能下的，善于变化的，天上可飞水中可藏的，集合了种种“水物”特性的，又和雨水有着特别密切

关系的。

该怎么称呼这个“神物”呢？人们发现，雨水降临时，乌云汹涌，电光闪闪，相伴随的，是“隆隆”的雷声；海潮涨落，龙卷风吸水，泥石流下山，也都发出“隆隆”的声响；而鳄、牛、蟒蛇等动物的吼叫，也和“隆隆”声接近；而“隆隆”声本身具备着粗壮、雄浑、深沉和悠远等特点，给予人的感觉是恐怖、壮烈、崇高和神秘。于是，人们就取其声，将这个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以“隆”这个音呼之了。

“神物”的发音是拟声，“神物”的形象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一些人说像鱼，一些人说像鳄，一些人说像蛇，还有一些人说像云，像闪电，像虹霓；也可能今天看像这个，明天看像那个，后天看又像另一个；还可能觉得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升到天上就是云是闪电是虹，落到水中就是鱼是鳄是蛇，来到陆地就是猪是马是牛。模糊思维不讲逻辑，意识不到矛盾，容许同一物体同一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容许部分和整体、单数和复数同一。

造字的时代到了，需要给这个以“隆”音呼之的神物搞个符号了。老祖宗最初造字，多以像形为之。那么，让这个神物像什么形好呢？有人说像鳄，就造了几个像鳄的“龙”字；有人说像蛇，就造了几个像蛇的“龙”字；还有人说像闪电，就再造几个像闪电的“龙”字；另有人说身子像鳄像蛇还像闪电，头却像马像牛还像猪，那么就造几个像这像那像……的“龙”字好了。于是，甲骨文和金文中便有了各式各样的“龙”字。后来，逐渐演化，直到

最后简化成现在这个“龙”(图16)。

龙的模糊集合过程有没有一个时间段呢?结合考古资料,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商周时初步成形,秦汉时基本定型——上下绵延数千年。说其“基本”,是说龙是一个开放的、兼容的、发展的形象。



图16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龙”

其后的历朝历代,

一直到今天,龙的形象,都还在不断地补充着和发展着。比如,当代人就将现代科技中的“声、光、电、动”融入龙的形象,这样的龙,神采更飞扬,精神更饱满,更具吉祥和悦的意味,从而更具时代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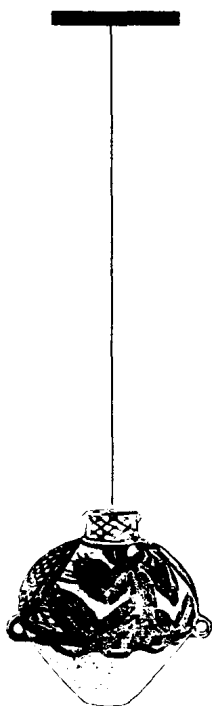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龙无疑是古人的一种艺术创造。它是从鱼、鳄、蛇和云、闪电、虹等一个个“具象”而来,经过由众多人参与的模糊集合,形成一个建立在各个

“具象”之上，又蕴含着各个“具象”的新的形象。它的形成过程，是“美”的因素集纳的过程，用一句人常说的活，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间渗透着灌注着古人的神话猜想、宗教体味、审美快感和艺术情趣。

这种审美创造，是很对老祖宗胃口的，也显示出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脾性：说某某好，就把好多人的好集中到某某身上，这个某某就好得不得了。对神也一样。比如，龙总该有角吧？什么角最好呢？有人说牛角不错，有雄壮、强健、勤勉和“首先”的意思，那好，就取用牛角。后来又有人说，鹿角比牛角还要好看，更有矫健、长寿、祥乐的寓意，那好，把鹿角拿来。龙总该有尾吧？什么尾最好看呢？鱼尾最好看，象征灵巧，体现活泼，那好，就用鱼尾。还有悠长弯转的蛇身，威严的虎眼（有时也用圆瞪的牛眼或温柔的兔目），富贵的狮鼻，勤劳的马齿（有时也用狞厉的獠牙），勇猛的鹰爪，等等。

四海之内皆兄弟

——庞大的龙家族



烛龙

悠悠万事，最大的功德事莫过于开天辟地。

且看这位以“烛”为名的神龙：生着人的脸，蛇的身子，两眼神采熠熠，睁开来是直的，合起来是一条缝。烛龙闭上眼，世界一团黑暗；眼睁开，宇宙一片光明；吹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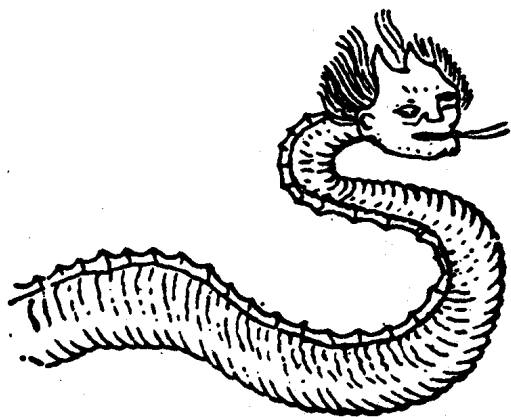


图 17 烛龙

气，漫天飞雪，寒冬降临；呼口气，艳阳流火，盛夏到来。于是有了白昼和黑夜，有了春夏和秋冬。据说这位烛龙先生，经常躺在西北海之外的章尾山上，口里衔一枚“火精”（大概

是一根巨大的蜡烛吧，烛龙因此而得名），不喝水，不吃饭，不睡觉，也不随便喘息，一喘息便长风万里，雷雨大作。如此能耐，足可以和盘古齐名了。而盘古，据说是由一条“龙狗”变的，而且长着龙的头，蛇的身——显然也是一位功力无量的“龙神”（图 17）。

有学者根据《山海经》和《淮南子》中对烛龙的描述，推测烛龙的原型是自然界中的极光。极光是出现在南北极等高纬度地区高空中的一种光象，是太阳发生的高速带电粒子，对高空中的原子和分子的激发。极光通常呈弧状、带状、褶皱状或幕状，看上去瑰丽辉煌。这种天象，对古人来说也是奇异神秘，不可思议的。古籍中描绘的烛龙，处在幽晦不明，寒冰不释，虫类蛰伏的北方，和长夜不明的北极相吻合；而所谓的烛龙，身体赤红，长达千里，能用眼睛的开合来控制夜空的明暗，显然和极光出现

时的情形相吻合。据此，我们可以说，烛龙是古人对极光、大蛇以及风雨雷电等的模糊集合。

应龙·土龙

应龙是长着翅膀的龙。据说一般的龙，要修炼五百年才能变成有角的龙，修炼一千年才能变成有翼的龙。这样看来，应龙不仅是前边说过的那些水陆动物和自然天象的模糊集合，还是某些飞鸟羽禽的模糊集合。

应龙曾为黄帝争夺天下的战争效力。当蚩尤率领一群妖魔鬼怪，攻打到黄帝管辖的涿鹿地面时，黄帝先命令应龙出阵迎战。应龙善于蓄水，打算用浩大的雨水将蚩尤的兵卒淹死在冀州的荒野上。不料，狡猾的蚩尤早有准备，请来了风伯雨师，率先纵起大风雨。应龙的威力一时难以发挥，黄帝见状，派天女魃助战。魃有止风雨的本领。于是，风遁雨霁，应龙和魃乘势猛攻，蚩尤抵挡不住，兵败被杀。

应龙杀了蚩尤，又杀了夸父(想必在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中，曾经以“与日逐走”而闻名天下的夸父，又站到了蚩尤一边)，弄得元气大伤，回不到天上去了，就在南方寻个地方隐居起来，因此南方多雨。

“河海应龙?何画何历?”《楚辞·天问》篇里的诘问之词，将应龙和大禹治水联系起来。大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应龙受命在前面开路。它用尾巴画地，画到哪里，开拓的河川道路就延伸到哪里。如果说大禹是全心全



图 18 应龙(东汉画像石)

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典范，那么，应龙就是大禹麾下，冲锋陷阵万苦不辞的首位功臣(图 18)。

由于应龙有蓄水的本领，曾使南方多雨，因而，遇到旱情严重的年月，人们就用泥土沙石等做成应龙的模样，祈祷一番，往往能求得大雨一场。这样，龙家族里又多了个“土龙”，民间也有了“旱则修土龙”的习俗。

蛟龙

蛟为何物?我们可以先看看古籍中的描述：“龙无角曰蛟。”(《楚辞·王逸〈九思·守志〉洪兴祖补注》)“有鳞曰蛟龙。”(《广雅》)“蛟，鱼属，有鳞甲，能害人。”(《吕氏春秋·高诱注》)“池鱼满三千六百，蛟来为之长，能率鱼飞。”(《说文》)蛟长得如何呢?“其状

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山海经》）“似蛇，而四脚小，头细，颈有白瘰，大者十数围，卵如一二石瓮，能吞人。”（《山海经·郭璞注》）“状如蛇，其首如虎，长者至数丈，多居溪潭石下，声如牛鸣。岸行或溪行者时遭其患。”（《墨客挥犀》）无角，有鳞，鱼身，蛇尾，头细，脚小，声如牛吼，能伤人害人，这些特点，和哪种动物最接近呢？鳄，尤其是湾鳄，正好具备着这些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古籍载述和民间传说中的“蛟”，实际上就是湾鳄。

蛟在古人心目中没有留下多么好的印象。相传唐尧时，有大蛟为害，“三河俱溢，海渚同流”（《拾遗记》）。还有，“云水源有汤泉，下流多蛟害”（《始兴记》）；“新宁县东溪其饶，蛟及时害人”（《广州记》）；蛟出壳之日，“害于一方，洪水飘荡，吴人谓之发洪”（《续水经》）。蛟甚至连虎都敢“尾而食之”，苏东坡据此作诗道：“潜鳞有饿蛟，掉尾取渴虎。”有蛟害，就有除害的英雄。“周处斩蛟”、“邓遐截蛟”、“子羽击蛟”、“次飞刺蛟”、“丘欣杀蛟”等故事就广为流传。蛟甚至可以捕而食之。如汉昭帝时，一位大夫在渭河里钓得一条大白蛟，昭帝就下令做成米粉肉，“味甚美”。

蛟龙就不同了。在古人心目中，蛟龙是“水虫之神”，“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管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三国志》）“蛟龙之腾于天渊也，弥六合，泽万物，而吓蛭不离尺水。”（《柳宗元答

问》)显然，古人对蛟龙是崇拜的，褒赞的，杀斩捕食的是“蛟”，而非“蛟龙”。

那么，蛟和蛟龙的区别何在呢？《述异记》的说法是，“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这句话当然是无科学根据的“神话”，但它和我们的模糊集合说有暗合之处，说明龙从起源到形成是一个过程；蛟，也就是湾鳄，乃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未成“神”之前，多以“蛟”称，且可杀可食；成“神”之后，就是“蛟龙”或“龙”，除具备更大神力的神或人之外，一般人是不可杀不可食的。

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讲了一个“蛟与龙斗”的故事，读来颇有趣味。说是嘉庆年间，苏州元和县一个名叫龙墩的地方，忽出一蛟与龙斗，顿时冰雹大作，狂风拔木，暴雨如注。结果是毁坏民房庐舍五十余家，男女数人失踪。有一个随风而飞，为龙所攫，背上爪痕显然。有一家失去米五十石，随风飞去数十里。又一家船四只，牛一头，与船舫牛棚一齐上天，不知所往。据目击者讲，那蛟形似狗而大。起初是一条由东方飞来的黑龙与蛟斗，后来又有一条白龙从北方飞来帮助黑龙。斗了一阵子后，两龙相继飞去。如此描绘，我们可以判断：这里的蛟，差不多就是鳄；而龙呢，大概是我们提到过的龙的模糊集合的又一个对象——龙卷风，也只有龙卷风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么大的气势。

这个传说，可以给我们两点认识：模糊集合的对象和模糊集合的结果有时可以混替，但不能说完全是一回事，

如蛟和龙；龙的模糊集合对象(或言龙的模特儿、龙的原型)有多种，而不是单一的或唯一的一种。

螭龙

同蛟龙相似，螭龙也是无角的龙。它生得“四足长尾，鳞成五色”(《演繁露》)，“若龙而黄”(《说文》)。因此，螭龙可以说是“蛟龙之属”。

《淮南子》里有一段螭龙和蛇鳢比胜的故事。说是有一天，一条红色的螭龙和一条青色的虬龙结伴漫游，来到冀州地面。这时节天气清爽，大地安定，螭龙和虬龙找到了可口的食物，就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由于活动范围在百亩地之内，就受到了一条蛇和一条鳢鱼的轻视和嘲笑。它们喊道：“喂，螭龙虬龙，你们敢和我们到江海里去比试比试吗？”螭龙和虬龙以无畏的气概迎接挑战，于是，“风杂冻雨，扶摇而登”，“感动天地，声振海内”，把蛇和鳢鱼吓得钻到深深的污泥中不敢出来。

在古诗文中，螭龙常常被身份高贵的人做为驭使的对象。如，“前白螭后赉蛇”(《淮南子》)；“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楚辞》)；“乘玉舆兮骖螭”(《高唐赋》)。为什么不驾马，而要骖螭呢？大概因为螭是比较吉祥的瑞兽，螭龙腾云驾雾的本领高超吧。

有关蛟凶残伤人从而被斩杀的记载较多，而关于螭伤人的记录少见。汉昭帝曾下令杀食蛟肉，言“味甚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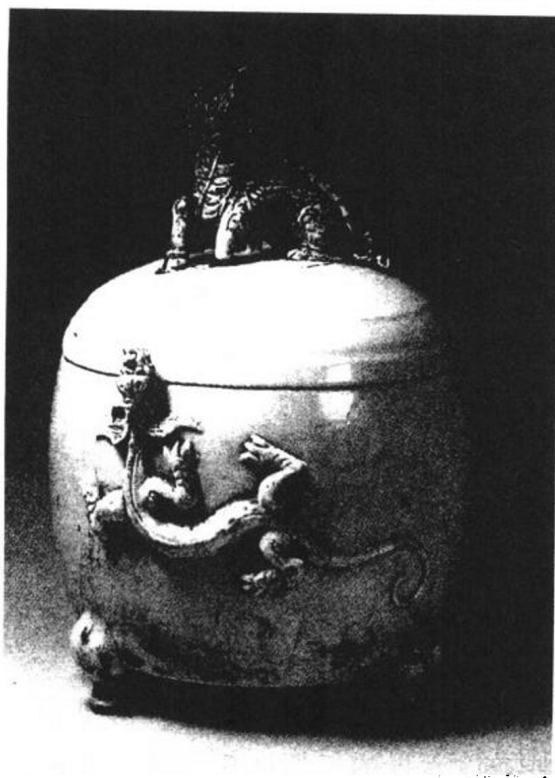


图 19 明代景德镇瓷器上的螭龙

汉武帝微服出行至长安城西，曾夜见一螭游于路，一位大臣建议用网捕捉，宰杀吃之。汉武帝说：“不敢，这是上天考验我呢。”古人对蛟螭的不同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螭还以祥瑞的寓意出现在彝器、碑额、殿柱、殿阶及印章等等之上(图 19)。

这样看来，如果说“蛟”实际上

是湾鳄的话，“螭”大概就是比较温顺的扬子鳄。

蟠龙·虬龙

蟠龙之“蟠”有两个意思：一是蛰伏，大凡没有升天的龙，都可以称作蟠龙；二是盘曲回环，大凡绕成 O 形或 S 形的龙，也都可以称为蟠龙。

根据后一个意思，我们可以说，蟠龙之“蟠”，是古人对蛇类以及某些可盘曲的鱼如鳗、鳢、泥鳅之类的模糊

集合。因为鳄的脖子很短，且腹部粗壮，难以盘曲，而蛇，尤其是身体粗长的蟒蛇，最爱盘绕。

如沈怀远《南越志》里讲的蟠龙：“身长四丈，青黑色，赤带如锦文，常随水而下，入于海。有毒，伤人即死。”这样的蟠龙，显然是有毒的大蛇。

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龙山文化陶盘内底，就有蟠龙纹。商代的蟠龙纹盘的圈圈更多，且饰配以圈形、菱形、蝌蚪形花纹和鱼纹，如图 20。这样的蟠龙，“蛇”的成分居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还出现一种“蟠虺纹”。作为有毒的小蛇，虺当是无足爪的。但蟠虺纹上的虺却有足有爪，且相互勾结，盘旋交连，显然已是进入了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虺，是蟠曲的具有龙性的虺（图 20）。

和蟠龙接近的是虬龙。

“虬，无角龙也。”（《龙龕手鑑·虫部》）“有角曰龙，无角曰虬。”（《楚辞·王逸注》）“虬”通“纠”，盘曲相纠谓之“虬”。再者，“虬”，从虫从



图 20 商代蟠龙纹



图 21 虬龙纹

“L”，是一条身躯长长的弯转着的虫。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虬龙之“虬”，也是古人对蛇类的模糊集合（图 21）。

蟠虬有时候同时出现。如，将虬形蟠曲的雕镂纹饰称作“蟠虬纹”，将雕绘蟠龙之柱称

为“虬柱”，以及杜牧诗句“虬蟠千仞剧羊肠”等。

夔龙

夔龙之“夔”，是古人对鼉、猪、牛以及某些怪兽的模糊集合。为何做这样的判断呢？

鼉，即扬子鳄，俗称“猪婆龙”，背部暗褐色，无角，皮坚厚，可以张鼓。而夔，“苍色无角”，“黄帝杀之，取皮以冒鼓，声闻五百里”（《释文》）。鼉喜水，“长一丈者能吐气成雾致雨”（《本草》）。而夔，“出入则必风雨”（《山海经》）。鼉善鸣，“远闻鼉鼓欲惊雷”（《隋宫守岁》）。而夔，“其声如雷”（《山海经》）。可见夔如鼉。

猪曾为雷兽。“民图雷以祀者，皆豕首鳞身也”（《投荒杂录》）；“忽大雷雨，一物堕地，猪首”（《酉阳杂俎》）；“雷公秋冬则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状如鼈”（《唐国史补》）。而夔，“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释文》）；“雷兽即雷神也，人面龙身，鼓其腹者”（《山海经·郭璞注》）。可见夔亦如猪。

牛，有角，吼声雄浑如雷，皮可制鼓，且“龙形类青牛”（《水经注》）。而夔，“其状如牛”（《释文》），“如龙有角”（《文选·李善注》），皮亦可为鼓。可见夔亦如牛。甚至有“夔牛”的说法：“珉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山海经》）“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数千斤，名为夔牛。”（《尔雅》）“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黄帝内传》）

某些怪兽，指的是古籍中讲的“一足兽”、“山臊”



图 22 西周青铜器上的夔龙纹

等。夔，“如龙一足”（《说文》）；“木石之怪曰夔”（《国语·鲁语·韦昭注》）。《国语·鲁语·韦昭注》言“夔一足，越人谓之山臊，人面猴身能言”。《述异记》里的山臊也是“人面猴身，一手一足”。《搜神记》还记有这样一位和山臊相近的“雷兽”：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寸余，“状似六畜，头似猕猴”（图22）。

上述怪兽的出现并不奇怪。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会发生种种变异，现在的动物园里，不是还有三条腿的驴吗？人也有五个指头长在一起，或生六个指头的。面对这些不同寻常的“变异”，古人当然不会做出科学的解释，将其神化是很自然的；其被古人作为取材对象，纳入龙的模糊集合过程，也是很自然的。不弃百物，兼容万象——这正是中国龙的气度和胸怀。

苍龙·青龙

苍，草色，引申为青黑色。因此，苍龙也称“青龙”。在中国的天文学史中，作为一种恒星分群系统，且用作量度日月运动位置的标志，二十八宿体系大概在战国以前就形成了。其中的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分布在东方，其连接形状好似一条龙飞腾在苍茫的蓝天，因此，便命名以“苍龙”。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古墓，曾出土一件漆箱盖，上面绘有“东西二宫二十八宿图”。其“东宫苍龙”，呈“ \angle ”形，头脸清楚，肢爪分明，蛇躯鳞身，尾部与云气相接。整个图案颇具动感和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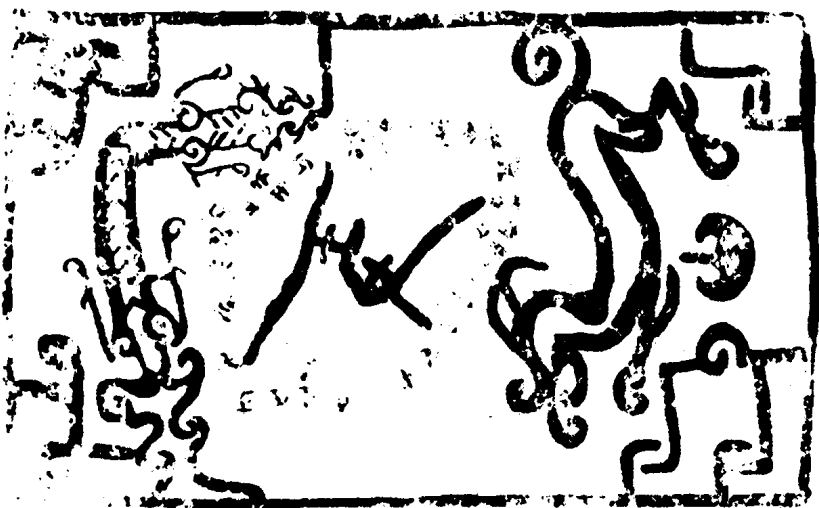


图 23 湖北随县战国早期古墓出土的“东西二宫二十八宿图”

秘意味(图 23)。

《周易·乾卦》中谈到龙的六句爻辞，当是古籍中以“龙”表示东方七宿的典型文字。早在东汉时，天文学家张衡就注意到了苍龙和时序相吻合的情形：“苍龙迎夏则凌云而奋鳞，应时也；涉冬则掘泥而潜蟠，避害也。”（《张衡应问》）现在，结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说得更细致些：“初九，潜龙”，指冬天，七宿全部处于地平线之下。因为在中国古代的天文神话中，地平线以下为“渊”，故称“潜”。“九二，见龙在田”，春天到了，苍龙抬头，角宿跃出地平线。“九四，或跃在渊”，春夏之交，七宿已全部腾跃在地平线之上。“九五，飞龙在天”，盛夏，七宿已升到正南方最高位置。“上九，亢龙有悔”，入秋，七宿已撤离高位，开始下行。“用九，

见群龙无首”，近冬，代表龙头的角宿已退至地平线之下，其他六宿还在天际闪烁。六句爻辞，表现的正是和春夏秋冬季的时序相吻合的，苍龙即东方七宿由地平线之下跃到地平线之上，进而飞升，直到高位，然后渐渐下沉，最后又回到地平线之下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是往复不已的。

古人还将苍龙、白虎、朱雀、玄武称为“天之四灵”，用来“正四方”。我们注意到，在“四灵”中，苍龙是排在首位的。这大概是因为，苍龙位于东方，处于东南西北顺序之首；同时，苍龙的祥瑞应的神性，明显地比其他三位要高一些。所谓“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淮南子·天文训》）。苍龙既然是东方之“灵”，古代行军就常以画有苍龙的旗帜表示东方之位。如《礼记·曲

礼》所言：“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古人在谈星象时，称“苍龙”的情形多一些，星象之外，称“青龙”的情形多一些，尽管苍龙和青龙是一回事（图24）。



图24 汉代瓦当上的青龙

道教兴起后，

将“天之四灵”作为自己的保护神，以壮观威仪。且看《抱朴子》中描述老子出行时的情状：“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有的道典里，还给青龙等冠以人名：青龙名“孟章”，白虎称“监兵”，朱雀为“陵光”，玄武呼“执明”。而且“建节持幢，负背钟鼓”，前后左右，“周匝数千万重”。至于道教宫观，则干脆用青龙作门神，和白虎一起，称作山门两大守护神，“左为青龙孟章神君，右为白虎监兵神君”。

青龙的传说和轶闻散见于各种史籍。受周末至战国时期盛行的“阴阳五行说”和“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史记》中称“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魏志》载，青龙元年，有一条青龙突然在摩陂一口井中出现，魏明帝闻讯，立即前去观赏，于是改摩陂为“龙陂”。《唐年补录》则记录了这么一个血淋淋的故事：咸通末年，云州桐城县善政乡有一个姓胡名举的蚕农，某日正在家院中摆竹箔晒蚕茧。忽然间乌云密布，炸雷震耳，搏斗嘶咬声从云端频频传来，鲜血便如雨般洒落在茧箔上。一会儿，一条青龙的尾巴拖到了地上，绕着一只泔桶转了一圈，随即腾身入云，下的雨便都是泔水了。末了，另一条青龙战败而死，掉到院中。这龙有十余丈长，尾巴扁薄，满身鱼鳞，胡须和双角都有两丈多长。胡举将这条龙送给州官，州官见太大太重，就划成数十段，然后用车载着，进献给皇宫。这个故事的夸张色彩是显见的。可能的情形是：雷雨中，龙卷风将一条大鳄或大蛇带到了胡举

家中，胡举便将这位不速之客——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看作龙本身，再添加些自己的想象和幻觉，于是，这条青龙便“神异”起来了。

黄龙·金龙

黄龙的出现至少有两个因素：一是阴阳五行说和五德终始说的附会；二是自然界中生生不息的黄色或近于黄色的蛇、鱼、马、牛等。

古人将木金火水土“五行”对应东西南北中“五宫”，并以相应的“五色”冠以“五兽”。于是有了这样的说法：东宫青龙，属木；西宫白虎，属金；南宫朱雀，属火；北宫玄武，属水；中宫黄龙，属土。《淮南子》又将黄龙和黄帝联系起来，宣称中央属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其兽黄龙”。

由于占居了“中央”的位置，黄龙相比其他龙，身分要高贵一些。“黄龙者，四龙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能巨细，能幽明，能短能长，乍存乍亡……德达深渊则应，和气而游于池沼”。黄龙有皇家“首长”的气派，“不众行，不群处，必待风雨而游乎青气之中，游乎天外之野”；也不随便出入，“上下有圣则见，无圣则处”。

也许是身分高贵吧，黄龙留下的轶闻，几乎没有什么不好。据说舜东巡的时候，曾有一条五彩黄龙，“负图至舜前”。大禹的父亲鲧，死后三年身体不腐，“剖之以吴

刀，化为黄龙”。东汉建武年间，曾有一条巨大的黄龙出现在北地郡的九里谷，光武帝闻之大喜，赐帛加秩，将太守曹凤大大地嘉奖了一番。魏明帝为了获得祥瑞，特意铸四尺高的铜黄龙，放置在大殿之前。黄龙几见几见的记载，也不绝于史书。如，汉文帝十五年春，“黄龙见成纪”；宣帝甘露元年，“黄龙见新丰”；和帝永元十年，“黄龙见于定陵民家井中，色黄，目如镜。又见巴郡宕渠，草木色皆黄”；魏文帝欲受禅，“郡国奏黄龙十三见”。见了以后怎么办呢？或“改元应之”，或“嘉奖下属”、“诏议郊祀”，或“丞相以下上寿”。当然，这些“见”，也可能见——见那些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也可能没见——下层官僚借黄龙的吉祥嘉瑞之兆，编一串谎话讨好皇上而已。

金龙有两义：金色的龙和金质的龙。

金色与黄色同一或接近，因此，金龙也颇受人们赞誉。《晋书》载，冯跋茅等和一些年轻人游泳于水滨，见一条金龙浮水而下，大家都以为是“非常之瑞”。《传奇》载，至州北隅八角井，相传潜藏有金龙。贞元年间的处士周邯和友人王泽，头脑发热，派一个“水精”持宝剑入井探宝，结果水精被金龙追出水面，又攫入井中，宝剑也随之失去。土地佬教训他们说，此金龙泽润一方，你们岂敢因贪图财宝而相扰，一旦金龙震怒，“摇天关，摆地轴，捶山岳而碎丘陵，百里为江湖，万人为鱼鳖”，你们的骨肉还能保住吗？邯、泽闻言，后悔不迭，赶快“具牲牢奠之”。

上述故事中的金龙是金色的龙。金质的龙因金之贵重而不多见。陕西西安何家村曾出土一批唐代的赤金龙，这些金龙长4厘米，高不足3厘米，或扬头，或摆尾，或奔跑，或行走，造型精致，纤柔可爱。现藏浙江义乌市博物馆的一件南宋金龙，其形态大别于唐代的金龙：两角分叉，发髻后扬，目瞪口呆，展舌露齿，身粗鳞显，肢健爪厉，是一副弃满力感的猛龙形象。

金之贵重，龙之祥瑞，合在一起，便既贵重又祥瑞了。这正是海内外不少华人开的工厂商店酒家，多或塑或绘地以金龙为饰的原因所在。

黑龙·白龙

黑龙的资格比较老。当年女娲氏炼五色石贴补苍天的时候，黑龙就称霸一方了。于是，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淮南子》中这段不可多得的记述，至少告诉我们：早在传说中的远古时代，龙的模糊集合就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有黑龙，就有白龙、黄龙、赤龙；而且，龙也不都是一副吉祥嘉瑞的好面目，也有为匪作歹祸害天下的坏龙、恶龙。

《玉泉子》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州官统辖的地面久旱无雨，百姓愁苦不堪。有一名处士称自己是养龙人，州官就请他驱龙致雨。处士说，湫泊中倒有一条黑龙，但不可强驱，弄不好会成灾的。州官不听，强令驱逐，结果大雨连日，江水泛涨，漂溺万户。处士见黑龙闯下大祸，

赶快溜之大吉。这个故事中的黑龙，也是一条害龙。

黑龙也有给人好感的时候。《晋书》称，当年吕光伐龟兹，就在军营外见到一条有头有角，目光如电的黑龙。幕僚进言道，龙为兽中之君，这是大人利见之象。吕光听了，面呈喜色，后来果然打了胜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作了一篇《黑龙饮渭水赋》，大力褒赞黑龙“饮清澜之澹澹，喷素浪之汤汤；阁颌而碎珠迸落，奋髯而细雨飞扬”，惊得水族中的鳙鲋见了奔走，吓得泉室里的鼋鼉伏藏不出，甚至“符帝王之度，叶邦家之光；表三秦之嘉瑞，呈二汉之祯祥”。

黑龙的肤色接近于青龙。因此，同青龙类似，古人眼中所见的黑龙，多半也是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鳄、蛇等。

白龙的资历也比较早。《墨子》有“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之说。《说苑》中讲的“白龙鱼服”的故事也很有名。白龙下到清泠之渊，化身为鱼，被豫且射中眼睛，天帝判豫且无罪。伍子胥曾用这个典故作比喻劝谏吴王，说白龙是天帝的贵畜，豫且是宋国的贱民，白龙不化，豫且不射，大王你就不要和老百姓一同饮酒了吧，以免遭不测。

白龙给人的印象还不坏。《浮图澄别传》载，十六国时，某地久旱不雨，地方官到濠口祠稽首求雨，当天便有二白龙降于祠下。于是，“雨遍千里”。《剧谈录》载，唐朝宰相李德裕夏天宴请同僚，天气蒸热难耐，他便将一裘白龙皮浸入铜盆水中，一会儿暑气尽退，“清飈凛冽，

如涉高秋”。据说这件白龙皮来自大海，是新罗国所献。

《唐书》称，某城一隅屡筑屡坏，守城的官儿察看时，发现了一条白龙，于是祭之以祠，“城遂不坏”。《集异记》讲，有人曾在长江里见过一条“长百尺，努攫升天”的白龙，其时“风浪皆作，蒸云走电，咫尺昏晦”。

白龙也常常被人格化。如江苏武进县白龙庙供奉的白龙娘娘。相传她在世时因吃了水面漂来的两只桃子而怀孕，其父以为女儿与人私通，予以责怪；姑娘因此含冤投井自溺。在井中，她产下两条白龙。这两条白龙，每年都要回家探亲，届时，必定会大雨一场。

此类传说还有很多，其夸张、渲染、编造的成分是显见的。按我们的观点，进入古人的视野的所谓“白龙”，不过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白色的蛇、鱼（如白鲟、白鲨）等而已。

黑龙和白龙有时还以一善一恶相对应的的情形出现。相传清朝乾隆年间，遂平知县沈西在上任途中从盗贼手中救出一尊泥塑白龙。某年遂平大旱，白龙给沈西托梦，说天旱是因为一条黑龙精抢占了白龙潭，并称它三日后要和黑龙精决战，请沈西派人助战，若看见潭内翻黑浪便扔石头，看见翻白浪便抛馍馍。沈西照办。结果白龙战胜了黑龙，天降大雨，旱像尽除。数年后，又遇大旱，沈西用药捻盘绕身体三匝，坐在圈椅里让衙役抬到白龙潭边，祈祷说如果再不降雨，我就一死了之。说毕即点燃药捻，当燃到两匝时，潭内腾起股股白烟，一刹时乌云聚合，雨如瓢泼。老百姓忘不了沈西舍身求雨的功德，便修庙塑像于遂

平嵯岬山上，除平日香火不绝外，还于每年的正月十五，演《抬老沈》一戏祭谢。

赤龙·火龙

赤龙、火龙与雷电有关。

相传三国时，晋武帝司马炎游青溪，见一条赤龙自天而下，踩着波浪前行，武帝便令画家曹不兴照着样子画下来。后来到了南北朝时期，数月干旱，祈祷不应，宋文帝便让人取出那幅赤龙图放置水上，不久便“蓄水成雾，累日滂沱”。还有一位叫陶侃的人，经常去雷泽捕鱼，某日网上来一个织布梭，便拿回家，顺手挂在墙上。过了一会儿，电闪雷鸣，大雨瓢泼，那织布梭变作一条赤龙腾空而去。另有一家人发现梁上的燕子窝里忽然“五色光芒”，用拐杖探了探，便有一条尺余长的小赤龙堕下，“鳞甲炳焕”。全家人赶忙烧香磕头。这时候，一条丈余长的大龙从檐头入屋，“光如列炬，烁人瞻视”，引着小赤龙徐徐升空而去。

剥去上述故事的神话成分，我们可以断定，这些人物看到的赤龙，乃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闪电。

火龙的情形和赤龙类似。且看：

某日，汉川什邡县石井中夜有十丈火龙，“腾跃而出，浩浩升天”。其时，“明耀粲然，大风吼天，草木俱拔，余烬堕地，延烧数百家”（《野人闲话》）。又某日，平湖小圩地方，大风大雨，有火龙一条，“紫火绕身，经

过田禾，一带数百亩，俱被烧焦”。（《述异记》）

这样的火龙，不是古人对雷电等的“模糊集合”，又能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火龙，属于“龙灯”的范畴：或将香头插满龙身，夜间舞行于街巷；或在龙体内装以火药硝粉，舞到高潮时，朝龙身上喷火，使其燃烧炸射，成为特别好看又名符其实的“火龙”。

以色相为名的龙还有紫龙、斑龙、彩龙等，从略。

石龙·木龙

石龙的出现，是具有龙的形态(或与龙有关)的石头，进入了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结果。

据载，临封县西二十里，“有石如龙”，遇到干旱的年景，“洗之即雨”。顺荡山石窟中有白石，形状像鸡。相传曾有一条石龙欲飞升，忽闻鸡鸣，受惊而“遁入岩中”。现在岩下的石龙，只露出半个身子，但“鳞甲爪尾皆具”。山西保德县有龙鳞石，天然作老龙鳞甲状，有时在山路上长至数丈，蜿蜒起伏。还有人将一块斗大的五色彩石抱献给梁武帝，梁武帝很高兴，就让人将此石放置在大殿一侧。一年以后，这块石头忽然“光照廊庑，有声如雷”。梁武帝以为不祥，一位大臣却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龙石，如果用药酒煮软，琢成饮食之器，可以延寿。武帝令工匠如法泡制，做成一个瓯，用来盛御膳，“香美殊常”。剩下的石屑，仍堆放在原来的地方。过了几天，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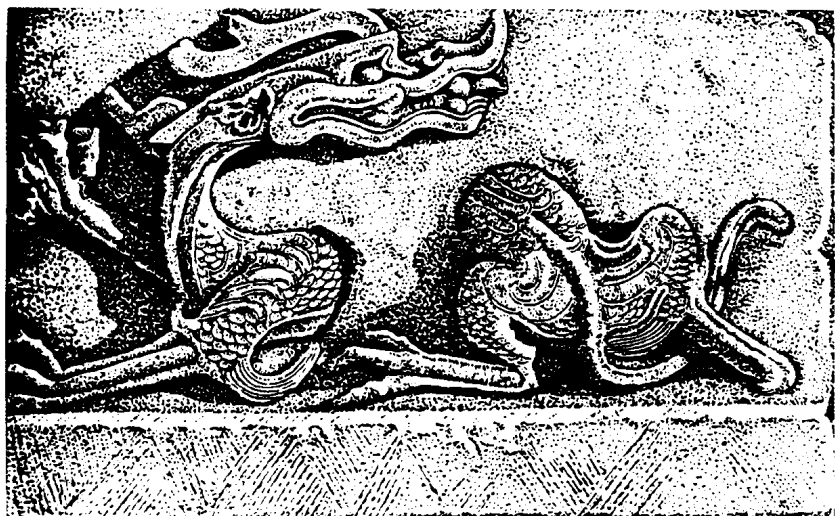


图 25 河北赵县安济桥栏板上的“穿石龙”

然飞来一条赤龙，“扬须鼓鬣，掉尾入殿”，将那些石屑揽拥而去。

以石为质材雕刻而成的龙，也可算作石龙。隋代河北赵县安济桥青石栏板上的龙，就是这种“石龙”。这些石龙，有的奔走如飞，有的交颈吐舌，有的举爪相对，有的曲身腾跃，尤其是一条“穿石龙”，龙身在石中，首尾在石外，造型别致，手段高妙(图 25)。

木龙的情形和石龙类似。来源有三：一是树木的形状像龙——甚而将盘曲蜿蜒的树木、护栏等称“龙”。如徐州高冢城南木龙寺中，有木龙树一株(《酉阳杂俎》)。滑州西北水环城，大堤下置护栏，谓之木龙(《宋史·河渠志》)。二是树木变化成了龙，或龙化身变成了树木。三是那些木质雕刻而成的龙。

相传桂林叠彩山明月峰下的山洞口有一棵老树，越长

越像龙。某天夜里，老树忽然左右摇摆，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一会儿便乌云聚合，大雨如注。雷声电光里，老树慢慢地变化成一条龙，“呼”一下飞起来，一直飞到漓江里。天将明时，又飞回到山洞口，化为老树。此事传开后，人们就把这个山洞唤作“木龙洞”。浙江绍兴也有两条彩龙斗败作恶多端的东海孽龙之后，化作两棵梅树的传说，当地至今还有“梅龙堰”、“梅龙桥”等遗迹。

木雕龙比石雕龙少见一些。山西大同晋祠圣母殿前檐柱上的木雕龙，身子抓盘在木柱上，长颈弯曲，头前伸，扬吻露舌，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除石头、树木之外，还有许多自然物、人造物进入了龙的模糊集合过程，如草龙、布龙、铜龙、百叶龙、棕缉龙、玉柱龙等。也有以习性特征为名的龙，如蛰龙、睡龙、毛龙、痴龙、病龙、骊龙、象鼻龙、掘尾龙；以驻地为名的龙，如垫江龙、雪山龙、阳山龙、冷山龙、盐井龙、资州龙、阎浮龙。每一种龙，都相伴一段引人入胜的传说。本书受篇幅所限，从略。

孽龙·乖龙

孽龙又称乖龙、恶龙、蛮龙，是作孽闯祸、反常乖蹇、蛮横不驯的龙。相传孽龙吃不了行雨的苦，受到雷神的追捕，便多方逃匿。有时藏在古树中、楹柱里，有时躲在楼阁上、鸱巢中；若在旷野，无处可藏，就钻入牛角，或进入人身，于是这牛这人就往往受孽龙连累被雷电殛

杀。

相传尧舜的时候，九嶷山有九条恶龙兴妖为害，舜帝便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这里，帮助老百姓斩除了九条恶龙，自己也病故于此。当年大禹治水，也曾使一条兴风作浪、破坏治水、“蛮七蛮八不讲理”的蛮龙改邪归正，成为听候调遣的得力助手；又在龙门附近的卧龙沟里持弓搭箭，射杀了盘踞在沟中，时时爬出来伤害人畜的十条恶龙；还在太湖将一条作恶多端的恶龙锁在了湖底龙洞，并在洞口压上了一口大铁锅。相传秦时李冰父子治蜀地水患，也曾降服一条孽龙。此龙兴风作浪为害一方，逼得老百姓不得不用牲牢甚至幼童相祭。李冰父子经过调查研究，制定了缜密的擒龙计划。当孽龙随风雨入庙攫取祭物的时候，李冰子二郎率众突然出击，齐战孽龙。孽龙搏战不过，终被擒服，以铁链系之，锁在伏龙观石柱下深潭中。蜀地遂无水患。

相似的传说也流传于湖南、江西等地。

毒龙

毒龙是佛教东渐后，印度佛教文化渗入中国龙文化即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结果。

据《大智度论》讲，佛的前身，就曾是一条为害众生的毒龙。后来受了戒，忍受猎人剥皮，蚂蚁噬身，身干命绝，然后才成为佛。释法显在《游天竺记》中称：葱岭冬夏有雪，有毒龙出没，风雨晦冥，飞沙扬砾。一旦遭遇，

万无一全。《洛阳伽蓝记》言：西方有一座冬夏积雪的不可依山，山中有一个居住着毒龙的池潭。曾有商人投宿池畔，正好碰上毒龙发怒，结果被龙吞噬。后来一位盘陀王专程来到池边，用学来的婆罗门咒将毒龙咒了一番，龙于是悔过自新，变化成人。《酉阳杂俎》中也有一段古龟兹国王阿主儿，将一条住在北山，不时地跑出来干坏事的毒龙，降服为坐骑的故事。

受佛教传说影响，中国本土也有了毒龙。《传载》载，五台山北台下有一个占地二亩的龙池，这个龙池便是佛经里讲的囚禁五百毒龙的地方。每到正午时分，笼罩在池上的昏雾渐渐散开，和尚居士们才可稍近一观。但毒龙不喜欢包括尼姑在内的所有女人，她们一旦走近便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再近点就会被毒气吸引，“逡巡而没”。

孽龙、毒龙的出现，反映了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复杂性。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人间如此，神界也如此。

龙王

龙王的来源有二：一是印度佛教的传入，二是中国人崇龙心理和尊王心理的交融互渗。

相传释迦牟尼降生的时候，曾有名为迦罗和郁加罗的两位龙王兄弟，一个在左边洒温水，一个在右边洒冷泉，为佛祖沐浴净身。在《过去现在因果经》里，浴佛的龙王成了难陀和优难陀，他们“于虚空中，吐清净水，一温一凉，灌太子身”。天众、龙众、夜叉、乾达婆、阿修罗、

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迦等“天龙八部”也在空中作天伎乐，歌唱赞颂，烧香散花，抛撒天衣、璎珞，“缤纷乱坠，不可称数”。

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花经》里，龙王有八位。他们是：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娑伽罗龙王，和修吉龙王，五德义迦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摩那斯龙王，优钵罗龙王。宋代画家张胜温作《法界源流图》，画了其中的六位(缺摩那斯龙王和优钵罗龙王)。这六位龙王都是人间王者的形状，穿袍蹬靴，携侍带着，衬以天云海水。

唐代翻译的《华严经》中，龙王增至十位，名称也不同于上述八位。他们是：一毗楼博叉龙王，二娑竭罗龙王，三云音妙幢龙王，四焰口海光龙王，五普高云幢龙王，六德义迦龙王，七无边步龙王，八清净色龙王，九普运大声龙王，十无热恼龙王。另外，还有五龙王、七龙王、八十一龙王、一百八十五龙王之说。

这些龙王有何功能呢？一是护持佛法，导佑众生。如排在佛教二十位“诸天”中第十九位的“娑竭龙王”，尽管是传说中掌管水蛇的海王，也要以护法神的身分供奉和护持佛舍利、佛经等佛的“法宝”。西晋竺法护译的《海龙王经》里，还讲了一个龙王请佛到大海龙宫受供养，并请“世尊及大众”诸佛为其“无数眷属”说法的故事。二是兴云布雨，消灾弥难。《华严经》称，诸位无量大龙王，“莫不勤力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这和中国本土龙兴云布雨的神职是相吻合的。

道教在许多地方是参照了佛教的。既然佛教中有那么

多龙王，且都能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道教自然不愿意落伍。于是，就效法佛教，也创造出一批龙王来。道教的龙王主要有四海龙王(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闰，西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五方龙王(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诸天龙王(日月龙王、星宿龙王、天宫龙王、龙宫龙王等)。此外，还有清静龙王、大地龙王、法海龙王、妙罗龙王等六十八位，修吉神龙王、深林神龙王、多善神龙王、花流神龙王等一十二位，以及三十八山神龙王、二十四向神龙王、天星八卦神龙王，等等。

道教龙王的主要职责也是行云布雨。如《太上护国祈雨消魔经》所言，遇到百姓苦于炎旱之时，天帝就派遣各位大龙王等，“兴动云雾，施绕世间”，让江河溪涧、上下四畴“皆得滂沛”；草木丛林、一切花果五谷之类，“悉皆生成，枝叶茂盛”。此外，龙王还管安葬起坟事。《太上召诸神安镇坟墓经》称，安置先人坟墓，如果犯了“天星地禁”，子孙就会遭灾罹祸，诵经召请龙王来安置一番，方可免灾致富。龙王甚至管到自己职责以外的许多事情，《太上洞渊说请龙王经》称，只要烧三天三夜香，将《诸天龙王神咒妙经》不断地诵念，龙王就会降临，“随意所愿，所求福德、长生、男女官职、人民疾病、住宅凶危、一切诸官事无有不吉”。

水中的龙王，是人间帝王的对应。应当说，“王”的概念和服从王意识，在地球东方这块专制主义盛行的土地上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佛经中出现龙王的名号，

中国老百姓并不感到陌生和奇怪：既然人间有帝王、王爷，水族里为何不能有龙王呢？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接纳了龙王，心悦诚服地崇拜起龙王，并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大批中国式龙王。这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河海湖泊，渊潭溪井，大凡有水之处，都有司理雨水的龙王驻守，龙王庙也就到处可见了。

在上述道教创造的龙王之外，一般的龙也可升格为“王”。这样的提升，常常是人间帝王根据老百姓的愿望，通过诏封形式予以确立。帝王们是乐于做这样的事的，因为它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人们对水中龙王的崇拜，也就喻示着对人间帝王的尊服。《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十年八月信州五龙庙“祷雨有应”，神宗皇帝便赐以“会应”的匾额。到了大观二年十月，徽宗皇帝干脆将天下的五龙神都诏封以王爵：青龙神封广仁王，赤龙神封嘉泽王，黄龙神封孚应王，白龙神封义济王，黑龙神封灵泽王。

五龙神因“祷雨有应”而封王，有一条小龙则因帮助“王师南征”而封王。《事物纪原》载：熙宁年间，王师军杖数十船泛江南渡，彭蠡小龙显异“伏其中”，使帝王和船队乘风破浪，“日数百里”。于是，有人上奏章将小龙的功绩表述了一番，神宗皇帝便诏封这条小龙为“顺济王”，并派遣礼部官员将诏书直接送到龙祠。

清朝统治者对龙王也有浓厚的兴趣。《清朝文献通考》载：康熙皇帝数次到北京西山北部的黑龙潭龙王庙“祷雨”，并拨款“鼎新庙宇，御制碑文以纪之”。继任

的雍正皇帝也亲临此龙王庙，“致祷澍雨”。乾隆皇帝则加封黑龙潭龙神为“昭灵沛泽龙王之神”。还有，顺治三年，加封运河龙神为“廷庥显应分水龙王之神”，令河道总督“以时致祭”；雍正二年，封云南各盐井神为“普润龙王之神”，“春秋致祭”；雍正七年，封浙江蛟门山龙神为“涵元昭泰镇海龙王之神”，“六月朔日致祭”；同年，又封宁夏大渠龙神为“宁渠普利龙王之神”，“春秋仲月照山川礼致祭”，等等。

龙女

和龙王一样，龙女最早也是从佛经里走出来的。《妙法莲花经》载：娑竭罗龙王有一位女儿，年刚八岁，便“智慧利根”，常听文殊师利菩萨讲解《法华经》，“深入禅定，了达诸法”，后来见佛献宝，变为男身，立地成佛。《法苑珠林》里也记载着一个龙女的故事。这个龙女名叫尼连羼耶，当菩萨“受彼乳糜”，持至尼连禅河时，这个龙女便“从地涌出”。这两段记载反映了大乘佛教的修行观，因为在小乘佛教的经典里，“女身垢秽”，是不能成佛的。

在中国人撰著的典籍中，最早出现龙女故事的，大概要数《太平广记》所引的《梁四公记》。书中称：震泽中，洞庭山南有一个深百余尺的洞穴，沿着洞穴“升降五十余里”，便到达一座龙宫。东海龙王的第七个女儿在这里掌管“龙王珠藏”，一千多条小龙帮助龙女卫护。这个

龙女嘴馋，喜好吃烧燕。梁武帝便投其所好，以烧燕结交龙女。龙女食后大喜，遂以三个大珠、七个小珠，还有杂珠一石回报。梁武帝一下子得到这么多宝珠，不禁喜形于色。

这位龙女冒着慷龙宫之慨的嫌疑，以珠宝回报人间帝王，倒也潇洒大方。另一位龙女，努力地充当人间帝王的“知音”，从而让帝王怀念不已。相传唐玄宗在东都，大白天梦见一位“高髻广裳”的漂亮女子，跪拜在他的床边，说：“妾是陛下凌波池中的龙女，一直守护着宫苑，今闻陛下洞晓钧天之乐，请赐一曲。”玄宗闻言，便在梦中操起胡琴，“拾新旧之声为凌波曲”。醒后，让乐官们临池演奏梦中新曲，但见池中波涛涌起复定，有神女出现在波心，“良久方没”。于是“置庙于池上，每岁祀之”。

贵州榕江一带，还流传着龙女教苗族村姑做花衣的传说：三位龙女化作三个姑娘到苗寨跳芦笙，村姑阿辛看中了她们穿的花衣。后来阿辛有幸进入龙宫，在龙女的指导下，学会了绣花衣的本领，上岸后又教给全寨的姑娘。从此，苗家姑娘都穿上了名叫“乌鳞”的花衣。

看来，龙女一般都是可爱的，因而，人们对龙女态度一般来说也是很友好的。唐代诗人岑参作过一首《龙女祠》，就反映了当时人们捧着美酒祈念龙女的情景。诗云：“龙女何处来，来时乘风雨。祠堂青林下，宛宛如相语。蜀人竞祈思，捧酒仍击鼓。”这首诗写得朴素清丽又耐人寻味：“来时乘风雨”，说明龙女到底是“龙”，有

呼风唤雨的本领；“宛宛相如语”，又说明龙女不是一般的龙，而是具有女性的特点，容貌姣好、仪态可人的“女”龙。

在稍后问世的唐人李朝威的小说《柳毅》中，龙女更富有人情味。说是儒生柳毅，应试落榜，归途过泾阳，遇牧羊女，求柳毅传书。柳毅带书到洞庭湖龙宫，方知牧羊女是洞庭龙君的爱女，误嫁泾川龙王次子，备受欺辱。其叔钱塘君知闻后大怒，发兵泾川，杀无情郎“食之”，然后携龙女回洞庭。酒席宴上，钱塘君欲将龙女配柳毅为妻，毅以义所不当拒绝，但心中不免眷眷。归家后，先后两次娶妻，皆亡故。第三次娶范阳卢氏。婚后某夜，柳毅端详妻子，越看越像龙女，而“逸艳丰厚”，又超过了龙女。于是，就谈起了昔日的事情，卢氏无语。直到生子后，卢氏才告诉丈夫她就是洞庭龙君之女。

故事中的龙女，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人，是人的头上罩一个神的光环而已。神的故事，说到底都是人的故事。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物质生活的贫困，加上专制制度的束缚，伦理道德的框范，使一般劳动者的恋爱婚配注定不得美满而悲剧迭生。于是，人们便把美好的愿望和感情寄托到神物上去。这种寄托的结果，便是人格化龙女的出现。

在内蒙古，有《张打鹌鹑李钓鱼》的传说。李钓鱼钓得一条大鲤鱼，被张打鹌鹑救下。这鲤鱼是五海老龙的五小子变的。老龙为了谢张，就派夜叉将张接到龙宫。张听了夜叉的指点，什么珍宝都不要，只要老龙面前的那个

“猴哈巴狗狗”。这个“猴哈巴狗狗”便是龙女。回家后，龙女为张做好吃的饭菜，帮张种地。地主王员外的恶少贪图龙女的美貌，要和张“换老婆”。龙女在巡海夜叉的帮助下，斗败了恶少，烧了王员外的家宅。从此，和张打鹌鹑过起了“安生日子”。

在浙江，有《龙女和三郎》的传说。王三郎因穷困被逼退亲，用竹笛一吐幽怨。笛声晃动了水晶宫，折断了珊瑚柱。龙王派乌贼婆将三郎请来，做了三位公主的师傅。三位公主中，唯三公主用心学习，遂倾心于三郎，置龙王的威胁于不顾。龙王震怒，拔须一根，让蟹将缝了三郎的嘴巴，将其放逐在西海小岛，然后将三公主许配给西海龙王的太子敖龙。在敖龙迎亲时，三公主逃走，并在乌贼婆的帮助下，迷惑了敖龙的虾兵蟹将，将三郎背上了岸。这时，大公主二公主赶来，带了许多珍宝和龙王的旨意：让三公主百年后返回大海，仍旧嫁给敖龙。三公主表示“天长地久，跟三郎在一起”。他们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三公主在乌贼婆的帮助下，把从三郎嘴上拔下来的龙须放入大缸，变作金鱼，遂靠养鱼卖鱼过起了快乐的日子。

这两个传说，都是“穷汉福从天降，龙女变作新娘，恶人遭到惩治，幸福地久天长”的模式，结局都是喜剧色彩的。同类传说还有云南彝族的《长工和龙女》，纳西族的《龙女和樵哥》，广西瑶族的《百鼠衣的故事》，宁夏回族的《曼苏尔》，以及山东的《神女泉》、吉林的《九龙献珠》、江西的《龙门的来历》等。

也有例外的情形。如云南的《傣家为什么喜食青

苔》：穷小伙岩宰朵网得一条由龙女变化的红鲤鱼，龙女现身为小伙做菜做饭，二人相爱成亲。好色的国王强召龙女进宫，欲事调戏，被龙女用长发绞杀。龙女因闯祸不得不离别小伙。返回龙宫前，龙女头撞礁石，留下长发，化作绿油油的青苔随水飘荡。再如贵州苗族的《孤儿和龙女》：孤儿钓鱼，钓到一个小蚌壳，小蚌壳是龙女变的。孤儿和龙女成亲后，受到头人的诬陷挑拨，孤儿执意赶走了龙女。后来孤儿醒悟后悔，千方百计找到龙女破镜重圆。无奈此时的龙女已成龙媳，她的丈夫不允许她同孤儿重新和好，就将龙女从凡间拉回龙宫，害死在黑牢里。于是，孤儿父子悲伤不已，父亲在岸边变作柳树，儿子则变成一只虾鸟。

流传于浙东一带的“龙王嫁女”的传说，因同历史上的“堕民”相关联而别有一番意味。相传“堕民”的祖先原是当兵吃粮的，金兵来犯时，将官做主，全军投降。后来金兵北撤，宋王朝降罪，称他们为“堕民”，分散到绍兴宁波地界，“罚当牛做马”。不准他们上京赶考，也不准他们与平民通婚，不论是天上仙女还是官家小姐，如果给“堕民”做媳妇，就变成了下等人，养出来的后代，也是“堕民”。所以，当海龙王的小女儿看上一位吹唢呐的“堕民”后生后，后生虽钟情龙女，却不敢应允——他不愿意让龙女随着他当“堕婢”。然而龙女却铁了心，情愿到世上去当“堕婢”，生生死死要和后生在一起。龙王只好为她准备嫁妆。“堕民”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若干年前的作为“专政”对象的“四类分子”——其子女的婚姻之难

不亚于“堕民”。而这个传说，无疑是对龙女美好的精神境界的歌颂，也是对皇室立下的“混帐规矩”的抗议，同时也反映了专制强权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除上述传说外，有关龙女的载述还见于《旧杂譬喻经》的“龙女出游”，《法苑珠林》的“龙女饼金”，《太平广记》引《续玄怪录》中的“龙妹”，《博异志》中的“水龙王诸女”等等。

龙子龙孙

有龙王龙女，自然会有龙子龙孙。我们在读古典小说时，就领略过龙子的风采。如《封神演义》中被哪吒打死的东海龙王的三太子敖丙、《西游记》中化作“白龙马”的敖闰龙王玉龙三太子。这后一位龙子不但驮了唐三藏一路，还常常在关键时刻“作人言”，甚至直接参与和妖魔鬼怪的搏斗。

史籍中也有关于龙子的载述。如《史记·吴太伯世家》引应劭的话：“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列仙传》言：“琴高入涿水中取龙子”，“骑龙鸣求得龙子，状如守宫者十余头，养而守之”。《原化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士子在山涧拾得一枚鸡蛋大小的石子，色彩青赤斑斓，觉得很奇异，就带回家中，后来小孩拿出来玩，不慎丢失。于是，接连数日风雨晦冥，庭前树下，水垂如瀑。风雨过后，在树下见到那枚石子，已像鸡卵出壳，乃知为龙子。这些所谓的“龙子”，显然都



图 26 龙生九子纹(清)

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蜥蜴、幼鳄、小蛇等。

马也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因而骏马良驹有时也被称为龙子或龙孙。据说汉文帝有九匹良马，其中一匹就叫“龙子”；唐诗中也有“自是

明时不巡幸，至今青海有龙孙”、“不剪焦毛鬣半翻，何人别是古龙孙”的句子，指的也都是马。

至于“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说法，分析起来就更有趣味了。这诸位“龙子”以不同的名称形貌出现在明代学人的笔记里。最初是陆容的《菽园杂记》，接着是李东阳的《怀麓堂集》，后来还有杨慎的《升庵集》、李羽的《戒庵老人漫笔》和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等。如果将诸书所开列的龙子加在一起，就不止九位，而是十余位了。我们这里综合一下，简析九位(图 26)。

一曰霸下(赑屃、龟趺)，形似龟，好负重。驮载石碑的大龟即其遗像(图 27)。

二曰螭吻(嘲风、蚩吻、鸱尾、好望、鳌鱼)，形似剪尾四脚蛇，好在险要处东张西望，亦好吞火。殿角、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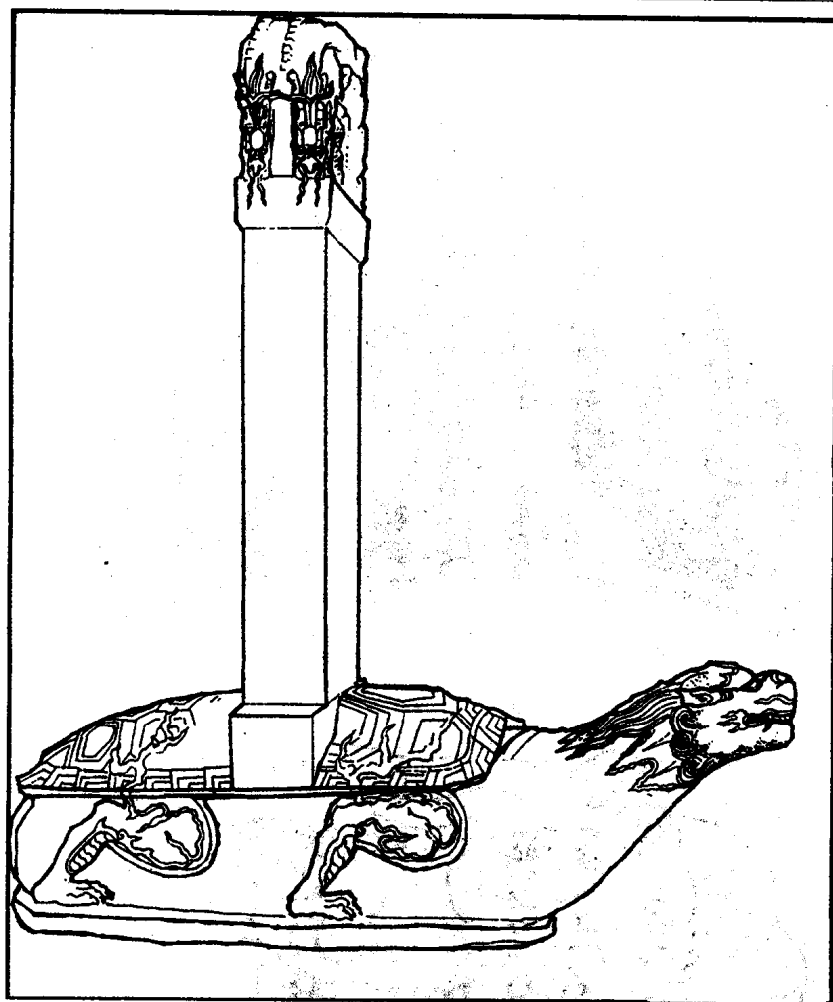


图 27 霸下

图 28 螭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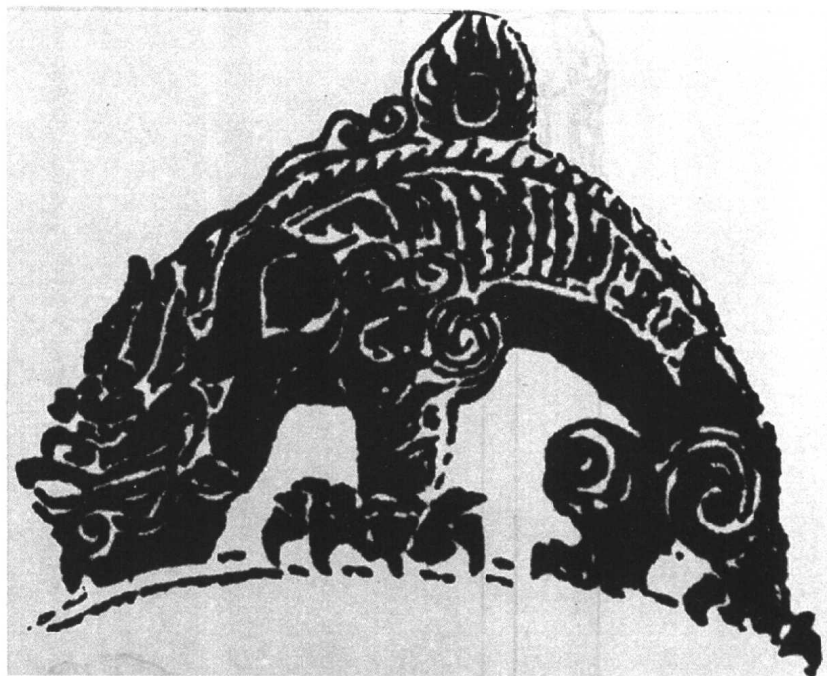


图 29 蒲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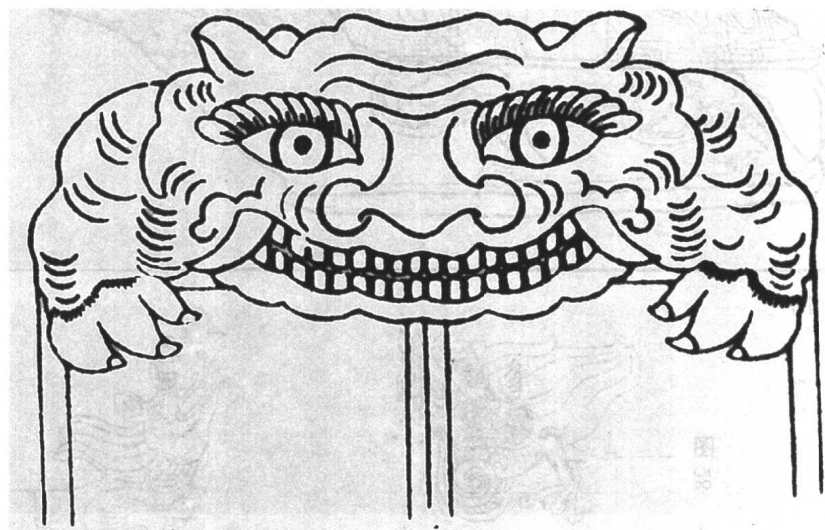


图 30 狻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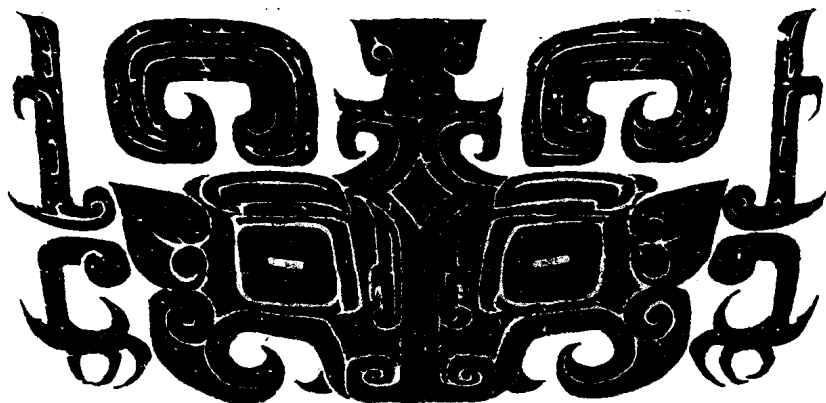


图 31 饕餮

脊、屋顶上的走兽或兽头是其遗像(图 28)。

三曰蒲牢，形似龙而小，好鸣叫。生活在海边，却畏惧鲸鱼。寺庙、祠堂铁钟上的兽纽是其遗像。因蒲牢害怕鲸鱼，故撞钟的长木都雕成鲸鱼状，以其撞钟，声大而亮(图 29)。

四曰狴犴(宪章)，形似虎，有威力，又好讼。监狱门上刻的虎头是其遗像(或立于狱门)(图 30)。

五曰饕餮，形似狼，好饮食。鼎盖上雕的兽头是其遗像(图 31)。

六曰狻猊(金猊)，形似狮，好烟火，又好坐。庙中佛座及香炉上雕的兽头是其遗像(图 32)。

七曰囚牛，形似有鳞角的黄色小龙，好音乐。胡琴上刻的兽头是其遗像(图 33)。

八曰睚眦，形似豺，好腥杀。在一些刀柄、刀鞘上可见其遗像(图 34)。

九曰椒图，形似螺蚌，好闭口，因而其遗像常被雕在



图 32 俊貌



图 33 囚牛



图 34 睚眦



图 35 椒图

大门铺首上(图 35)。

用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九位龙子的出现，当是龟、虎、狮、狼、豺、螺、蚌、不知名的海兽、怪兽等，进入了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结果，尽管其进入的时间比较晚一些。

对“龙生九子”的原因，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里说，“盖龙性淫，无所不交，故种独多”。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将谢氏的“龙淫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

为龙的“苗裔甚夥，不特九种”，“且龙极淫，遇牝必交。如得牛则生麟，得豕则生象，得马则生龙驹，得雉则结卵成蛟，最为大地灾害。其遗体石罅中，数十年后，始裂山飞出，移城郭，夷墟市，所杀不胜计……又龙生子，一为吉吊，盖与鹿交，遗精而成，能壮阳治阳痿。”

有的学者批评上述说法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杜撰。本人则认为，尽管其说对龙有些不恭，但并非无价值。龙是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产生的时候就是你说是这，我说是那的，没有唯一，也不可能唯一。既然远古的人可以对龙作这样那样的猜测、推断、添加和发挥，后来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龙本来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样形成的龙必然具有吸纳性和包容性，是开放的、发展的。因此，



图 36 麒麟

龙完全可以和众多的动物、天象等“杂交”，从而生出“龙子”或其他什么具有龙性的东西。比如，沈氏所说的龙和牛交而生麟，就很值得重视，起码是对“麒麟”这种传说中的，似龙非龙，又如龙那样有角、有鳞、有祥瑞色彩的神异动物的一种解释(图 36)。

龙凤呈祥

一个家族不可能只有本族成员而没有亲戚朋友。凤、虎等就是龙家族的亲戚和朋友。

何为凤？《山海经》称其“状如鸡，五采而义”；“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说文解字》认为凤是一种神鸟。这种神鸟长得“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腮，龙文虎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春秋演孔图》称：“凤，火之精也，生丹穴，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身备五色。鸣中五音，有道则见，飞则群鸟征之。”《乐稽耀嘉》亦言“羽虫三百六十，凤为之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做一番这样的判断：凤是古人对一些美鸟佳羽以及某些行游动物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凤象征着美好的德行，能给人间带来祥瑞；作为百鸟之王，凤能歌善舞，具有高贵清雅的生活习性。

龙是某些动物和某些自然天象的模糊集合，凤主要是

一些美鸟佳羽的模糊集合，二者同为神物，可以对应而互补：一个变化飞腾而灵异，一个高雅美善而祥瑞，一旦携起手来，便“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了。

龙和凤起源的时间大致相同。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瓶上的“鸟鱼纹”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了根据。图案上，凤的模糊集合对象鸟，啄着龙的模糊集合对象鱼。将天上飞的鸟和水中游的鱼联系起来，简略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天地相关的认识，和朴素的沟通天地的愿望。

到了殷商时期，“鸟啄鱼”演变成“龙衔凤”。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龙衔凤形玉饰”就是一件典型的“龙衔凤”：体型富态的凤扬首挺胸，神气十足的样子；而一条弓身卷尾的小龙却踩在它的头上，龙嘴抵住了凤喙。相近的图案还见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龙衔凤形玉饰”和“龙凤山石玉饰”。相比于模糊集合初期的鸟鱼纹，龙在上、凤在下的“龙衔凤”图案，反映了随着模糊集合过程的延伸，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高过了凤。这大概是龙的神性比凤的神性要丰富得多、高超得多的缘故。——这是很自然的：龙集合了鱼、鳄、蛇、猪、马、牛等众多的动物和云、雷电、虹等多种天象，而凤主要是一些鸟禽的模糊集合，参与对象的多寡强弱，决定了龙与凤的位次：龙第一性，凤第二性。

当然，位次只是在作对比时起作用。一般情况下，龙和凤的关系还是亲密的、和谐的、欢快的，甚至是平等的。这我们从商代的“龙凤冠人形玉佩”和东周列国时期的“龙凤合璧”图案上就可以欣赏到。前者的龙和凤是连

成一体的：龙头下曲在右，凤曲颈仰首在左。后者如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蟠龙飞凤”、“舞凤逐龙”、“舞凤飞龙”、“龙凤合体”等刺绣纹样。这些纹样上的龙和凤或交缠扭结，或顾盼生姿，或翩翩对舞，或逗嬉成趣；整个构图或复杂繁缛，富丽堂皇，或简洁明快，生动秀美（图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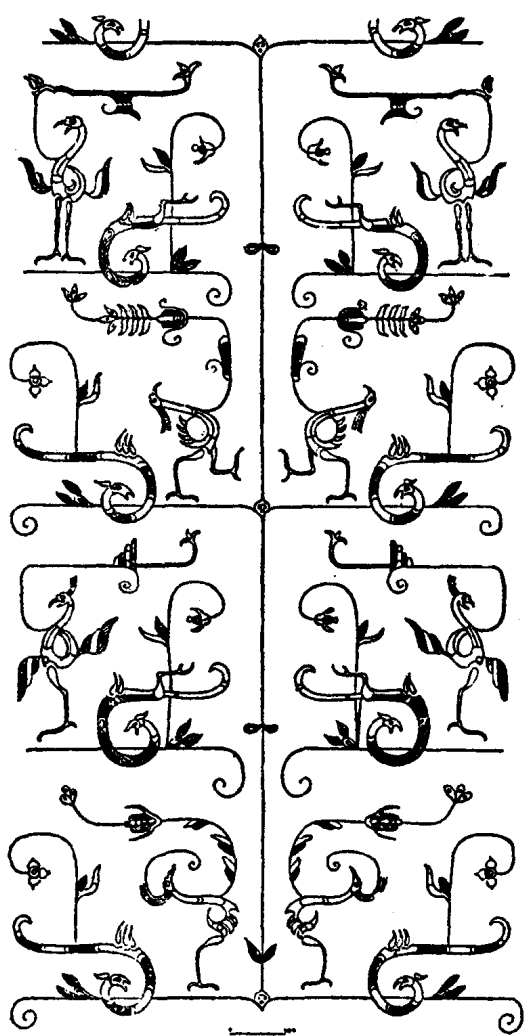


图 37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刺绣纹样 舞凤飞龙

“龙凤合璧”图案还常见于战国时期的玉器上。如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璜形龙凤纹佩”、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镂空龙凤纹佩”、安徽长丰县出土的“黄玉龙凤佩”等。图案上的龙凤以成双成对、交缠互生、合为一体的形象出现，给人的感觉是亲密无间：我中有你，你中有

我。

龙和凤在文献中最早的对应和结合，大概要数孔子和老子互相吹捧的那两段文字。据说，孔子见了老子回来，三天不讲话，弟子们问他给老子规谏了些什么，孔子感叹道：我竟然见到了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翔乎阴阳”，我“口张而不能合，舌举而不能讯”，又怎么能规谏人家呢？而老子见孔子带着五位弟子在前面走，就问道：前边都是谁？回答说：子路勇敢、力气大，子贡有智谋，曾子孝顺父母，颜回注重仁义，子张有武功。老子听后感叹道：我听说南方有鸟，其名为凤，“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

孔子称老子为龙，老子比孔子为凤，“龙凤是天生的一对，孔老也是天生的一对”。如何解释这种“天生巧对”现象呢？我们说，孔子用龙比老子，是取了龙升天潜渊、灵异善变的神性，来比老子的静动自如的神采和纵横天地不拘一格的思辩才能的。老子用凤比孔子，则是取了凤的亲德嘉仁的神性，来比孔子的智善和悦的品性和仁爱为本律己惠人的圣德的。不光老子将孔子比作风，在《论语》中，也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感叹，其疏道：“知孔子有圣德，故比孔子于凤。”

当帝王们用“真龙天子”自比后，龙就有了象征皇帝权威的神性，作为它的对应物，凤也有了象征帝后妃嫔的神性。比如，帝王服“龙袞”，帝后戴“凤冠”；帝王住“龙邸”，帝后居“凤楼”；帝王有“龙火衣”，帝后有“凤头鞋”。在颐和园颐乐殿里，有慈禧太后看戏时的座

位。这座位不称“龙位”或“龙椅”，而称“金漆珐琅百鸟朝凤宝座”。慈禧还不满宫中那些龙在上，凤在下的图案，在修建自己的陵墓时，下令艺匠将凤雕刻在龙之上。

有趣的是，龙本来是“水物”，属“阴兽”；凤是“火鸟”，属“阳禽”。所谓“凤，火精”（《春秋演孔图》）；“火离为凤”（《春秋元命苞》）；“凤，火鸟。鹑火之禽，阳之精”（《鹖冠子》）。但在同龙对应之后，凤便逐渐地“阳”转“阴”了。这大概是因为，龙由于模糊集合对象的广泛，身上已集纳和具备了众多“阳物”的特性，已不仅仅“属阴”了，其呼风唤雨的威力、飞举变化的能量，也和属“阳”的男性相吻合；而凤由于其外表美丽，更和喜好打扮得花枝招展属“阴”的女性相接近。还有，凤是凤凰的简称，凤凰是分雌雄的：雄为凤，雌为凰，所谓“凤求凰”。但在和龙对应之后，其“雄”也“雌”化了。如中国人的姓名，取“龙”的男性多不胜数，以“龙”为名的女性罕见；女性称“凤”的人不少，男性称“凤”的人不多。近年来，山东曲阜随着尼山朱砂石的发现和开掘，兴起了刻送龙凤印章的习俗：男性选龙，女性选凤。

神物是人事的反映，人间分男女，神物有龙凤。男女相爱希求美满，龙凤结合喻示吉祥。于是，无论皇室御苑、庙观宫寺，还是工艺美术、服饰器具，大凡有龙的地方，几乎也都可以看到凤；而有凤的地方，也都能看到龙，就连西凤酒做广告时，也要“西凤酒，西凤酒，伴我龙族到永久”。表现在语言上，有“龙章凤姿”、“龙盘

凤逸”、“龙眉凤目”、“龙肝凤髓”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龙识珠，凤识宝，牛马只会识稻草”，等等。

龙腾虎跃

虎是自然界存在的动物。“按格物论，虎，山兽之君也，状如猫而大如牛，黄质、黑章、锯牙、钩爪，须健而尖，舌大如掌，生倒刺，项短，鼻鼷。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声吼如雷，风从而生，百兽震恐。”（《本草集解》）作为令百兽震恐的“山兽之君”，虎对古人的生活秩序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它不但吃野兽，吃家畜，还吃人。由于虎具有雄猛异常的令古人恐惧的神性即“虎威”，因而很容易被古人神化而崇拜。人们崇拜虎无非两个目的，一是愿这位“百兽之长”不要危害自己、亲属、族人及家畜；二是幻想借助虎的神力来制服其他野兽及鬼怪。

由虎崇拜产生的习俗源远流长。《风俗通义·祀曲》称虎为“阳物”，“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画虎于门，鬼不敢入”，说将虎皮烧而饮之，将虎爪系在身上能避恶邪。民间至今流行给小孩穿“虎头鞋”——一般用黄布精心制作而成，鞋头为虎头状，脑门正中绣一“王”字，小孩过周岁或生日时，由父母为其穿上。也有挂“老虎素”的——妇女们用彩绸制成老虎、粽子、辣椒、扫帚、簸箕等小饰物，串上彩线，端午节这一天，挂在孩子

的肩头或胸前，也是取壮胆、除毒、避邪之意。

龙的潜池升天出神入化，与虎的下山出林威武勇猛奠定了二者合作的基础：“神”与“威”的对应和互补。一个水中游、天上飞，一个山中吼，林中行；一个灵异善变呼风唤雨，一个威风凛凛避邪震兽：一旦携起手来，便“龙吟虎啸”、“龙骧虎步”、“龙蟠虎踞”、“龙腾虎跃”——神威并举了。

考古发现中，最早出现龙虎对应图案的要数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塑。蚌塑中的龙和虎分处墓主人的遗骨两侧，表明这位墓主得龙虎之助，既有“神”又有“威”，其身分和地位显然不同寻常。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是殷商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此尊造型美观，雕镂精巧。其肩部饰有蜿蜒的龙纹，龙首悬出于肩外；尊腹饰虎食鬼魅图像，虎首居中突出，虎口张开作欲噬状，虎身展向两侧，虎口之下是蹲踞的似人非人的鬼魅。尊是盛行于商周的祭祀礼器，将龙虎雕饰其上，无疑是为了强化其神其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龙虎对应、互补，甚而交缠、融合的模式就更常见了。如饰以双龙双虎的“龙耳簋”，双龙攀立、四虎卧伏的“蔡侯方壶”及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龙虎凤纹”等。春秋战国时期阴阳学说盛行，因而这个时期的龙虎图案，无疑渗透着阴阳对应、结合的意味。

秦汉承续战国，其龙虎图案发展得更为美观。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造型别致、琢工精细的“龙虎纹玉带钩”，其首端一节为龙头，尾端一节为虎头，中间部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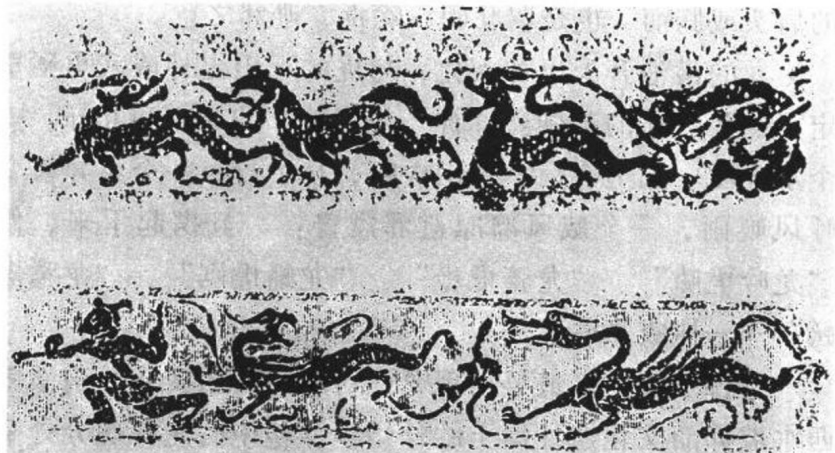


图 38 龙虎纹(汉)

五节饰龙虎并体纹——龙和虎合而为一了。再看东汉画像石上的“龙虎纹”(图 38)：

上图中的龙被虎追逐，虎咬着了龙尾，龙或扭头回顾，或拔脚迅跑。相反，下图中的虎却被龙追逐，龙气势奋发，虎于奔跑中回首张口。两幅图案都生动有趣，活灵活现。

一般说法，在龙虎对应中，龙是水物，属阴；虎是阳兽，属阳。也有相反的说法，如道家谈炼丹，就宣称：龙阳，生于离，离属火，故云“龙从火里出”；虎阴，生于坎，坎属水，故云“虎向水边生”。两者结合被称为“道本”、“元神”、“元精”。就人体而言，道家以肝为龙，以肾为虎。认为龙虎的根本原则在“真一”，即龙虎交加，阴阳融合。和道家有密切关系的堪舆家，则以墓旁的二“砂”，即地形前边或旁边隆起的地貌为龙虎，取左青龙，右白虎之义，其作用是护卫墓穴，“不使风吹，环

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甯，故云青龙蜿蜒，白虎驯俯”。

另外，龙虎并称以命名事象、褒颂人物的现象也多见于史籍。如夏代的“龙旗虎历”，唐代的“龙虎榜”，金朝设“龙虎卫上将军”，以及周文王“龙颜虎肩”，刘邦“龙虎气”，诸葛亮“龙骧虎视”，刘裕“龙行虎步”等。表现在语言上，有“龙跳虎卧”、“龙潭虎穴”、“龙争虎斗”、“龙韬虎略”、“生龙活虎”、“降龙伏虎”，等等。



天光云影共徘徊

——历代龙颜概览



夏代龙

龙的模糊集合过程起自新石器时代，经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等几千年的演进，悠悠然迈入中国第一个有国家建制的朝代——夏王朝。

延续五百年左右的夏王朝，其存世的时间大约在公元



图 39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上的龙纹

前的 2100 年到前 1600 年。继龙山文化之后的二里头文化（公元前 1800 年～公元前 1500 年），和这段时间相吻合。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夏代龙凤貌之一斑（图 39）。

陶片上的龙，结构简约，形象朴素。头部呈纺锤形或三角形，无附加物，眼睛或圆或斜吊；身腹细长弯转，有链状纹和鳍须；足肢短，五爪分张；显然是夏代人对蛇、蜥蜴及某些鱼类的模糊集合。

殷商龙

商代的龙主要表现在玉器和青铜器上。其突出特征是有角。这些角形状复杂，有的似牛角向前卷，有的似羊角向后卷；有的尖尖如刺，有的盘绕如螺；还有如虎耳，如犬齿，如花冠，如树桩，如伞篷，如蘑菇，如旗旌的。这一方面反映了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复杂性，同时也是商人将“角崇拜”融入“龙崇拜”的结果(图40)。

角是雄性的标志和力量的象征。古人直观地发现，强壮的动物一般都有一对坚韧美观的角。依照最好的最厉害的也就是最值得崇拜的这样一个规律，古人很早就赋予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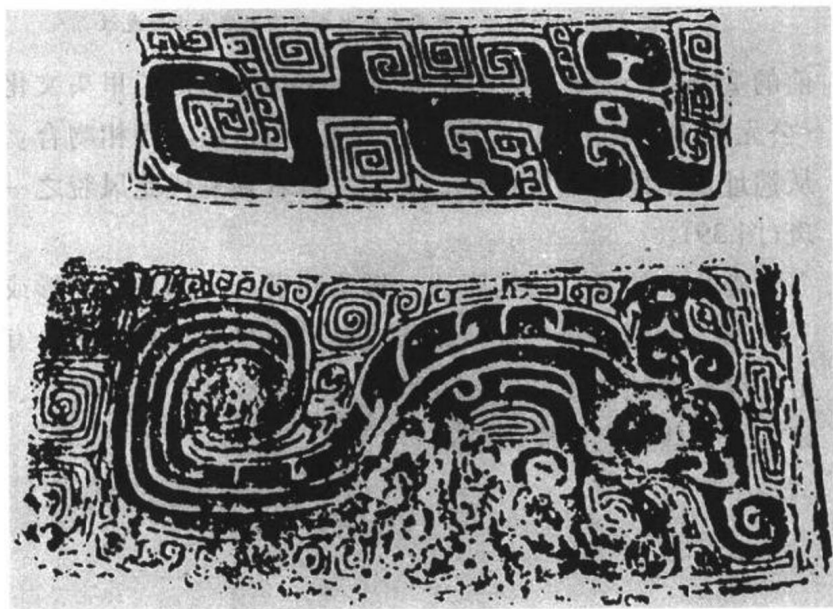


图40 商代青铜器上的龙纹

性动物的角以特殊的神性，用它来召唤部族，祭祀神灵。甲骨文中𠩺(牛)𠩺(羊)等字都突出了其象形对象之“角”。陕西扶风出土的西周史墙盘上面，也有“济角斂光，义其禋祀”的铭文，译成现在的话就是“牲首两角平齐有光泽，用来祭祀正相宜”（用连劭名释文）。《礼记》中也有“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的话。

有的学者还将龙之角和中国古代的生殖器崇拜联系起来，认为出现在商代龙头上的柱状角和蘑菇状角很像甲骨文中的“且”即“祖”字，如商代的龙虎尊上的“且”形龙角，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司母戊方壶上的“且”角龙，如图 41。而“祖”字有生殖器崇拜的涵义，其原型是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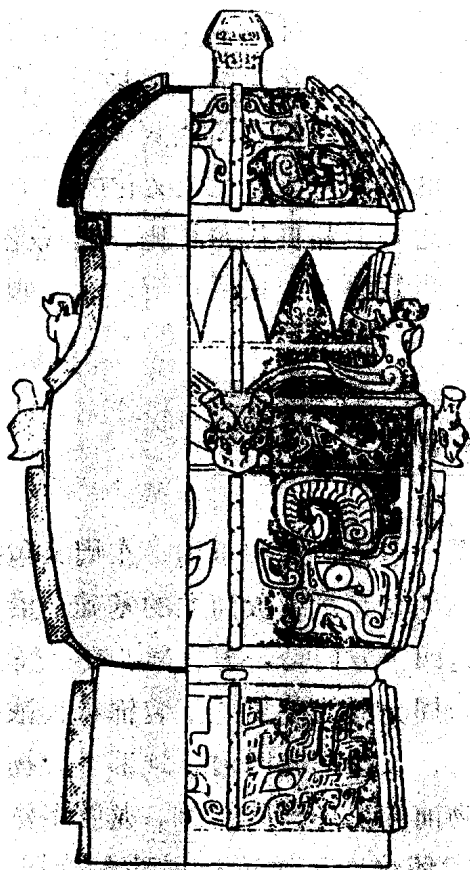


图 41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司母戊方壶上的“且”角龙

的生殖器(图 41)。

将生殖器崇拜纳入龙崇拜，符合我们的模糊集合说，也和商代殷墟文化吸纳、汇集、融合史前各种文化的实际情形相吻合。海纳百川成其大，龙正是以其兼容百物，并蓄万象的胸怀而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象征的。

角之外，和夏代龙相比，商代龙已有了明显的背鳍和四肢，爪数呈三，依稀可辨。颈、腹、尾的衔接也显得协调多了。

两周龙

两周包括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两周龙在承续殷商龙的基础上沿着四个方向进一步发展。这四个方向是：美、群、交、怪。

西周龙的头部出现了装饰味很浓的鸟冠状角，多齿，像花瓣，又像阳光四射；颈部弯转扬起；龙口改大张为平张，吻前伸上扬，唇卷曲。龙躯多作波浪状舒展，常饰以鳞纹、环纹、云纹等；尾部多旋转成有缺的圈状；常一足，多呈刀形，有三爪或四爪。这样的龙纹，少了商代龙以表达宗教意味为主旨的庄严和狞厉，多了一份体现兴旺象征祥瑞的绮丽和妩媚(图 42)。

西周中晚期还流行“波曲纹”、“鳞带纹”、“兽目交连纹”等装饰性图案，可视为龙纹的简化和变体。

进入东周时代，“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政治上诸侯争雄，思想界“百家争鸣”，阴阳学说在人们的观念上



图 42 西周鸟冠状角龙

确立了核心地位，并得到广泛的传播。与此相适应，龙的图案中出现了“群龙”和“交龙”。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建鼓座，就是一件立体的由十余条主龙和数十条小龙组成的“群龙交缠”的造型。群龙之“群”，意味着众雄蜂起，“群龙无首”；其交缠纠结状又有了阴阳交合，化生万物的意思(图 43)。

群龙除自己交合外，还同群凤、群虎以及其他动物、植物交合，构成更为复杂的图案。如图 44，就是见于江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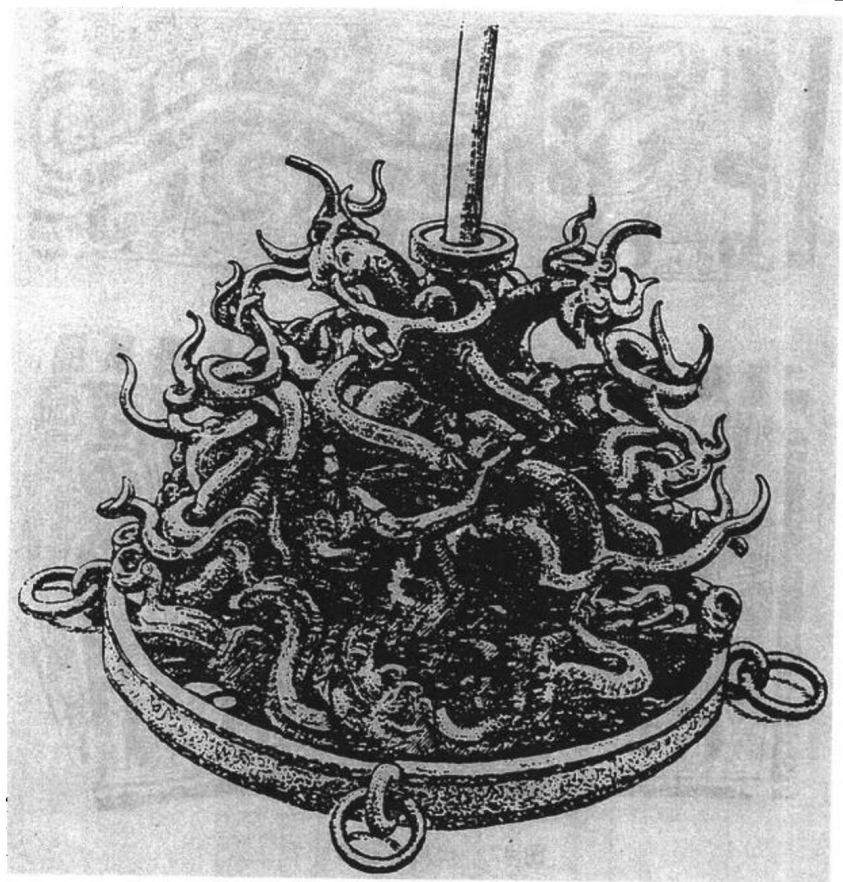


图 43 青铜群龙建鼓座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上的“龙虎凤花草交合纹” (图 44)。

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像龙又不像龙的“怪兽纹”。马首或羊头，角弯转飘逸——和牛角、鹿角似像非像，身躯、足爪似兽，拖一条长长的尾巴。这些“怪兽”，可视为龙在模糊集合过程中的变种，——称其为“怪兽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图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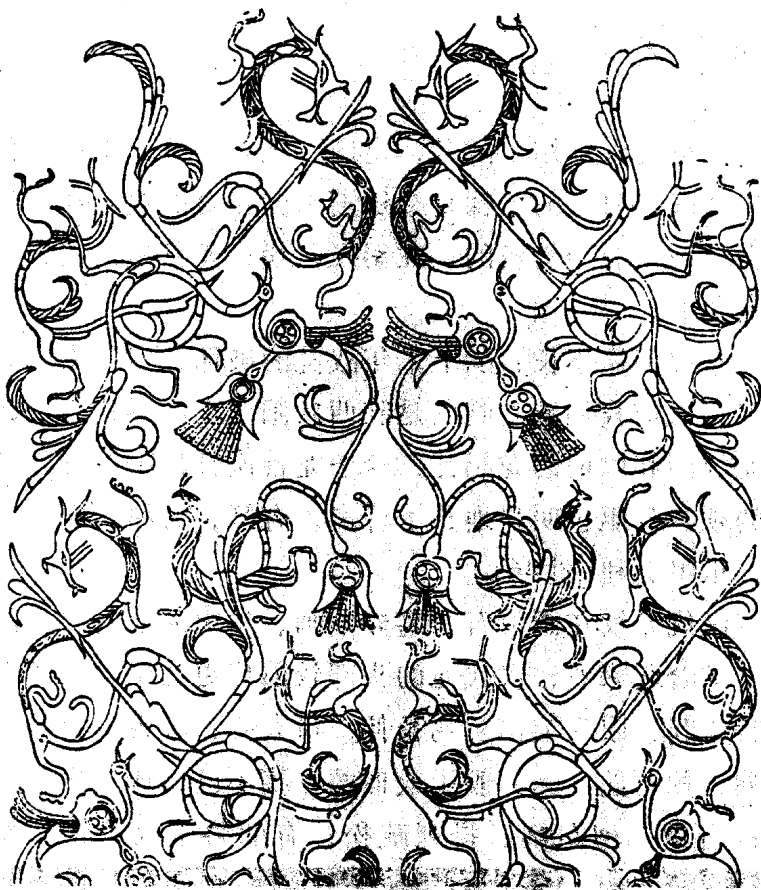


图 4
龙虎凤花草交合纹



图 5
怪兽龙

秦汉龙

和华夏大地结束战乱，走向一统相一致，秦汉时代的龙也从战国时代的繁糅复杂逐渐走向相对的规范和定型。龙在形态上应当具备的，在秦汉时代，尤其是汉代，基本都具备了。

秦代国祚不长，加上末年战乱的破坏，留下来的龙纹不多。目前我们看到的是陕西咸阳出土的秦代空心砖上的龙纹。和以前的龙相比，这条龙首次长出了对称的细而长的须，身躯也明显地长了许多，有鳞，有鳍，四足，三爪，爪甲尖利(图46)。

汉代龙纹在画像石、墓葬壁画、丝织品上有丰富的遗存。综合起来看，汉代龙的头部较前代更为生动，角多呈带状飘起，眼珠突出，吻长伸，口大张，吐舌，可见獠牙列列；颈弯曲扬起，躯干或似蛇盘绕不已，或似兽线条流畅；有鳞，似鱼鳞，排列疏松；有的肋生双翼，飘飘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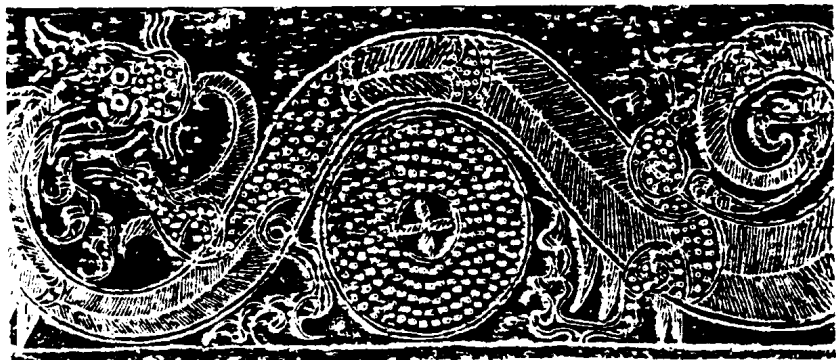


图46 秦代空心砖上的龙纹



图 47 汉代苍龙



图 48 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金银错铜车饰上的“和平共处图”

飞；四肢加长，足爪似兽(图 47)。

汉代龙承续前代，以升天、星象、阴阳交合等为主要表现内容，其吉祥嘉瑞的成分更显浓郁。汉代龙还常常和虎、凤、鹿、马、仙人等同处一个画面，其形态和悦可爱，活泼生动。如在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金银错铜车饰上，一条扬首蜿蜒、飘发展翼的龙就同飞马、走象、仙

鹿、黑熊、祥鹤及种种美鸟“和平共处”。江苏扬州妾莫书西汉墓曾出土一件“龙鱼豕纹玉佩”，上面的龙守在两端，鱼穿插其间，居中是一头肥胖、大耳、长嘴、翘鼻、作奔跑状的豕，形象逼真。这些图案，展现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和谐”，显示出龙和它的模糊集合对象及亲朋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图 48)。

南北朝龙

南北朝龙在汉代龙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和发展。头部因吻长伸显得更扁，且与同时期的凤、鹿有相似之处；长出了发，顺龙体向后披散；胡须在东晋时已经长出，如安徽芜湖出土的瓷器“青釉龙鉴圆虎子”上的龙，就垂一把引人注目的胡须，至南北朝时垂得更长。身子上长出了明显的肘毛，尾部常打一个漂亮的花结(图 49)。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至南北朝时期向全国普及。由于龙文化的兼容性，南北朝龙的图案中，也就自然地收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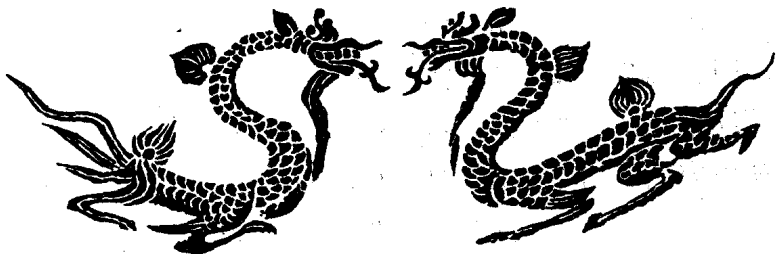


图 49 南北朝龙(北魏)



图 50 北魏司马金龙墓雕龙石础

了佛教的一些色彩。如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合葬墓出土的石础，上面雕有体长肢健、蜿蜒盘绕的双龙，也雕有合掌念佛的童子及莲荷座等(图 50)。

由于莲荷的“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东晋慧远就将其创立的中国最早的佛教社团称为“莲社”。自此，大凡有莲荷出现的图案，都难以排除佛教的影响。在出土于洛阳的北魏元谧石棺上的“孝子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条足爪被刻划成荷花状的巨龙，巨龙旁边，还有立于莲台，口吐莲花的神鸟。

隋唐龙

隋代的龙注重将龙的形象同器具的实用功能结合起来。

以龙身为柄的壶在北齐时已经出现，如河北磁县北齐



文昭王高翔墓出土的“青釉龙柄鸡首四系壶”。进入隋代后，这样的壶更普遍了，如出土于安徽无为的“青釉龙柄鸡首壶”，藏于河南新郑博物馆的“青釉龙柄四系环状壶”，藏于山东泰安市文物局的“青釉龙柄蹲猴壶”等。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白釉龙柄联腹传瓶”和出土于西安西郊李静训墓的“白釉龙耳双身瓶”应该说是将这

图51 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白釉龙耳双身瓶”

类造型拓展到一个新高度的珍品。两件作品都是单颈、双腹，且连为一体；龙头探入瓶口，作汲汲喝水状；龙躯为柄，腹身饰以数道弦纹(图 51)。

除以龙身为壶、瓶的执柄外，隋代还出现了以龙首为口流，以龙尾为扳手的盃。如湖南湘阴出土的“青釉龙首盃”，此龙吻微翘，口小开，双目眯虚，一副陶醉的样子。

龙角在隋以前多弯转飘逸，但不分叉，到隋唐时继续飘逸，且开始有明显分叉；龙的背鳍长自商代，汉代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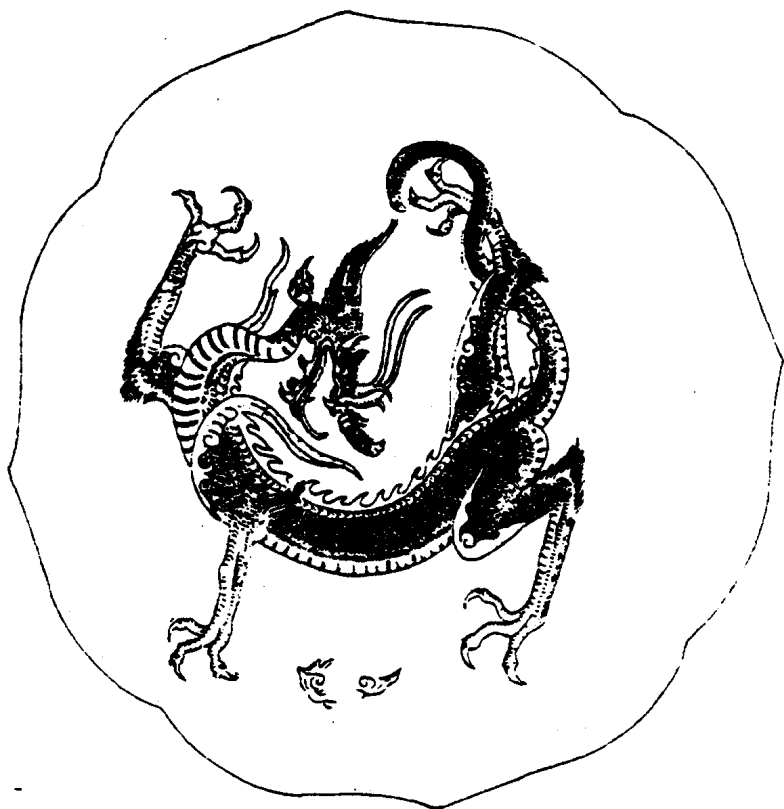


图 52 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的“尾腿缠绕”龙

疏松，到唐时已排列细密；龙鳞汉以前多是蛇皮形、菱形和长方形，汉时似鱼鳞，但排列疏松不齐，入唐以后，便开始趋向于整齐和细密了。

唐代龙纹有三点值得分析：

一是“尾腿缠绕”造型。这种造型最早出现在河北赵县安济桥栏板上的石刻龙上，那条“穿石龙”的龙尾，就从前到后地绕了一下龙的右腿。尽管受体裁的限制，绕得不太自然，看上去怪怪的，但这种绕法，无疑是一种创新，使传统的龙形有了变化，多了姿态，添了美感，因而得到唐代艺术家们的欣赏和效法。于是，我们在故宫博物院藏的唐代“青铜盘龙镜”、陕西省博物馆藏的“千秋龙云纹葵花镜”、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蔓草龙凤纹银碗”和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的“龟负银筹筒”等上，都一再看到这种“尾腿缠绕”龙(图 52)。

二是“摩羯纹”和“鱼龙纹”的融合。在印度神话中，摩羯是一种长鼻、利齿、鱼身的水兽，梵文为 makara，汉文译作摩羯、摩羯、摩伽罗等。其来源，大概是古印度人对鱼(尤其是鲸鱼)、象、猪、鳄等动物的模糊集合。佛教经典中的摩羯，具有大、凶、怪的特点。《慧林音义》称：“摩羯，海中大鱼，吞陷一切。”《四分律》称：“摩羯大鱼，身或三百由旬、四百由旬，乃至极大者长七百由旬。”《阿含经》亦言摩羯“眼如日月，鼻如太山，口如赤谷。”《商人求财经》还有商船被摩羯破坏，商人分乘羊皮囊大瓠逃命的记载。随着佛教的东进，摩羯纹也来到了中国。最早见于画面的是东晋顾恺之的

《洛神赋图》，猪鼻、巨口、利齿、长鳍的“摩羯”相伴在洛神的车辂两侧。隋代李和墓石椁盖顶沿边的刻石画中，也有一象鼻、张口、利齿的“摩羯”。唐代是佛教发扬广大的时代，摩羯纹应运而兴。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鎏金银碗、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的六曲三足银盘、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的银盆等唐代金银器上，都有精美的摩羯纹(图53)。

仔细欣赏这些摩羯纹，你会发现其扬首、瞪目、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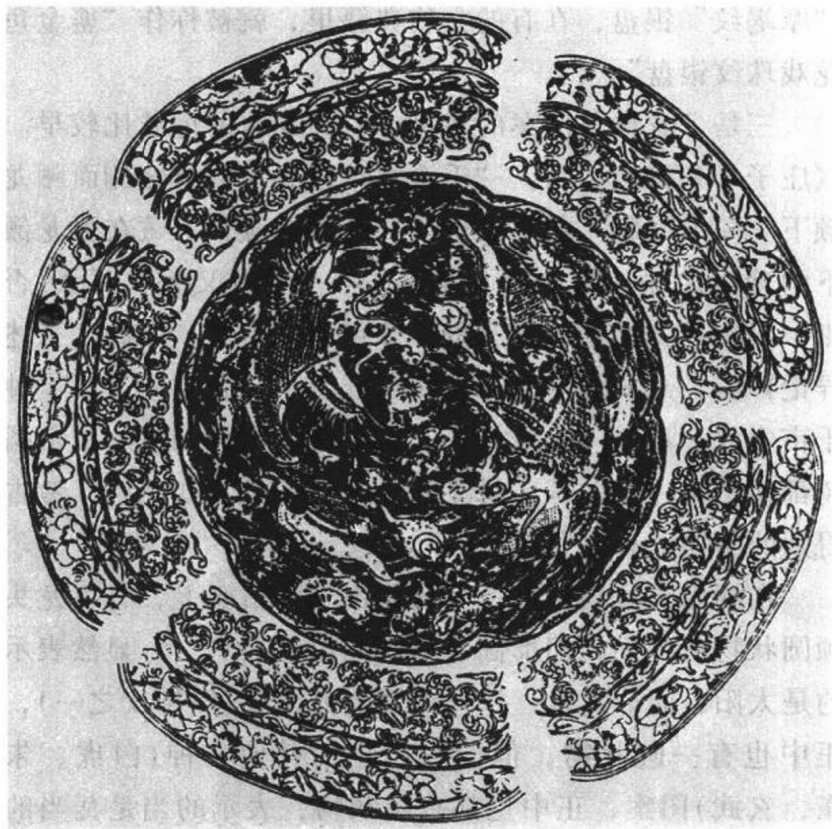


图53 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的唐代“摩羯纹”银盆

鼻、张口状颇像中国的龙纹，而密鳞、摇鳍、曲身、摆尾状，又颇似鱼类，加之其柔婉、和悦、嬉玩、富贵之态，又是凶恶的水中怪兽所不具。显然，进入中国的摩羯纹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摩羯纹了，而是和中国本土的鱼龙纹相融合的“摩羯—鱼龙”纹了；或者说，是中国本来就有的鱼龙纹吸收、消化、“兼容”了印度的摩羯纹。因此，对同样一件金银器上面的纹像，往往有两种说法：摩羯纹和鱼龙纹。如上面提到的内蒙古喀喇沁旗出土的唐代“摩羯纹”银盘，在有的文物典籍里，就被称作“鎏金鱼龙戏珠纹银盘”。

三是“龙珠”图案的多见。有关龙珠的记载比较早。《庄子·列御寇》言：“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埤雅·释鱼》也言“龙珠在颌”。藏在骊龙颌下的珍贵之珠，除非你杀龙取珠——神龙又怎么可杀？否则，只有让龙自己吐出来世人才可见而得之。因此，《述异记》云：“凡珠有龙珠，龙所吐者……越人谚云：‘种千亩木奴，不如一龙珠。’”木奴是橘树的别称。千亩橘树都换不来一枚龙珠，足见其珍贵，文献上如此说，考古得到的实物上有无发现呢？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飞龙头顶圆状物的画面，但那圆状物中立一“黑乌”，显然表示的是太阳，而非龙珠。汉代的瓦当龙图案（四神纹之一），正中也有一圆状物，但同时出土的其他三神（白虎、朱雀、玄武）图案，正中也都有圆状物，表示的当是瓦当的中心，而不是龙珠。河北赵县安济桥栏板上的隋代石雕对

龙中，有一龙持一枚宝珠，这大概是龙珠的首次露面。到了唐代，龙珠就多多出现了，如果说那些铜镜上相伴龙纹的圆状物还是镜中心的圆钮的话，那么上述金银器上的“摩羯—鱼龙”所吞啖、所追逐、所戏玩的宝珠，就一定是“龙珠”了——这些龙珠，内能外射，光焰腾腾，非一般宝珠可比。此图案，当是后世“独龙吐珠”、“二龙戏珠”、“群龙献珠”等吉祥图案的滥觞。

宋元龙

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龙已走过了六七千年的历程，理论上需要有一个总结；当时注重理性的文化背景，以及金石学所提供的研究成果，客观上也为这种总结提供了条件。于是，关于如何画龙的“三停九似说”便应运而生了。这种说法比较完整地见于北宋美术理论家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录》。按郭氏的总结，画龙要折出“三停”，也就是说“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三部分的长度要相等；分作“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还要“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鬣鬣肘毛，笔画壮快，直自肉中生出为佳”。同时代的罗愿在《尔雅翼》中的说法与郭氏之说基本相同，只有“眼似兔”稍有不同。由于“九似”，都似的是动物，“眼似兔”显然比“眼似鬼”要合理一些。

龙由模糊集合而来。模糊集合而来的龙必然带有模糊

性和随意性。宋人的总结，将具有模糊、随意色彩的龙，变成相对规范、相对稳定的龙。从此以后，龙的形象尽管有增舍有变异有发展，但在总体上都没有超出“三停九似”的壳子。

宋代龙的头部有明显的演进：龙角在隋唐时开始分叉，入宋以后，分叉较多、较长，开始向鹿角看齐了。唐之前龙发向后披散，宋代龙发向上卷；同时，宋代龙的前额上还长出了髦。由于宋代龙讲究“三停”，因此腹部与颈、尾之间的衔接显得更协调，龙体也更修长，更弯转，更好看，以前的龙三爪居多，宋代出现了四爪龙和五爪龙，且指尖长弯适度，显得很有力。

南宋画家陈容画的《墨龙图轴》，应当说是比较典型的宋代龙。此龙启唇飘髯，目炯如灯，肘毛乍起，四爪内抠，头低而扬，身曲而矫，雄健威厉，似有揭云掀雾，雷霆万钧之势。浙江义乌李景德寺村窖藏出土的金龙，反映出宋代龙的另一些特点：角分叉，鳞细密，背鳍整齐，五爪旋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白玉龙纹佩是宋代龙中的温顺和悦型，此龙似为三爪，口吐莲花，身曲蔓丛，有腹甲，却无鳞。

在承续宋龙的基础上，元代龙更注重整个形体的协调与美观，从而将龙的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正如刘志雄、杨静荣二位先生所言：“元龙的头趋于扁长，双眉粗壮如火焰，双目小而有神，龙角多似鹿角伸向脑后，须、发、肘毛挥洒飘扬，龙颈细长弯曲；元龙身躯蛇形者多于兽形者，均较宋龙更趋细长，背鳍多整齐密布，四肢多呈

三爪，四爪者较为少见。元龙形象总体上清秀飘逸，其姿势驰骋纵横皆轻灵舒展，可谓形神皆备、神采飞扬。”同时，元代人还很注意对龙的环境的描绘和渲染，借以烘托龙的神韵，强化其感染力。

元代龙在瓷器上有充分的表现。河北围场墓出土的青花龙纹盘(景德镇窑)比较典型。此盘盘心绘曲体飞舞的三爪龙一条，头扁小，颈细，嘴长，上颌前突上翘，全身细鳞密布，关节处鬣毛烟焰似的上挺，尤其是尾端也长一团火焰状鬣毛，这在历代龙形中很少见。盘内还绘有缠枝牡丹、蕃莲等花纹，将盘心的龙衬托得更显活泼和吉庆。牡丹在唐代已成为著名的观赏植物，以其花朵硕大艳丽被誉为“国色天香”，有了象征富贵的品质。这样的花卉，龙是不会放过的。图 54 就是一幅出自元代艺术家之手的“二龙穿牡丹花纹”。画面上，两条五爪行龙徜徉于盛开的牡丹丛中，张嘴翘鼻，飘须扬眉，发梢弯向前方(这也是宋龙的一个特点)，一副乐呵呵、喜悠悠、兴冲冲的模样(图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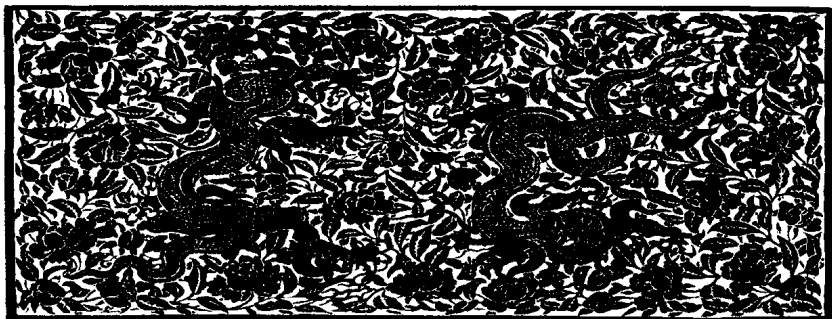


图 54 二龙穿牡丹(元)

明清龙

相比于前代龙，明龙的头部变化较大：发多且长，依然向后披洒，但发梢多向上扬；眼大而圆，眸睛突出；嘴更扁更长，多露舌亮齿；鼻端结花并翘起，像一把“如意”。身躯部分比元龙粗壮一些，且上下匀称，鳞、鳍、肘毛、尾毛等齐全，多为五爪或三爪。

在画龙理论上，明代人也有拓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谈到了龙的“九似”，然后说龙“其脊有八十一

鳞，具九九阳数”；“口旁有须髯，颌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图55）。



图55 明代瓷器上的龙纹

由于龙的头扁吻长，适合侧面表现，因而在明以前的龙纹中没有出现过龙的正面形象。但从明代起，在雕漆品、丝织品上有了龙的正面形象。如明万历年间的剔彩长方盒上，就雕



图 56 清代龙纹

有一条头脸正面对观众的龙纹。这条龙双角乍起，瞪目张口，胡髭呈“八”字状撇向两边，露出两个鼻孔，两臂擎盘，盘上有圆寿字和双卍字。龙体旁还配有杂宝、流云、折枝花及海水山石纹。显然是一种表示吉祥的图案。

和明代龙相比，清代龙的头部有明显变化：翘在鼻头的“如意”状花结缩小或消失；角变得特别醒目：根部粗大圆壮，从眉端凸出长起，增加了双目的深邃感；每只角都分一长一短两叉，对称地向后扬起；发须长得连在一起，和角一同将脸衬得小了。龙身匀长，鳞鳍整齐细密，爪为四爪或五爪(图 56)。

清代龙纹进一步向装饰化、图案化方向发展，出现了一批变形龙纹。这些龙的身躯或似草叶蔓藤，或若火链盘绕，皆翘鼻张口，弯眉扬目，作喜悦祥和状(图 57)。

经过七八千年的演化，到清代时，龙的状貌、品类已进展到相当美观、相当完备的程度。就形式而言，有头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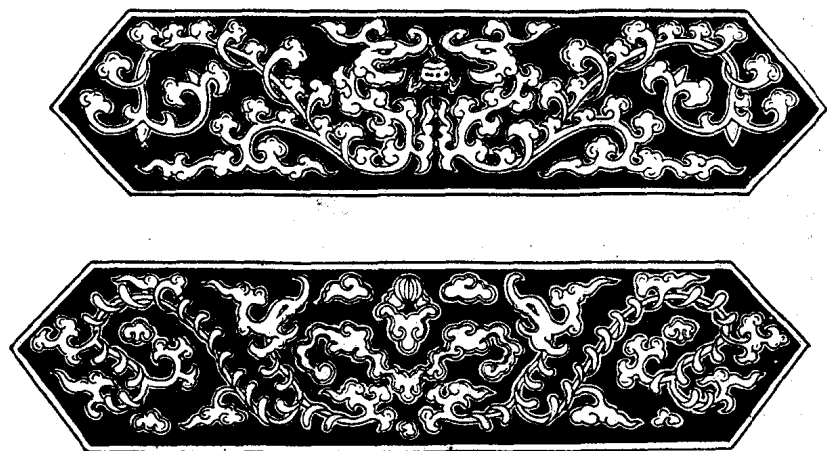


图 57 清代变形龙纹

相交或相接、组成团花图案的“团龙”；盘卷或缠绕在某种物体之上的“盘龙(蟠龙)”；以正面形象面对观众的“坐龙”；作蹲踞守望状的“蹲龙(站龙)”；四足作奔走状的“走龙(行龙、跑龙)”；腾飞于空中的“翔龙(腾龙、飞龙)”等。以龙所处的环境分，有云气龙、海水龙、花中龙，以及与凤、虎、鱼、人等对应，共处于一个画面的龙。以数量分，有独龙、对龙(并头龙、交颈龙，戏珠龙、雌雄龙)、九龙、十龙等。

由于材质和工艺手段的进步，清代龙之精美，超越了以前的任何一代。如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剔红九龙天球瓶”，就构思巧妙，雕刻精湛。此瓶从瓶身至瓶颈排出一幅“九龙海水纹”。其龙腾跃于、隐现于波峰浪谷之间，或瞠目怒视，或奋爪击浪，或张口吞吐，或盘升至瓶颈，扭头回瞻：皆气势磅礴，韵致非凡。

当代龙

中国龙进入近当代后，身上的帝王气逐渐消失，表示吉祥嘉瑞的神性更突出了。因此可以说，当代的龙，已走下张牙舞爪、不可侵犯的“神坛”，变得喜悦和善，可亲可近，似乎已成为一种“吉祥物”了。

于是，当代龙在明清龙的基础上，内涵上更注重突出其吉祥和悦的品性，外形上也调动一切现代化手段，使其更飘逸，更俊美，更活灵活现。

戊辰龙年，华夏大地处处可见祥龙飞腾，报刊杂志上、工艺美术品上，出现了不少龙形龙画。这些龙虽然摆脱不了古代龙的影子，但也都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特色。如采用特殊工艺制造的“香型龙年生肖纪念铜章”：两圆相套，外圆有“中国戊辰”四字，四字中间，夹四



图 58 《戊辰年》特种邮票图案

条头对头、尾对尾的小龙；内圆是一条乍耳扬髯，张口吐舌，曲身花尾大龙。大龙小龙都面呈喜色，活泼可爱。再如邮电部发行的《戊辰年》特种邮票：以雕刻影写套印方法印刷，图案采用大对比的装饰画法，颜色艳丽，富有民间喜庆气氛。黄色的底色上，斑斓弯转的祥龙一爪支地，三爪腾空，张嘴扬唇，作哈哈大笑状；龙身丰腴，尾若莲花。龙年生肖票的设计者，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祖天丽在创作之前，曾到大西北黄土地汲取营养，她画的龙，古朴浑厚又喜庆和悦，是以民间色彩和情调反映老百姓希冀的龙，是作为吉祥物的龙(图 58)。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节日，香港九龙各届特意举办“万尺金龙献瑞祥”灯饰活动。这条灯饰由弥敦道最北端起一直通到梳士巴利道，长达 3.5 公里，整体为一条巨龙，象征中华民族。龙头在尖沙咀文化艺术中心，高 10 米，长 9 米，重达一吨多。龙头内装有 2400 个彩色灯泡和灯管。巨龙身上又附有九条小龙，含意九龙区。此外，灯饰网上还有《龙凤呈祥》、《东方明珠》、《祖国昌盛》、《香港明天更好》等图案及标语字样。这条龙的蜿蜒之长、规模之巨、难度及投资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显然是一条象征和表示大吉祥的龙。

当代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现代科技成果的融入。现代科技的“声、光、电、动”使来自古代的神龙真的“神”了起来。在一座座人造“龙宫”里，在一届一届的灯会上，人们往往可以欣赏到许多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

“神”龙。这些龙，头可摇动，身可转升；双目可睁可闭，间或射一道激光；大嘴时开时合，冷不丁喷一股清水；吸气、挥臂、舞爪、摆尾，吼声轰隆如雷，风雨唤之即来。还有化作人形，身穿彩衣，舞姿翩翩的龙女，手执古筝古琴却演奏着现代电子音乐的龙子，以及虾兵蟹将、龟探鳌精、鱼婆蛇怪……

海外龙

人类文化中的许多现象都具有类似性。当中国人开始了以鱼、鳄、蛇、马等动物和云、雷电、虹等自然天象为对象进行模糊集合的时候，西方人的祖先们大概也开始了对蜥蜴、鳄鱼、蛇、狮、猫、鸟等动物的模糊集合。中国人的模糊集合形成了中国式的神龙，西方人的模糊集合也形成了西方文化中的主要象征着暴力和邪魔的“恶龙”（或称“毒龙”Dragon）。中国龙和西方龙有相似之处，但各有各的来由，彼此没有源流承传关系，不是一回事。

西方的龙头部似鳄或蛇，也有似狮似猫的，有的长一张灰鸟嘴，矛一样的舌，善于喷火，耳朵或作锯齿形；蛇身，有鳞，生双翅或四翅，狮爪。基督教经典里提到不少龙，如《圣经·启示录》中的七头十角、等着吞食妇人孩子的大红龙，这条龙被说成是魔鬼撒旦的化身。英国亚瑟王的父亲尤得·潘瑞根，曾目睹空中喷火的巨龙，还驱使过一条金龙同敌人作战。英格兰神话中有一条蛇头蛇尾，满身鳞甲，狮子般利爪，目光如电，口中喷火的巨龙，这

一条龙因吞噬美女，为害一方而被英雄特里斯丹用宝剑刺死。德国也有英雄格佛里德杀死守护财宝的一条恶龙的传说。

西方的龙尽管不受欢迎，但也不是毫无用处。人们将其凶狠的生相绘在徽章、军旗和盾牌上，借以壮胆吓敌，于是，西方恶龙也有了象征战争的意味。

印度的神兽“那伽”(Naga)，身长无足，称霸于大海及其他水域，当是古印度人对蟒蛇及其他爬行动物的模糊集合。随着佛教的传入，“那伽”被汉译为“龙”，所谓“那伽，秦言龙”(《智度论》)。那伽比西方的恶龙要和善、祥瑞一些，在佛教传说中常以护法神的面貌出现，且能兴云布雨，降福消灾，因此，很容易被中国的本土龙吸纳、融合。这也是中国龙的家族中出现众多龙王、龙女、龙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那伽在印度的地位并不高，在佛教中也远远地排在诸佛菩萨之后，这和中国龙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及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不能比肩的。

西方的恶龙与中国龙无源流关系，印度的那伽和中国龙有被吸纳借鉴的关系，而亚洲诸国及海外华人世界的龙，就和中国龙的关系密切了，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龙大家族的分衍或成员。

先看日本的龙。大约在汉唐两代，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拓展，中国龙传到了日本。因此，日本龙的神性神职，和中国龙不差一二。龙在日本农民、渔民的心目中是水神和海神，是吉祥的象征。如在新泻县农村，人们相信池塘里住着司水理水的龙王。为了不使龙王发怒带来成灾的暴

雨和龙卷风，人们每年在春秋两季都要祭祀一番。同县还有一个传说：古时某年大旱，村人乞雨时龙王显灵，说只要将村中的一个姑娘嫁给它，它就下雨。于是，诚惶诚恐的村民们赶快将村中一位最漂亮的姑娘嫁给了龙神，不久果然下了大雨。以后人们祈雨时，都要在不断的祷愿声中往井中投放供物——日本人认为井是通往龙宫的必由之路。每年农历的六月二十三是龙神娶妻的日子，届时，村民们都要挥舞旗帜庆祀一番。《日本书纪》、《太平记》等书中也都记载有类似的传说。

日本学者南方熊楠曾编写过一本《龙是什么》的书，书中对龙形状的描述除加了一句“其声如曳铜盘”外，其它均照抄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日本龙的种类也不少，蛟龙、蟠龙、应龙、黄龙、苍龙(青龙)、鸣龙(张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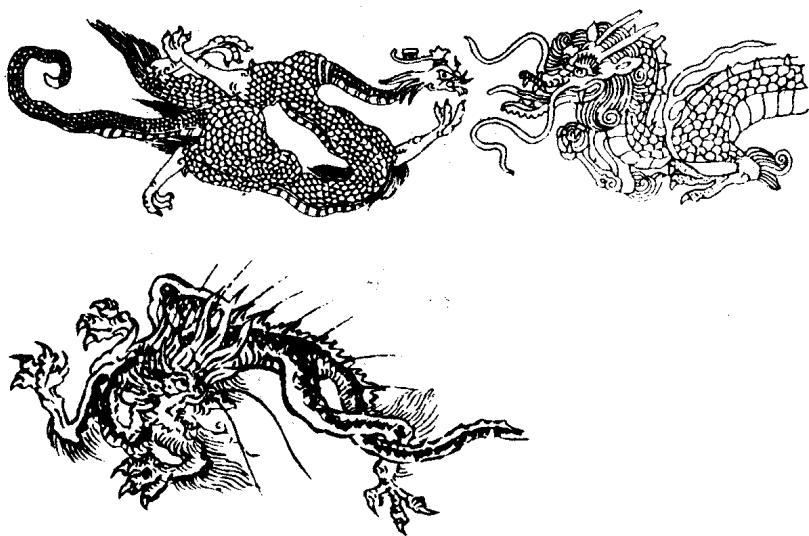


图 59 日本龙

鸣叫的龙)等，一应俱全。如东照宫就画有鸣龙，泉涌寺舍利殿画有蟠龙，高松冢古坟壁画中有《青龙图》。这些龙在造型上都明显地受到了中国龙画的影响(图 59)。

朝鲜的龙可以从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五号墓高句丽壁画上见其状貌。从西汉末年到唐高宗总章年间，高句丽立国六百多年。其领地以辑安县通沟附近的平原为中心，东抵朝鲜半岛中部。五盔坟墓葬群葬的是高句丽晚期的王族，时代相当于北朝末年(公元 580 年左右)。四号墓的墓室四壁上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墓壁四隅绘怪兽托双龙顶梁，梁枋上绘交龙纹。四面抹角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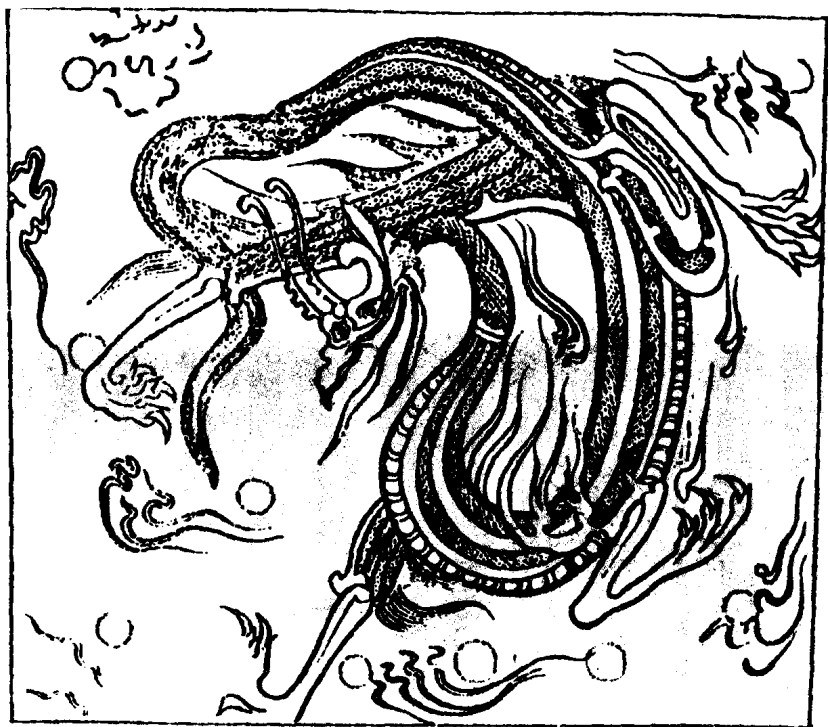


图 60 高句丽“翔龙图”



图 61 高句丽“乘龙伎乐天人图”

皆绘有四肢撑立，弓身顶石的“顶梁龙”。藻井顶部绘有盘旋于云气间的“翔龙”，此龙头小身长，鳞纹密如细网，舌像飘带一样探出(此为朝鲜龙的一个显著特点)，肢爪作撑持状。五号墓壁画中有一幅“乘龙伎乐天人”。其龙扬头飘舌，身以流线勾勒，两翼火焰状飞展，四肢拨云，三爪宛然(图 60、61)。

龙的形象还在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建筑物、工艺品上及民俗活动中时有所见。这些龙的造型和中国本土龙大同小异，内涵也和中国本土龙基本一致。在新加坡，戊辰龙年还制成了据称是世界上目前最长的“舞龙”，这条龙身长 136.84 米，已于当年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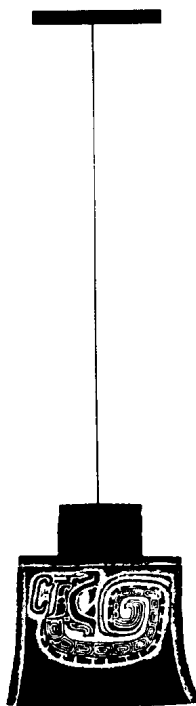
当然，中国龙的形象不仅在和中国邻近的亚洲国家可见，在欧洲、美洲、大洋洲乃至世界各地都可见。只要有华人辛勤的足迹，就会有中国龙矫健的身影。笔者 1995 年在加拿大访问时，见到一帧 IG 投资公司面对华人世界的宣传卡，大红色的封面中心，印着一条盘旋而起的“升龙”，并配有“龙在中国，象征着昌盛繁荣”的文字。和中国本土龙相比，此龙很有些别致之处：绿体黄鳍，鳞密如网，牛眼豕鼻，蛇身鱼尾，一角，一髯，两足，其一足

五爪持握一面红边白底圆镜。周围饰以黄色的祥光，衬托得整条龙风采熠熠。1997年5月10日，波兰皮翁基镇和中国驻波兰使馆联合举办了“中国文化日活动”。30名波兰小学生参加了在中心广场举行的“我想象中的中国”绘画比赛。他们的画作中就有中国的龙。获二等奖的是一位不满八岁的小姑娘，她画的“龙”想象力丰富，令在场的华人赞叹不已。



昊苍潢池任逍遥

——龙的基本神性



龙的基本神性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

喜水

在龙的基本神性中，“喜水”位居第一。这是因为，

龙本来就是“水物”和“水相”，或者说，龙本源于“水物”和“水相”。龙的诸多的模糊集合对象，可以说都是“水物”或“水相”。鱼、鳄、河马、海马、水牛等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处水湿阴潮之地；猪、陆牛、陆马、鹿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云、雷电、虹、海潮、龙卷风、泥石流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关系密切——似乎完全可以用“水相”称之。本源于水物、水相的龙，怎么可能不“喜水”呢？

龙的“喜水”的神性，在龙的模糊集合之初就为古人所认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刻画的那么多鱼纹、鲉鱼纹、蛙纹、水纹、旋涡纹、波浪纹为我们的判断提供了证据。古籍文献上也都言之凿凿，《左传》称：“龙，水物也。”《管子》讲：“龙生于水。”《楚辞》云：“神龙失水而陆居为蝼蚁之所裁。”《元珠集》说：“江湖见龙卵，主大水。”《水经注》记道：“丹水又径其下，积而为渊，渊有神龙。”就连诗人陆游也不禁吟诵道：“环湫巨木老不花，渊沦千尺龙所家。”（《剑南诗稿·龙湫歌》）至于江河湖海溪泉井渠中潜龙、藏龙、出龙、见龙，以及龙吟雨至、云雨感龙、雨龙入室、召龙兴雨等等记述就多得举不胜举了。

“喜水”的神性，使龙对其司理雨水的神职胜任不辍。

好飞

“好飞”在龙的基本神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龙之“好飞”，原因有四：一是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云、雷电、虹霓等本来就是飞腾在空中的“天象”；二是鱼、鳄、蛇等在水中潜游之快，马、牛、鹿等在陆地上奔跑之速，都类似于“飞”；三是古人由于思维的模糊性，往往将潜游于水中的鱼、鳄、蛇等，奔跑于陆地上的马、牛、鹿等，和飞升腾跃在空中的云、雷电、虹霓等看成一个神物的不同表现，从而认为能在水中游、地上跑，也能在天上飞。四是人类自从有了精神生活以后，就一直幻想超越自身的局限，摆脱现世的苦累，飞腾、翱翔到高妙阔远，有星星，有月亮，白云缭绕的空中去。而龙作为寄托着、体现着古人理想的神物，要是不能飞，不好飞，那也就不是龙了。

对龙之“好飞”，古人多有论述。《吴志》称：“龙非池中物，雨必飞去。”《扬子问神篇》自问自答：“龙必欲飞天乎？曰：时飞则飞，时潜则潜。”《拾遗记》讲得很艺术：“……又画为龙凤，翥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诗人的描绘更形象一些：“四山云雾忽昼合，瞥起直上努空虚。龟鱼带去半空落，雷旬电走先后驱。”（欧阳修《百子坑赛龙诗》）“明当一跃天池去，滂沛恩波及涸鱼。”（虞集《龙卵诗》）

“好飞”的神性，使龙很自然、很方便地成为某些神



图 62 汉画像砖上的“仙人乘龙图”(河南郑州出土)

仙、圣杰、帝王的乘御对象。新石器时代的濮阳西水坡墓葬中就有乘龙的蚌塑图像，汉代画像砖上有“仙人乘龙图”，北魏墓葬石刻上有“神人御龙图”。文献中有关乘龙、驾龙、驭龙的记载就更多了。如夏后开“乘两龙”，东方句芒“乘两龙”，西方蓐收“乘两龙”，南方祝融“乘两龙”，北方禺强“乘两龙”。（《山海经》）“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韩非子》）“乘龙兮鳞鳞，高驼兮冲天”；“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屈原《九歌》）（图 62）

通天

和“好飞”紧密相连，龙又具备了另一个很重要的神性“通天”。“飞”的方向和域界，自然是，也只能是神

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空。因此，“好飞”必然“通天”。《洪范》言：“龙，虫之生于渊，行无形，游于天者也。”《易通卦验》说，“立夏风至而龙升天”。《论衡》中讲：“世谓龙升天者，必谓神龙。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

早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双耳盆上，就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划在一起的图案，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也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龙的模糊集合对象联系起来，这就透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龙凤导引升天图”，也向我们展示了龙的“通天”的神性。画面上的龙，竖身卷尾，头脸朝天，肢爪划动，跃跃而上。旁边是它的同伴——昂首展翅的风。龙凤之下，站一位双手合十的裙服女



图 63 龙凤导引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

子。显然，这位女子在祈祷着、接受着龙凤的导引，要飞升到天上去，做一名自由自在的“女仙”（图 63）。

龙“喜水”，水聚流于地；龙“好飞”，飞升于云天。于是，龙就具备了沟通天地，做天地间的桥梁和信使的能力。那些帝王君主们之所以以龙自比，其根本点就在于瞅准了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和信使的能力。

善变

由于龙是由众多的对象模糊集合而成的，各集合对象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因此，龙又有了“善变”的神性。在古人的心目中，龙在天可以是云、是电、是虹，在地可以是猪、是马、是牛，在水可以是鱼、是鳄、是蛇。换句话说，天上的云、电、虹，地上的猪、马、牛，水中的鱼、鳄、蛇，等等，都可以是龙的变体和化身。

对龙的“善变”的神性，《说文》概括为“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瑞应图》加了一句“乍存乍亡”。还有《管子》，说得也挺好：“欲小则化为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乎云气，欲下则入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再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讲得也不错：“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如此

“善变”，难怪宋代的王安石要在《龙赋》中感叹一番了：“龙之为物，能合能散，能潜能见，能弱能强，能微能章。唯不可见，所以莫知其向；唯不可畜，所以异于牛羊。”真是“变而不可测，动而不可驯”啊。

可让龙变化的动物很多。《夷坚志》载，三条龙违天命行雨，为了免遭执捕，化为獭而藏。《宣室志》载，有人见两条腰长胸凸的白犬在原野上奔驰，后跃然入湫，湫中白浪翻腾，继而两条龙由湫中升起，顿时云气涌聚，风雷大震。《志林》载，某地修庙，祭祀之日有白鼠，长尺余，从酒肴上经过，嗅而不食，“父老云：龙也”。《老学庵笔记》载，某处士在淮滩雷雨中，见一龙腾挪而上。雨过后，在滩上拾得一蚌，个很大，其中“龙盘之迹宛然，鳞角爪鬣悉具”。

龙不光能变动物、变天象，还能变植物，如黄帝乘龙上天，群臣援拽龙须，“须坠而生草，曰龙须”（《古今注》）；泉州众僧祈祷于龙潭，但见“一物起潭中，类莲花，而茎柄皆赤色”（《夷坚志》）；变矿物，如“龙血入地为琥珀”（《酉阳杂俎》）；变人，如变作老头儿，求孙思邈救助，变作牧羊女，托柳毅传书，等等。

灵异

龙具备了“善变”的神性，而变，就免不了要变出些“灵光”、“灵通”、“灵妙”、“灵验”和“荒诞”、“离奇”、“怪异”来。因此，龙又有了“灵异”的神

性。

龙的这一神性，很早就进入了古人的视野。《礼记·礼运》就将龙列为“四灵”之一（其他三灵是麟、凤、龟）。并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以龙为畜，水中的鱼鳖之类就不会惊走；以凤为畜，空中的鸟类就不会惊飞；以麟为畜，陆地上的兽类就不会惊跑；以龟为畜，人间的情意就不会丧失。方氏恂在作注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麟体信厚，凤知治乱，龟兆吉凶，龙能变化，故谓之四灵。”

龙神显灵示异的传说遗闻很多。《酉阳杂俎》载，有位白将军在曲江洗马，马忽然跳起来惊跑，前足裹着衣带状白物，萦绕数匝，将军赶快令人解之，于是“血流数升”。将军很惊异，遂将此物收藏于衣箱。某日送客送到河边，拿出来让客人看，客人说可以用水一试。将军即用剑在地上划出一个坑儿，将白物放到里边。一会儿就见白物蠕动盘旋，泉水哗然涌出，一股黑气袅袅升空。众人都有些害怕，说：“这肯定是龙。”急忙朝家中赶，未及数里，“风雨骤至，大震数声”。《外国事》载，有神龙在米仓中安家，仓中的米若取尽时，只要向龙拜几拜，“仓即盈溢”。《夷坚志》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道士在龙潭边念经，潭中龙王化作老翁上岸，说他的师父才到龙宫，需要安静，请道士暂缓诵读，并承诺每天供献鲜乳二斤。道士答应了龙王。第二天果然有极新洁的鲜乳出现在几案上，小徒一称，果重二斤。此后天天如此。几年后的某一天，鲜乳忽然停止了供应。道士不解，又到潭边念经，龙王再次化作老翁出来，说：你知道鲜乳是怎么来的

吗？街市上那个卖鲜乳者，经常在秤上做勾当，短斤少两，欺瞒顾客，我就将他多赚的摄取些来给你。现在那个人外出了，接替的人诚实本分，不做短斤少两的事了，鲜乳也就不能再供给了。道士听后，感叹不已。

征瑞

人们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龙是古人模糊集合了众多的动物和天象，从而创造出来的神物，如果这个神物不能给人间带来福祉和祥瑞，古人创造它做什么呢？上述龙的种种神性，又都为龙的征兆吉祥嘉瑞的神性提供了基础：龙喜水，而水是生产、生活的命脉；龙好飞，飞是对超越苦难、摆脱困境的向往；龙通天，天是天帝和诸神居住的地方；龙善变，变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龙灵异，灵异使龙神奇莫测、非凡不群。将这种种优点集中于一身，龙又怎么能不祥瑞呢？

龙所秉赋的征示祥瑞的神性，常常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出来。“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管子》）；舜即位时，与三公临观于河，“黄龙五采负图出”（《河图》）；“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此类载述，不绝于史书。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建筑装饰、工艺美术品上看到的龙，也多是撷取和突出了龙的这种神性。如泰山顶上的青帝宫，供奉的是东方青龙，其释词即为：“青帝主生，坐镇东方；生

发万物，吉祥之神。”

梦龙也是显示龙瑞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古代的梦典里，梦见龙均为大吉大利的贵梦。有“梦见龙飞者身合贵”、“梦见黑龙者家大富”、“梦见乘龙上天，三代富贵”、“梦见龙子，贵子大吉”等等说法。

当然，古人在大自然即艺术作品(包括梦中)之外所见的，只能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鱼、鳄、蛇、马之类，所谓征兆祥瑞的神性，以及我们谈到的种种神性，也都是人们的“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由于造神和敬神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赖以活下去的手段之一，那么，人们对神的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就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

兆祸

既然龙的神性是人们的想象、寄托、赋予和认为，那么就既可以让它“征瑞”，也可以让它“兆祸”。——这倒也符合辩证法，其根据是现实的验证和历史的、道德的评价。

相传夏朝末年，有两条龙来到王庭，自称是“褒之二君”。夏后通过占卜得其“粦而藏之，吉。”于是，待龙离开后，就将龙遗留的“粦”即口水和唾沫，装在木匣子里收藏起来。这个木匣子一直传到周厉王末年，厉王打开观看，一不小心，使龙粦洒流于庭，无法清除，眼看着化

为一只“玄鼃”即黑色的鳖，爬到王府里去了。一个童妾恰巧碰上了这只鳖，于是受孕，到周宣王的时候生下来一个女子，这个女子便是以“烽火戏诸侯”而祸亡周朝的褒姒。这个传说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当是比较早的关于龙具备“兆祸”神性的记述。

据《墨子·非攻》篇载称：古时三苗地区曾经大乱，“天命殛之”。于是，“日妖宵出，龙生于庙，犬哭于市”。有学者研究后指出，导致“三苗大乱”的原因，很可能是一次地震之类的自然灾害。动物对地震等自然灾害比较敏感，往往在灾变发生之前就出现异于常态的行为。所谓狗在大街上哭嚎，龙，当然是其模糊集合对象鱼、鳄、蛇等，在庙堂上出现等，就是这样的动物前兆。如此看来，龙具备“兆祸”的神性，倒和科学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了。

然而，更多的情形则与自然灾变无关。如汉惠帝二年正月某日，“有两龙见于兰陵廷东温陵井中”，“龙贵象而困于庶人井中，像诸侯将有幽执之祸”。后来果然“吕太后幽杀三赵王，诸吕亦终诛灭”。（《汉书》）京房《易传》中也有“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和“行刑暴恶，黑龙从井出”之说。这些说法，无疑是建立在历史评价和道德评判基础上的附会。

龙“兆祸”的神性，在民间也有表现。《一统志》载，某村民得一白鱓，打算烹而食之，有老人对他讲：这是湘江里的龙，不可杀食，否则祸及一方。此人不听，认为老人是胡说，自己照食不误。结果第二天，“一村俱

陷”。《北梦琐言》载，某地燃芦荻烧死一龙，只有龙角不化，村民就将其作为宝贝收藏起来。后来一位姓高的官儿出价强取，有人便说，姓高的要招祸了，怎么可以强取不祥之物呢？不久，高果然被诛杀。

示威

龙的性情中，也有凶猛威力、乖张易怒的一面。我们概而称之为“示威”。

《周史》载，徐州某县井中龙出，有母子三人同时目睹，三人“即时皆卒”。死了三个人还不算，还要“澍雨漂沫”，使城中人不得不“济之以筏，登城以避水”。

《夷坚志》载，一龙出现在开封县茶肆，被役卒看见，“杀而分其肉”，十余日后，龙复仇，“大水犯都城，高出十丈，自西北牟驼冈至万胜门马监，民居尽没”。《朝野僉载》载，唐人王景融葬父时挖到龙窟，大如瓮口。王景融俯身窥望，忽见一股黑气如烟直上，冲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录异记》载，荆州当阳县某井中有龙窠，某县令到任后，常系马于井旁，并将种种脏秽之物，倾倒于井中。一年后，此县令和他的马全变成了瞎子。

龙之“示威”，盖源于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习性和危害。如湾鳄凶残伤人，蛇类阴毒咬人，雷雨使江河水涨成灾，龙卷风卷走人畜树木，泥石流冲毁房舍田园，等等。古人对这些现象不会有科学的解释，只好以“龙怒”、“龙怨”、“龙报仇”、“龙做孽”等说之。

倒卷江河倾虚空

——龙的雨师形象



雨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自然条件之一，和古人的生产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管是早期的采集和狩猎，还是后来的种植和畜牧，都离不开雨水的作用。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牧草茂盛民事康乐，久旱不雨则草干稼死乃至颗粒无收人畜无食，雨水过多又成灾害。相对而言，人们对雨水的欢迎要多于对雨水的厌恶。在我

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喜欢雨水的句子：

“有淹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译成现在的话，就是：“阴云洋洋飘来，好雨缓缓下了。好雨落在公田，私田同时沾到。”（余冠英译）然而，作为一种自然天象，阴晴雨霁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往往不“知时节”，该雨的时候久久不雨，该晴的时候又久久不晴。古人对这些自然现象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解，他们相信有超自然的天神主管着这一切，于是就把殷切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的天神身上，相应地就产生了天旱时求雨和雨涝时求晴的祭祀活动。

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龙就是先民心目中最早的主管雨水的天神，但先民们在龙的模糊集合之初，就意识到龙和雨水有密切的关系却是肯定的。龙的诸位模糊集合对象，都和雨水有不解之缘。云、雷电、虹霓等天象就不用说了，而动物类，如鳄，据考察研究，在下雨之前，有用胸腔排气，发出类似吼声巨响的习性，可以起到预告阴雨的作用，甚至被古人误以为鳄“能吐气成雾致雨”。还有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被先民们饲养，成为祭祀常物的猪，就曾以“水畜”的身分，成为古人心目中的雷雨之神。

《山海经》是我们透过其保存的神话片断，进而窥探远古先民造神轨迹的典籍。其中有关应龙的神话，就和雨水相联系。所谓“应龙蓄水”；应龙处南方，“故南方多雨”、“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等等。

商周至秦汉，是龙的形象初具规模的时期，也是龙的

雨神身分接近确立的时期。商代有一种被称为“珑”的用来求雨的玉，《说文》解释道：“珑，祷旱玉，龙文。从玉，从龙。”殷墟卜辞中也有向龙卜雨、做龙求雨的内容，如《佚·二一九》：“口龙口田，又雨。”入周之后，《易经》概言“云从龙”；而云雨在古人眼中同属一类，如汉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所言：“雷雨时至，龙多登云。云龙相应，龙乘云雨而行”；“龙闻雷声则起，起而云至，云至而龙乘之。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

成书于汉代的《列仙传》将赤松子奉为雨师，所谓“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据说神农时代，曾“川竭山崩、皆成沙磧”，连日大旱不雨，“禾黍各处枯槁”。这时，有一个“野人”出现了，他面容古怪，言语颠狂，上披草领，下系皮裙，蓬头跣足，指甲长如利爪，遍身黄毛覆盖，手里拿着一根柳枝，一边狂歌乱舞，一边高喊：我就是赤松子！我在王屋修炼了多年，才跟随赤真人南游衡岳。“真人常化赤色神首飞龙，往来其间”，我“亦化一赤虬，追蹶于后”。赤虬，即红色的有角小龙。这条小龙，“朝谒元始众圣”，因能够“随风雨上下，即命为雨师，主行霖雨”。可见，尽管赤松子以“野人”的形象出现，但其另一番面目却是一条赤色的龙。

最早直接称龙为雨师的，见于晋代葛洪撰的《抱朴子》：“山中辰日有自称雨师者，龙也。”晋之后，李靖、陈天君曾做过雨师。据《山西通志》载，绛城县四望村有一座风雨神庙，庙里敬奉的神灵就是唐卫公李靖。按《逸史》所言，李靖未发迹前，经常到山里去，晚上就借

宿在山民家里。有天半夜里，一位老妇人将一个水瓶传授给他，说：“天命行雨，烦子代劳。”苍头牵一匹青骢马到，妇人告诫道：“子以水从马鬃下滴三滴就赶快止住，谨慎不要多了。”李靖遂乘马咆哮，跃入空中。也许是马惊所至，他竟然连滴数十滴，于是，第二天“一境大水”。同样的故事，在《埤雅广要》里，增加了老姬急急扣门，进屋后对李靖说“此龙宫也，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烦何如”的话，然后才有“既而电掣云间，连下二十余滴，夜半平地水二丈”的结局。看来，李靖是借宿到“龙宫”里去了。而那老姬，很显然是一位“龙母”，她本来是叫两个“龙子”去行雨的，无奈龙子不在，才请李靖帮忙的。这无疑是说，李靖不过是代替龙行了一回雨，真正的雨师还是龙。

陈天君做雨师见于《事物异名录》：“雨师名冯修，号曰树德，又名陈华夫。”《集说诠真》曾说到“雨师陈天君”的塑像：“乌髯壮汉，左手执盂，内盛一龙，右手若洒水状。”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的水是从“盂”里洒出的，而盂里却盛着一条“龙”，——龙和这位雨师的关系就可想而知了。

事实上，雨师的职任有一个由混乱、多方到基本上归一的过程。随着时序的演进，龙崇拜的普及，诸位雨师的形象、作用逐渐弱化、模糊化，龙的雨师形象日渐强化和突出。尤其是“龙王”的名称随着佛教的传播被人们接受后，作为司理雨水之神，龙王几乎取代了其他雨师和水神，赢得了广泛的崇拜和祭祀，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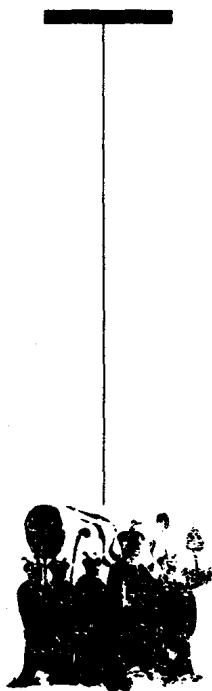
的龙王庙便是其“物证”。

龙之所以能将诸位雨师取而代之，盖由于其“水物”、“水相”的出身，和乐雨喜水的神性。出身和性格，使龙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得心应手地成为司理雨水之神，其职任，也是其他神灵不能取代的。

作为雨水之神，龙的传说遗闻可谓不胜枚举。《灵怪录》载，一个姓房的先生在终南山中修学，忽然听到一阵类似于铜器的戛戛之声。山中父老告诉他说，这是龙吟，不久就有大雨降临。房先生抬头观望，但见云气游漫，片刻果然骤雨如注。此后每每听到这样的“龙吟”，都要下雨，可谓“征验不差”。《埤雅广要》载，有位和尚讲经，一个老头儿来听，自我介绍说他是山下的龙，因为天旱才得空来这儿。和尚问：你能救旱吗？龙说：玉帝把江湖封了，有水用不成。和尚说：这砚中的水能用吗？龙点点头，就吸了砚中水而去。这天晚上，天降大雨，全是黑水。再看《异闻录》所载：天宝年间，扬州进贡水心镜一面，清莹照日，背有盘龙，势如飞动。唐明皇看到后很惊异。进镜官说，铸造此镜时，曾得到过一位自称姓龙名护的老人的帮助，老人还留下一首歌：“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此后，凡遇大旱，只要将此镜祭祀一番，便得好雨。甚至死龙都可以降雨，《水经注》载，石勒时天大旱，沙门佛图澄于石井冈掘得一条尺余长的死龙，不断地朝龙身上洒水，过了好久，龙终于苏醒，于是“咒而祭之”，龙腾空升天，即降大雨。

何日万物皆滋濡

——祷龙习俗种种



龙是雨水之神，行云布雨、司水理水是龙的天职。但是，龙对做自己份内的事情，有时自觉、及时，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有时就不自觉、不及时，背离老百姓的意愿：要雨时不雨，该晴时不晴；旱时井干泉涸，涝时江河泛滥。而且，龙和龙之间也有差别：有的龙很讲职业道德，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的龙就疏懈、懒

惰、玩忽职守。于是，就需要祈祷和祭祀，对那些尽职尽责的龙予以敬拜、表彰、鼓励和慰问，对那些失职渎职的龙予以提醒、督促、奉承、贿赂，甚至惩戒，这样，便形成了祈祷龙神的种种习俗。

前边谈到过，商代曾流行一种用来求雨的龙形玉“珑”，其求法，大概离不了献祭、礼拜、巫师作法之类。甲骨卜辞中的“作龙于田”，当是一种“造龙求雨法”：用泥土沙石等材料做一条龙在田里，藉此以求雨。这种方法，在《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中曾有介绍，如《大荒东经》言“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璞注：“今之土龙本此”；《淮南子·地形训》言“土龙致雨”，高诱注：“汤遭旱，作土龙以像龙，云从龙，故致雨也。”

这种造龙求雨法一直延续到汉代以后。“春旱求雨……甲乙日为大苍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其间相去八尺……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七尺……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长二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五尺……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向，相去九尺……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向，其间相去六尺。”这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西汉时期“造龙求雨”的描述，其场面是相当壮观的。当然，不会是仅仅将这些各种肤色的龙

造出来摆在那里让人看，还要伴之以筑四通之坛，放置水蛤蟆、敬献清洒膊脯、祭生鱼、燔献雄鸡公猪、埋死人骨，以及祝斋、跪陈、礼拜，穿和龙同色的衣服翩翩起舞，甚至在求雨日令夫妇偶处交合，等等。

山东沂水县韩家曲曾出土一块半圆形的汉代画像石。石上雕刻的“祷龙祈雨图”可以为我们想象和理解“造龙求雨法”提供帮助：画像顶部横伸一条弧形的双头龙，龙头向下张开作喷雨状，下面有长跪之人头顶盆皿接雨。龙下有凤鸟、羽人、芝草和巫师作乐的图案(图 64)。

雩祭，是古代求雨的又一种方式。从史载来看，至晚在两周时期就有了雩祭。《左传·桓公五年》中有“启蛰而郊，龙见而雩”的话，这里的“龙”，大概指的是龙星，即东方苍龙。全句意思是，每到初春时节，看到苍龙星从东方升起的时候，都要由“官方”出面，举行求雨的祭礼。《论语·先进》中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话，王充解释“浴乎沂”是“涉沂水”，“像龙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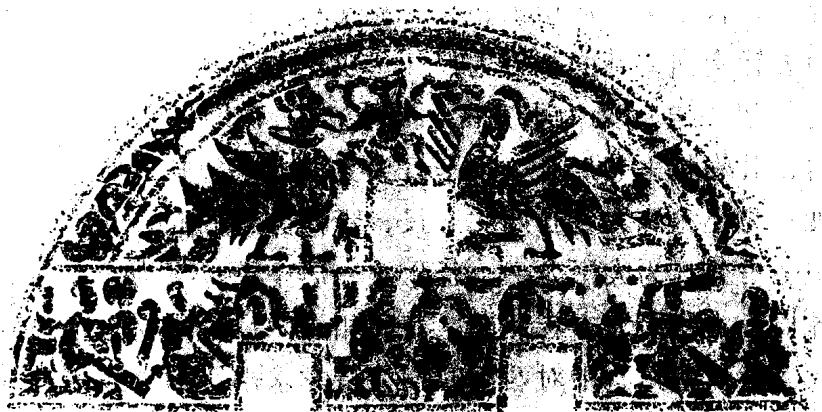


图 64 汉画像石“祷龙祈雨图”

水中出”。可见，所谓“舞雩”也是同龙相关的。

到了隋代及隋以后，“龙见而雩”和造龙求雨法依然被沿用。《文献通考·郊社》载：“隋制雩坛，国南十三里，启夏门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见龙则雩。……初请后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减膳、撤乐或露台听政，百官断伞、扇，令家人造土龙。雨澍，则命有司报州县。”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雩祭多由官方置办，造土龙多是民间行为，二者目的一致，因此常常将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

唐、五代、宋时还流行“投龙法”和“画龙求雨法”。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李隆基曾举行“投龙”典礼，即以铜版刊刻祈福祈雨的告文，投入山洞或江湖。五代时，吴越国王钱谬曾下令在“洞府名山遍投龙简”，以祈求“风雨顺时军民乐业”。另据《明室杂录》载，开元年间，关中大旱，唐玄宗即于龙池新造一殿，令少府监冯绍正，在殿四壁各画一龙。绍正先在西边壁上画素龙一条，“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画到一半，便有风云随笔而生。玄宗及众官员站在壁下观看，见龙的鳞甲都是湿的。色彩未上完，就有白气从殿庑间逸出，入于阶前池中，于是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一条白龙从池中扶摇而上，俄顷阴云密布，风雨暴作。不到一日，“甘露遍于畿内”。宋时，曾有人将三国时吴国画师曹不兴所画的龙取出来置于水上，不久便“蓄水成雾，累日滂沛”。画龙求雨法还被宋代官方镂刻在木板上颁布于众，简要述之，即：选择潭洞湖湫林木深邃之所，在庚辛、壬癸日，

由刺史、县令率领耆老乡贤斋洁一番，以酒脯告社，筑方坛三级，坛上植竹枝，张画龙。其图以缣素上画黑鱼左顾，周围画天鼋十星，中间画白龙吐黑云，下画水波，有龟左顾并吐黑气如线。龙形饰以金银朱丹。又设皂幡，刳鹅颈取血置盘中，用杨枝洒水龙上。待雨下足以后，奉献以公猪，取画龙投水中。

属于造龙求雨法范围的，还有四川的“耍水龙”：头戴柳圈，上身赤裸，折杨柳枝扎为龙形，执手中，沿街沿巷而舞。另有人在前面鸣锣，家家备水泼淋。北京、天津的“小孩求雨”：家贴龙王马神于门，瓷瓶插柳枝挂门之旁；长板一条，上塑泥龙，粘以贝壳为龙鳞，由小孩们扛着上街游行。口中喊唱着“青龙头，白虎尾，小儿求雨天欢喜，麦子麦子焦黄，起动起动龙王，大下小下，初一到十八，摩诃萨。”“滑沥滑沥滑头咧，家家小孩求雨咧。”“老天爷，别下咧，滑沥滑沥下大咧。大雨下到开洼地，小雨下到菜畦里。”等儿歌。

除上述外，祷龙祈雨的习俗还有许多。如投虎头骨求雨，唐代李肇《尚书故实》载：“南中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制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亦随降。”苏轼的诗作《起伏龙行》就生动地描述了这种习俗：“何年白竹千钧弩，射杀南山雪毛虎。至今颅骨带霜牙，尚作四海毛虫祖。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东，神物所蟠谁敢侮？上倚苍石拥岩窦，下应清河通水府。眼光作电走金蛇，鼻息为云擢烟缕。当年负图传帝命，左右羲轩召神禹。迺来怀宝但贪

眠，满腹雷霆暗不吐。赤龙白虎战明日，倒卷黄河飞作雨。嗟吾岂乐闻两难，有事径须烦一怒。”显然，此法是以“龙虎斗”的方式刺激神龙以求雨。

另一种方式是投秽草脏物毒呛鱼类激怒龙神以求水祈雨。《水经注》载，某地有石穴一孔，清泉泠泠，泉下潜藏着神龙。每遇大旱，村民们便将枯叶秽草一古脑地扔进穴中。于是，神龙被激怒，“须臾水出，荡其草秽。傍侧之田，皆得浇灌”。又载，丹水下游，积水成渊，渊里藏着一条神龙。每遇天旱，村人便将有毒的茛苢从渊的上游投下去，游鱼碰着茛苢，多被毒死。于是，“龙怒，当时大雨”。这个方式在广东翁源地区被称作“打龙潭”或“打大河”。打龙潭是把煤炭倒入龙潭，使鱼类受呛浮上水面，人们便呐喊着加以捕捉。藏在水底的龙受不了嘈杂的噪音和污水的侵染，就会降下大雨，借以驱噪和清污。打大河和打龙潭类似，稍不同的是让鱼类受苦后游向大海向龙王报告，龙王为了救自己的属类而降下大雨。

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咒龙兴雨”命名。《抱朴子》载，外国有方士能发神咒，每临江河水域，禹步吹气，龙即浮出。初出时长达十余丈，方士一吹龙身一缩，以至于缩至数寸，可以放入壶中养起来。一旦遇到旱灾，发壶出龙，放入江河水域，再行禹步吹气，龙瞬间长数十丈，一会儿便四野雨足。《宣室志》载，唐代宗时关中大旱，天竺僧人不空三藏用尺余长的梓木皮做了一条小龙，以香水喷洒龙身，念动咒语，让人将龙放入曲江。小龙入水，马上成活，摇鬣振鳞，跃出水面。一会儿便身长数丈，像

一条白练腾起于云天，于是阴气凝聚，暴雨骤降。

随着佛教的传入，“龙王”受到了中国老百姓的普遍欢迎和接纳。于是，华夏大地，大凡有水的地方，都有了司理雨水的龙王，和大大小小的龙王庙，祈祷龙王的习俗也随之产生，且流布广远，传承至今。祷龙祈雨的形式各地大同小异。在江南农村，大多按“请龙”、“晒龙”、“送龙”的程式进行。

“请龙”前全村人要洗澡净身，戒食荤腥，扫净街面，除了已婚女子，留在村中的人都要手持清香，提前到村口跪接龙队。请龙队伍人员众多，有专司念“催神咒”的道士，有挑祭品者、抬“龙庭”者——龙庭内置放“圣水瓶”，还有护龙队、分铙队、龙刀队、长矛队等。族长率领着这支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到龙潭边，献祭、焚香、叩头礼拜，恳请神龙出潭。真龙当然不会有，有的只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泥鳅、黄鳝、乌龟、小鱼等，得一条即可。然后将此“龙”请入圣水瓶，放入龙庭，许一番见雨后便演戏酬谢的愿。返回的路上，遇戴草帽者，令其摘掉；遇车水灌溉者，令其将水桶扔到一边。进村后，举行隆重的迎神仪式，然后将龙安放在本村的龙王庙供奉。翌日，族长率人抬着龙到旱情最重的农田里巡视。回来后，免不了还要烧香、叩头、献供、祈祷再三。

请来龙王后，如果十天半月仍然不下雨，村民们就要把龙王抬到太阳底下曝晒，称作“晒龙王”。担当此角色者，多是两位家贫胆大者——这样的人不怕龙王报复。他

们手提木棍，气势汹汹地来到庙里，一边大骂龙王没良心，一边将圣水瓶端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晒过一阵儿，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族长就会走来，说怎么不见圣水瓶了？你们胆敢对龙王如此不敬？将两人“臭骂”一顿后，又重新将龙王请回庙中，继续供祭。晒龙王的方法各地不一，有的地方一直要晒到天下雨为止。事后，那两位承担晒龙王的村民可以获得将两亩租田白种一年，或其他相应的什么报酬。

请龙、晒龙之后，不管何时下雨，都认为是龙王的功劳，都要为其庆功，演戏酬谢，这个仪式称作“送龙”或“行龙会”。龙王戏一般要演三天三夜，如果还有人畜平安、驱虫祛病的祈求，就再加演三天三夜。戏演完后送龙王回宫。依然由族长领头，龙灯队、长号队、铙手队入庙，免不了要焚香叩谢一番。然后由族长将圣水瓶放入龙庭，这时炮响铙鸣，锣鼓咚咚，长号呜呜，龙灯队欢然起舞。行龙的队伍人多势众，由龙王报铙队、舞龙队、水族队、舞船队、高跷队、虎头押牌、八面旗锣、八面龙锣、九莲灯、龙旗、彩旗、大令旗、小乐班、大头和尚、龙庭、抬阁、航船鼓架等组成，先绕村庄一周，村民倾家出门欢送，然后上路。所过之村，村口皆有供桌迎送，该村族长亦率其村民向龙王叩头上香。行到龙潭边，族长亲自将圣水瓶由龙庭里请出，摆上供桌，燃香、明烛、叩拜、念欢送词，末了，将龙王放归龙潭。

西北黄土高原的“抬龙王”也很有特色——电影《黄土地》里曾有表现。其活动一般由村中有名望的长者出面

组织，聚合数十人到数千人不等。抬龙王前，先要到龙王庙里去抽签问卦。进庙后，长者跪下，大家也都跪下。所谓的“卦”，是一根八面体的小木棒，称作“八卦”。上面写着“三日雨足”、“行人早回”、“人心不诚”、“五谷丰登”、“走拾雨旺”、“口愿不明”、“风调雨顺”等条目。长者祈祷一番后，将卦滚下去。待卦停住，如果卦面上是“走拾雨旺”四字，长者就大叫一声：“龙王愿意出山喽——！”祈雨队伍便立刻形成，阴阳师抱起了葫芦状的圣水瓶，众人抬起了轿式龙王楼。这龙王楼用木头做成，里面供着龙王的神像或牌位。长者一声呐喊：“马脚们，跟着龙王走哇！”头戴用柳条编织的“雨圈”的马脚们就抬起了龙王楼。行走的路线没有规则，忽上忽下，左颠右撞。到河边后，龙王楼在原地转圈，阴阳师将绣有青龙白云的祈雨旗披在身上，将圣水瓶放入水中，看瓶子是否一下子能灌满。如果未满，领队的长者就得再行三拜六叩，再问卦。卦面若是“口愿不明”，长者就说：“卦是好卦，草木之人，不解八卦……”若是“人心不诚”，长者就说：“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人多心不公，山里山高路不平，河里鱼多水不清……”一边说，一边让阴阳师再用圣水瓶祈水。如果还是祈不上水，长者就率领大家跪下来，面对苍天大声喊唱。他唱一句“龙神老爷早下哟！”大家接唱一句“清风细雨救山民！”一遍一遍地唱，直到圣水瓶祈满了水，这才由阴阳师紧紧地抱着，朝村里地里跑。众人紧跟在后面，大家都不愿意将辛辛苦苦祈来的水丢撒在路上。据说经过这样一番虔诚的祈求，龙

神老爷就会大发慈悲，降下救命的雨水。

在沿海地区，祷龙的目的一般不是为了求雨，而是为了渔业丰收，海事平安。如浙江舟山群岛各小岛每当汛期结束时都要举行大规模的海祭，俗称“谢龙王”。供品有猪头、黄鱼鲞、糖、盐、鸡、鸭、水果等，丰年倍增，歉年略减，有时虽然减产，但只要海事平安，也认为是龙王保佑的结果，供品也很丰富。供品一般摆放在船头，由船主或船老大主祭，内容有焚香、敬酒、叩拜、念祷词等等。有时还从大陆请来戏班，在海滩上搭起台子，连唱几天，以谢龙神。



盘踞金阙九重深

——帝王龙兆



我们可以顺着历史的轨迹，用神话传说和史书典籍提供的资料，将历代帝王与龙的关系大体上顾览一番。

先看远古的帝王。

悠悠万事，最大的功德事莫过于开天辟地。前面我们介绍过，烛龙“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其能耐，足以和盘古比肩。而盘古，据说是由一条“龙狗”

变的，而且长着龙的头，蛇的身——显然也是一位功德无量的龙神。

开天辟地之后，就该创造生命、繁衍人类了。相传这件伟大的工作是由伏羲和女娲兄妹俩合作完成的。生活在既遥远，又幽美的“华胥氏之国”的“华胥氏”姑娘，到一个风景特别的“雷泽”去游玩，偶尔看到一个巨大的脚印，便好奇地踩了一下，于是受感而孕，生下一儿子，取名“伏羲”。雷泽中的脚印是“雷神”留下的，这位雷神长着龙的身子人的头。因此，伏羲本来就是一个龙身人首的“龙种”。由于再找不到其他女人，龙性在身又立志做“人类之父”的伏羲先生，只好和妹妹女娲氏小姐结婚，生下来第一批男人和女人。这位堪称“人类之母”的女娲氏，也是龙身人首。这样，在那些汉代的画像石里，人



图 28

汉代画像石上的伏羲与女娲

类的这对父母便幸福地相依相偎，或手持吉祥物，相互礼敬，而两条龙尾，就紧紧地环绕着，亲密地交缠在一起。这大概就是“龙的传人”一说的源头吧(图 65)。

有了人就有了争斗；争斗得厉害了，就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久了，就有人站出来朝一块统。最早对这种事情感兴趣的是先姓公孙，后改姓姬的轩辕先生，也就是后来成了大名的黄帝。

有神话说黄帝起初是雷神，既然是雷神，就和雷泽中的那位雷神一个血脉，也是龙身人首了。于是，有的典籍就直接了当地说黄帝就是“黄龙体”。黄龙体的黄帝先召集八方鬼神在西泰山会合，六条腾云搏浪的蛟龙随着他的车辇出行，为黄帝壮了行色，添了威仪。接着他便以熊、狼、虎、豹等为前驱，以雕、鹰、鸢等为旗帜，与炎帝决战于阪泉之野。获胜后，又与蚩尤再战于涿鹿之野。这次为黄帝冲锋陷阵的是生着一对翅膀的应龙；同时，黄帝还教兵士们用牛羊角吹出低沉的龙吟，以威慑那些为蚩尤卖命的妖魔鬼怪。最后，蚩尤终被应龙杀死在凶黎之谷。

为了彰记统一战争的胜利，黄帝决定在荆山下铸一尊龙鼎，鼎的周围雕刻云龙。鼎铸成后，一位神龙垂着长长的胡须，从天上下来迎接黄帝。黄帝跨上龙背，群臣跨不上去，就纷纷援拽龙须，龙须拽断了，就落地变作龙须草。黄帝乘龙飞经陕西桥山，眼见脚下万民欢呼，便下驾安抚。众百姓又拽住他的衣角死死挽留，终于未能留住，只拽下一片衣角。于是，这片衣角被葬于桥山，起冢为年年吸引后世隆重祭祀的黄帝陵。

据说炎帝神农氏和黄帝是同母异父兄弟，说黄帝是龙，或与龙关系密切，那么炎帝也就是龙，或与龙的关系非同一般了。史书说炎帝的母亲有感于神龙而生炎帝，民间相传炎帝生下来时就具有龙的容颜，他的母亲女登曾在宝鸡姜水东岸的九龙泉为炎帝洗澡，洗完澡后又骑上一条青龙，飞到蒙峪洞隐居。那泉也是因炎帝的出生和光临才现出九条小龙的。又说炎帝三岁时就拜见龙王，要求龙王施雨要均匀。到他老死的时候，各处的龙王都争抢着要把炎帝的遗体葬埋在自己管辖的地方。最后，酃县的龙如愿以偿。直到现在，炎陵山下洙水河边的龙脑石、龙爪石，还张牙舞爪、得意洋洋地笑着呢。

既然黄帝是龙，炎帝也是龙，那么，把天下的炎黄子孙都说成是龙的子孙，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了。

尧是黄帝的六世孙，舜是黄帝的七世孙。相传尧是赤龙的儿子，他秉承火德，因此“赤龙应焉”。他还梦见自己乘青龙上泰山。而舜即位时，曾有黄龙负河图而出，他自己也曾变作一条游龙，入黄泉，出深井。这两位都是以贤德闻名的帝王，却都没有在自己的任期内根治泛滥的洪水。他们派鲧担当治水的重任。鲧有一颗善良的爱民心，可惜方法不对头，他不懂得疏通，只是一味地填堵堵塞，甚至不惜偷来天宫里的能不断生长的神土“息壤”来堵塞。结果越塞越涨，老百姓依然被滔天的水患所困。可怜鲧劳而无功，终被尧杀死在荒凉的羽山。

鲧死后，尸身三年不腐，天神就用吴刀剖开他的肚子。这时候，一条无角的虬龙从他的腹中蹦了出来，这便

是他的儿子禹。而鲧自己则化作一条黄龙，跳到羽渊里去了。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在神话传说中，鲧是黄帝的孙子，爷爷是“黄龙体”，孙子不化为“黄龙”，又化为什么龙呢？

承继父志的虬龙禹吸取了鲧的教训，改堙塞为疏导，在应龙和其他神龙的帮助下，终于平定了水患。于是，在他接受舜帝禅让的时候，“蟠龙奋迅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渊，龟鳖咸出于其穴”；立国之后，“青龙止于郊”。

上述之外，远古帝王中与龙发生关系的还有以龙为官的太昊，乘龙而行的句芒，生子句龙的共工，以猪婆龙为乐师、教飞龙效八方风音的颛顼，以及因母亲感龙才有幸出生的帝喾，等等。

我们再来看看周秦以降的君主帝王。

春秋时期，晋国内乱，公子重耳被迫逃亡国外，介子推等五人随护。途中历尽艰辛，为了满足重耳实在想吃肉的欲望，介子推还“割股奉君”。十九年后，重耳回国执政，是为晋文公。在嘉赏随行的功臣时，晋文公竟独独忘了介子推。介子推便背起老母，上绵山隐居。介子推身边的人忿忿不平，悬书道：“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这里，显然是将君比作“龙”，将臣比作“蛇”。——蛇是龙的模糊集合的主要对象之一，但毕竟比龙差了级别，还不是“龙”。

秦始皇三十六年秋天，有使者从关东来，夜里经过华

阴、平舒间的道路，有人拿着一块璧玉拦住他，请他将玉送给镐池君。又说：“今年祖龙死。”说毕忽然不见。使者上呈璧玉，将上面的话一一告诉秦始皇。始皇默然不语。退朝后说：“祖龙指人之先，说的该是我吧！”令御府查看这块玉，竟然是他二十八年巡行天下时丢进长江里祭水神的那块。在这里，“祖”和“始”同义，“祖龙”，无疑指的是秦始皇。这则传说是诅咒暴虐的秦始皇早死的，但却把秦始皇喻示成一条“龙”，一条“祖龙”。

汉高祖刘邦的母亲刘媪曾在大泽的堤上休息小睡，其时天色阴暗，雷电交作。汉高祖的父亲去找老伴，看见蛟龙盘在刘媪的身上。此后刘媪怀了孕，产下一子，便是生得“隆准而龙颜”的刘邦。楚汉相争时，范增发现刘邦具有“天子气”，“皆为龙虎，成五彩”。刘邦的妃子薄姬好不容易得到召见，便说：“昨天夜里臣妾梦见苍龙进到我肚子里了。”刘邦听了很高兴，说：“这是高贵的征兆，我来成全你吧。”于是一幸生男，这便是后来成为汉文帝的刘恒。

汉景帝刘启梦见一头赤猪从云中下来，直入崇芳阁。刘启醒来后坐在阁下，果然见赤龙如雾，将窗牖都遮蔽了。宫中嫔妃也见阁上丹霞蓊蔚，有赤龙盘回栋间。于是景帝让夫人移居此阁，夫人遂有孕，十四个月后生下了后来成为汉武帝的刘彻。刘彻上台后，对龙敬祀尤盛：黄河泛滥，认为是神龙动怒，作诗祭之，并下令修建龙渊宫；制作画有北斗日月登龙的旌幡，排演“鱼龙曼延”的官

戏，南巡浔阳江“射蛟龙”，为得到西域的“龙马”而大动干戈，等等。

还有：王莽在做“安汉公”时，就制造出“麟凤龙龟象祥之瑞七百有余”；当了“摄皇帝”后，车马龙纹，龙黻充冕；登上帝位后还数次下诏，称自己要“当仙成龙”。汉光武帝刘秀曾梦见赤龙上天，醒后心中动悸，部下冯异等得知后心领神会，赶忙祝贺，说这是“天命发于神明”，劝刘秀赶快即位。

还有：孙权夫人梦见有人以龙头授己，遂生孙亮。建安年间，黄龙见譙，因魏文帝曹丕生于譙，于是被认为是“龙见之应”。晋时有童谣“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结果应在晋元帝司马睿身上。南朝宋武帝刘裕小的时候独卧讲台前，上有“五色龙章”；行止时有两条小龙跟着，及贵，“龙形更大”。齐高帝萧道成年轻时曾梦见自己乘青龙上天。唐太宗出世的时候，有二龙戏于武功县池；一生下来，便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杨贵妃曾对唐玄宗讲，她梦见自己同皇上游骊山，遇大火突起，皇上跨一白龙，“去如飞”；而自己则骑一黑龙，行走迟缓，后被鞭笞，“触一峰而堕”。五代时，楚王马希范造九龙殿，以沉香木刻八龙绕柱，另一条龙在哪儿呢？马希范“自言身一龙也”。宋太祖赵匡胤篡位前乘船，有黑龙从道旁跃入水中，驮船而行。宋度宗之母有孕时，曾梦见神人拥龙入怀……

有趣的是，汉武帝刘彻是“赤猪”变“赤龙”，遂以雄才大略成就一世帝业。而换到另一个人身上，就是另一

回事了。传说唐玄宗曾经与安禄山夜宴，安禄山醉酒而卧，化为一猪而龙首。左右赶忙告诉唐玄宗。玄宗不以为然，说：“此猪龙，无能为。”龙固然为帝象，只可惜身为猪，所以不能成帝业。看来，历代修史编书者，无不受“成者王侯败者贼”观点的影响，假如安禄山真的当了皇帝，这传说怕就要改写成另一番模样了。

龙还被帝王们(或想当帝王者)用作年号。它们是：黄龙(汉宣帝刘询、吴大帝孙权、唐段子璋)；龙兴(东汉公孙述、唐南诏劝龙晟、宋大理段正兴)；青龙(魏明帝曹睿、后赵石鉴、后燕兰汗)；龙飞(后凉吕光)；龙升(夏刘勃勃)；龙朔(唐高宗李治)；神龙(唐中宗李显)；景龙(唐中宗李显)；见龙(唐南诏异牟寻)；龙德(梁末帝朱瑱)；白龙(南汉王刘岩)；龙启(闽王延钧)；龙凤(元末韩林儿、明田九成)。

明清两代，龙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龙和帝王们的关系也更趋亲密。这里举两个例子就可说明问题。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大明谱系匣”，亦称“朱漆戗金云龙纹谱系匣”。此匣的盖面上，祥云团团，两条扬首振鬃、威风凛凛的五爪升龙分处“大明谱系”两侧。盛装明代皇室宗谱的器具以龙为封，其皇族宗亲的“龙性”便不言自明了。清朝以大龙旗为国旗。其旗为黄底蓝边，中间绘以五爪二角的御用大龙，长一丈三尺，宽二丈。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标徽，家国一体，列强入侵北京的时候，清廷使者就打着大龙旗代表大清皇帝到德国“谢罪”。作为国旗的龙旗一直延伸到满清之后，张勋、袁世凯这两个短

命的“皇帝”，也强迫老百姓张挂龙旗。

既然龙兆帝王，帝王为龙，那么群雄割据就称“龙战”，新王朝兴起称“龙兴”，未即位时称“龙潜”，即位之时称“龙飞”，面貌称“龙颜”，姿态称“龙凤”，居住在“龙脉”，子孙为“龙种”，走路都是“龙行虎步”，死了也是“龙驭宾天”。至于“龙鳞”，乃是皇帝威严的喻示，只可顺附，不可触犯。一旦触犯，龙颜就会大怒，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就连浪漫诗仙李太白，也明白这一点：“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历史上因不慎触犯“龙鳞”，从而被无辜诛杀者是多不胜举的。如乾隆年间督广西学政的胡中藻，就因在所出的试题中有“乾之爻不象龙说”等语，而被乾隆皇帝认定是讥讽他不像皇帝，再加上其他罪名，被凌迟处死以弃市——那情形是很惨烈、很可怜的。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要是好东西，都得先尽着最高统治者享用。龙也不例外，作为一种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龙本来是劳动人民的创造。可一旦有了兆示帝王象征皇权的神性，也就有了张牙舞爪、耀武扬威、为专制独裁壮胆效力的神职，帝王们也就不肯让龙更多地具有“平民性”了，就要加以限制和垄断了。

东汉明帝的时候，曾对王公大臣的服饰做出规定，诸侯以上的可以用龙纹，九卿以下的官员只能用华虫。元世祖忽必烈颁布禁令，市街商店不得织造或贩卖有日月龙凤纹的缎匹，如有违令，货物没官，人犯治罪。由于龙纹在

汉族民间流传广远，一时难以禁绝，蒙古族统治者不得不做出让步，民间可用三爪、四爪龙，五爪二角龙为御用大龙，为皇室专用。元仁宗延佑年间，又两次明文规定，包括蒙古人在内的所有职官、命妇及一般平民的服饰、器皿、车舆皆不得使用龙凤纹，帐幕不得使用赭黄色的龙凤纹，——这里的龙纹均指五爪二角的大龙纹，违者要严加究治。

明朝开国不久，在内府供职的浙江籍画家盛著，奉旨为天界寺影壁作画，他精心地画了一幅《水母乘龙图》。本以为此画能得到皇上的嘉赏，不料却因“不称旨”而被砍头“弃市”。原因是“真龙天子”朱元璋认为画面上的龙被女人骑在身下是对自己的大不敬。朱元璋还做出规定：“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纹，违者罪及染造之人。”明英宗朱祁镇也明令禁止私自织绣和龙纹接近的蟒纹、飞鱼纹和斗牛纹。由于后世的朱姓帝王并不像他们的太祖那样残暴无常且患有龙过敏症，常有将蟒服赏赐朝臣之举，因而这些禁令实际上执行得并不十分严格。

对专制帝王而言，龙纹是没有限定的，似乎是多多益善，精美不厌。明世宗朱厚熜的一件常服上就前盘圆龙一，后盘方龙二，边加龙纹八十一，领与两胁共龙纹五十九，衽同前后齐，共绣龙纹四十九，腰围上还饰以玉龙九。总加起来，龙纹多达二百零一，堪称满身是龙了。清朝对天子的专用服饰有明确而细密的规定。《清通志·器服略》云：“皇帝龙袍，色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

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裾左右开。”作为至尊之服，不同朝代的龙袍形制虽有差别，但做工之考究却是共同的。以清代龙袍为例：精密设计由当时的清宫如意馆第一流工师承担，画出图样后，必须由皇帝亲自审定认可，这才派专差送到南京或苏杭，由一流工匠精心制作。一件龙袍做成，大约得费工一百九十多天。要是特种龙袍，得用孔雀的尾毛捻线作满地平铺，横界另用细线，上面再用米粒大小的珍珠缀成龙凤或团花图案。用料之奢，费工之巨，骇人听闻。

皇帝的服饰用龙，皇后的服饰也用龙。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年制的皇后朝袍，前后身、两肩、里襟共绣金龙九条；披领、袖端绣正龙、行龙共八条。还有一件皇后穿的朝褂，通身绣金色的立龙纹，上下四层排列，龙纹多达七十八条。

对皇家而言，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服饰用龙，其他方面更是广泛用龙，——用到了要多繁有多繁，要多精美有多精美的程度。故宫是明清两代帝王居住的地方，这座帝王之家，“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头上顶的龙，脚下踩的龙，前后左右处处龙；盘龙、团龙、行龙、翔龙、戏珠龙、穿花龙；金龙、铜龙、云龙、石雕龙、木刻龙、海水龙……有人做了一番统计，仅太和殿一个殿就有青龙12654条，整个故宫有多少龙便可想而知了。如此众多的龙形成一种森凛凛的无与伦比的气势，象征和体现着至高至上的尊贵和不可一世的威严。

据载，地质矿产部的科研人员曾通过遥感分析和历史研究发现，故宫、中南海及附近建筑的整体布局，酷似两条横卧着的巨龙。一条巨龙以天安门为龙首，金水桥为颌虬，东西长安街为长髯，太庙、社稷坛（即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为龙眼，故宫为龙身，四个角楼为龙爪，钟鼓楼为龙尾。这条巨龙，身长将近十华里。与这条巨龙比邻的是一条水龙，龙头是半圆形的南海，龙身是中海、北海和前海，龙尾是摆向西北方的后海和西海，明清两代皇帝，就生活在由这两条巨龙组成的“龙城”之中。

那么，龙如何就具备了兆应和象征帝王的神性呢？换言之，帝王们为什么要以龙自喻，并尽可能地将龙纹垄断于皇家呢？

原因要从龙的基本神性上去找。

龙喜水而畅游于江河，龙好飞而通达于天廷。龙潜飞自如，无挂无碍，自由来去于昊天潢池，自然而然地就充当起天地间的信使。一方面，它可以直达天廷，向天帝反映人间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天廷下来，传达天帝的旨意。皇帝不是说自己“受命于天”吗？不是自称是天的儿子，代天帝管理人间吗？显然，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帝王们代天牧民的帝王性在这儿扣合在一起。于是，帝王们都成了“真龙天子”。

龙有征瑞的神性，所谓“吉祥之瑞，受命之征”，是能够给天下人带来好处的神物。帝王们也都认为自己的君权是神授的，自己是人民的大救星，肩负救民于水火，解

民于倒悬的使命，具备着布德于四方，施惠于万民的神力。因此，帝王们差不多都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的王道德政，和龙的吉祥嘉瑞是一致的，同功同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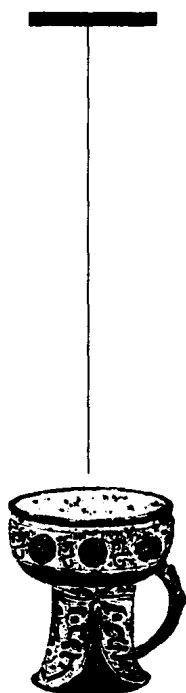
龙还具备着善变、灵异、兆祸、示威的神性，它时而怪诞，时而灵异，潜显无时，变化莫测，常常发威，动辄迁怒，张牙舞爪，凶恶狰狞：这一切都是帝王们所需要的。专制主义喜欢以神秘而售其恶，以多变而掩其奸，以乖谬而显其力，以加祸而宣其威——喜欢架一副张牙舞爪、凛然不可侵犯的势让人敬畏。在这些方面，龙和帝王差不多是同一的。

另外，中国人生来尚古，喜欢效法先祖前贤，过去的帝王是龙，后来的帝王自然也是龙了。即便不具备龙性，也得设法把自己包装成龙。

这样看来，在专制主义盛行的中国，龙要是不具备象征帝王的神性，或帝王们要是不以龙自比或受比，那倒有些不合事理了。

众生赖我不芸芸

——人事龙瑞



本章我们来谈谈龙与帝王之外的人们的关系。

先看龙的人格化。

龙是人造的神物，不可避免地要和人发生关系。——龙性说到底是一种人性，或者说是人性的另一种形式，另一种表现。而龙，如果不和人发生关系，神性再强，本事再大，也没有什么意思。发生关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让神龙以人的面目出现，具备人的喜怒哀乐，融入人的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便是其中的一种。

相传，村姑珠凤打水时挂上来一条小黑蛇，她怜惜地将黑蛇放回井中。回家后屋中出现一位英俊小伙，将一颗宝珠放到她的手中，说自己是渭河龙君的五太子，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这是一颗龙珠，放入水缸，可免天天挑水之苦。珠凤照办，果然甜水满缸，用之不竭。不久，尹姓财主欲强抢珠凤顶债，珠凤愤而投井自溺，被乌龙搭救托起。尹姓财主又来抢亲，乌龙现出真形，口含龙珠，喷水逐浪，将财主一行尽数冲入渭河，作了鱼鳖之食。天霁云散，乌龙又化为英俊小伙，和珠凤姑娘情结百年之好。

这位乌龙先生，诛灭强暴，救助危难，知恩图报，勇敢仗义，是很有些人情味的。这样的人情味，在一些温柔娇美的龙女们身上，表现得还要更浓烈、更充分些。有位孤儿叫古杰，钓得一条红鲤鱼，舍不得杀吃，养在水缸里。天黑归家，见一美女为其做饭，原来红鲤鱼是龙王的三公主变的。这位龙女向往人间生活，便同古杰相爱成亲。后来他们回龙宫探亲，龙王要斩杀古杰，龙女洒泪哭求；又帮助古杰，完成了龙王布置的三日内种一坡庄稼、栽一座花果山、挖一口大池塘的艰巨任务，带着龙王赠送的宝物——能够为乡亲们带来幸福的一面大铜鼓，高高兴兴地回到人间。

类似的传说还有许许多多。

再看人的龙性化。

龙具有征示吉祥嘉瑞的神性，因而那些出类拔萃的不凡之人往往都要秉应龙兆。据载，孔子出生的那天夜里，有两条苍龙从天上盘旋而下，落附在孔子的母亲颜征在的房顶上。还有两位神女，手擎香露，从空中而来，为孔子沐浴。唐明皇初登基的时候，曾梦见两条龙衔着符从红雾中来，将符挂在两棵大树上，上面用隶书写着姚崇宋璟四个大字。解梦者说：两木为相，这是二人可为辅相之兆。唐明皇叹而用之。还有，泉州南安县学堂前有一条黄龙溪。某年某日，邑令鹿某经过学门，听见路人喧哗，言黄龙溪龙见。遂下轿观看。但见溪水汹涌，有一物高达数丈，头角崭露，出没于波澜之间。一会儿便雷声大震，烟雾蔽蒙，那物腾空而上，很多人看见了尾巴。鹿某为之惊愕，知此地必有嘉祥，便赋诗勉励诸生，士大夫多属和。第二年，本县人士石某在大考中名列榜首，因一足微跛，列为第二。

比“人秉龙兆”更进一步，有的人干脆变化成龙。相传，有一位名叫喜儿的村童在溪水中拾得一珠，不慎吞入肚内。于是，头上生角，眼珠突出，嘴巴开裂，身子拉长，伏砚舔墨后，变作乌龙，轰隆隆腾空而去。他的父母一面追赶，一面大声呼叫。叫一声，乌龙回一次头。一共叫了十八声，乌龙回了十八次头，回头的地方就聚起十八个沙滩。乌龙惦记着父母乡邻，年年都要回家乡行雨。人们感念乌龙，每年清明节前后，都要从烟囱里冒一股青烟上去，使乌龙能准确地认出家乡。

村童因误吞溪珠而变龙。还有一位姓张名祥的木匠，

因被龙王请去修龙宫，借一手绝技逼龙王行雨，后得到一件龙袍而变龙。此龙在行雨时曾失足落地，老百姓为之搭棚遮晒浇水，于是吉林省九台县便有了一个名为“龙棚”的地名。还有一货郎，偶尔在龙湫边石上休息，见一副龙鳞甲冑放在那里，就好奇地披在身上。忽然腥风乍起，湫中水族以为龙主归来，一齐上岸，迎货郎入湫中。货郎遂变为龙，居其湫，人称“货郎龙”。南阳人张路斯，常在水边垂钓，某日忽见垂钓处有宫室楼殿，遂入而居之，从此“夜出旦归，辄体寒湿”，人称“张龙公”。此龙曾与另一位叫郑祥远的龙（也是一位由人变的龙）争地盘，“张龙”的九个儿子在帮助父亲战胜“郑龙”之后，也变成了龙。

另一种方式是“人生龙”。据载，东汉时张鲁的女儿在山下的小溪里洗衣，忽有一团白雾飘来蒙住了她，于是便有了身孕。张女深以为耻，欲一死了之，死前叮嘱婢女，死后可剖腹察看。婢女照她的话做了，原来张女怀的是一条小龙。于是，婢女将小龙送到汉水，将张女葬在山前。此后，常有龙来拜祭母亲，墓前都走出路来了。还有位江氏姑娘，洗衣服时看见一枚光滑的圆石，觉得好玩，就噙在嘴里，不慎吞入腹中，遂有孕。姑娘怕父母起疑责怪，便跳江自溺。其时雷电交作，一条蜥蜴从腹中迸出，转眼间又化为龙，一边顺水游入大海，一边频频回头，张望其母。以至于现在那个地方还叫“望娘汇”。

和“人生龙”接近的是“人养龙”。据载，有一个寡妇叫温媪，织布为生。某日在野岸拾菜，见沙草中有五枚

蛋卵，便拾起来放置在织布筐中。几天后，五条小蛇出壳，四条青色，一条有斑。好心的温媪把它们送入江中。此后，温媪在江边洗衣时，常有鱼跳跃出水，在温媪面前嬉戏。人们这才明白，那五条小蛇是五条小龙，它们化身为鱼，是前来答谢温媪的。于是，乡亲们便呼温媪为龙母，对她十分尊敬，有人还问她灾福之事，也多有应验。

“人秉龙兆”、“人变龙”、“人生龙”和“人养龙”毕竟只是在神话传说、艺术想象和梦幻中存在，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是无法企及、难以兑现的。那么，现实中人和龙怎样才能发生关系呢？聪明的人们想到了也运用了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这便是“人比龙”、“人称龙”、“人用龙”以及“人姓龙”、“人属龙”。

孔子当年就把老子比作龙，说老子“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翔乎阴阳”，呈现出一副龙的形状，使他惊讶不已。诸葛亮和嵇康也都有“卧龙”之称。江南胡某，生了四个儿子，依次取名为元龙、跃龙、虬龙和见龙，四个儿子都好学上进，后来都中了武进士，成为朝廷武官，胡某亦四授诰封，人称“胡门四龙”。

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岁月，中国政府收回了“东方明珠”——香港的主权。为了庆贺这一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香港姚氏集团特意铸作了一尊重达六吨的青铜巨鼎——“香港宝鼎”，赠予特区政府。鼎上同“国运昌盛”、“平稳发展”、“港人治港”、“吉祥如意”等铭文相伴的，是青铜龙鳞五十六片，象征香港回到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之中。这显然也是一种“人比龙”。



图 66 清代“状元及第纹”

“人比龙”和“人称龙”在汉语词汇里有丰富的反映。如为人刚正不阿称“龙亢”，恩宠荣光称“龙光”，得志或升官称“龙飞”，聪颖的儿童称“龙驹”，贤良才俊称“龙凤”，豪杰隐伏称“龙蟠”或“龙潜”，神采非凡称“龙章凤姿”，气势威武称“龙骧虎步”，声音高亮称“龙吟虎啸”，英雄得势称“飞龙乘云”，依附声望显赫的人或位高权重的人称“攀龙附凤”。还有，参加科举考试称“登龙门”、“渡龙门”或“鲤鱼跃龙门”，会试中选称“登龙虎榜”，应试落地称“龙门点额”，——清代的“状元及第纹”便是一儒雅书生手持如意骑在龙背上的形象(图 66)。

“人用龙”的情形也很普遍。大大小小的官僚乃至稍有身分的人都喜欢穿龙、戴龙、佩龙、用龙、藏龙。山东邹县曾开挖清理元代的一位县学教谕的墓，墓主李裕庵的

身上就穿着一件“盘龙回纹暗花绸窄袖夹袍”。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官宦的墓葬中，也出土一件“缎地绣云龙袷女式上衣”。该衣前后身、两袖裯均绣有形状雄猛的五爪翔龙。

“龙”还是一个姓氏。其来源：一是远古时期，舜的大臣中有一个名“龙”，其子孙便以其名为姓。二是相传董父以能畜养龙而被舜赐姓“豢龙”，其后人有的省去“豢”字而单姓“龙”。苗族的“龙”姓起源于一个传说：苗家姑娘米黛违抗父命，同住在岩洞里的叫花子母子私定终身，这叫花子母子是龙子变的。东海龙王得知龙子私娶苗家姑娘，大发雷霆，欲将其召回龙宫严惩。龙子上天宫求玉皇大帝开恩，玉皇命太上老君为龙子抽筋换骨。经过三晕三死，龙子蜕皮脱胎，变成凡人，回到苗山，和米黛成家立业。其子孙便以“龙”为姓，世代相袭，繁衍成湘西苗家“龙”姓一族。

在中国人的五千多个姓氏中，同“张王李赵遍地刘”相比，“龙”算不上大姓，但若将“龚”、“庞”、“宠”、“栳”、“珑”、“洸”、“垄”、“陇”、“豢龙”、“扰龙”、“御龙”、“古龙”、“句龙”、“祖龙”、“龙丘”等含“龙”的姓氏加上，人数就相当可观了。

中国有用“十二属相”计年的习俗。“龙”是十二属相之一，以十二亿人计算，属“龙”的至少有一亿人；若再将属“蛇”的加上——蛇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有“小龙”之称，就是两亿人。即使不姓“龙”（包括含

“龙”的姓)，也不属“龙”（包括属“小龙”者），只要你超过十二岁，你就至少要经过一个“龙”年。这样看来，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无法割舍的，只要你是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你就得与龙发生关系。

我们讨论过，龙有象征帝王的神性，帝王们对龙纹的使用也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和限制，那么，帝王之外的人比龙、称龙、用龙，会不会和帝王们发生矛盾，从而带来祸害呢？

回答是肯定的。不过，由于龙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对众多的动物和自然天象模糊集合的产物，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帝王们垄断和限制之前就已渗透、显现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帝王们要完全将其据为己有，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龙纹。上面提到的县学教谕李裕庵，尽管身穿盘龙夹袍，但这件“龙袍”显然是死后家人给穿上的，是让他在“阴间”享用的，而且在龙袍之上还套了一件“梅雀方补菱纹夹袍”以掩人耳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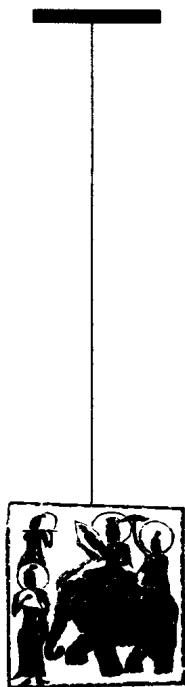
孔子是被帝王们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和“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其庙府用龙，按说该不会有什么忌讳。但“王”也好，“先师”也好，在“真龙天子”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曲阜孔庙中的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主要场所。该殿四周廊下有雕龙石柱二十八根，前檐下的十根尤其壮硕美观：造型华赡富丽，刀法刚健精巧，条条盘龙扬首奋鬣于祥云间，大有冲天之势。郭沫若曾作诗赞

叹：“石柱盘龙二十株，大成一殿此尤殊。先知先觉人称圣，老圃老农自服输。”这些石柱龙，似乎比皇宫里的龙还要“龙”，因此，在乾隆皇帝来曲阜祭孔时，孔氏后裔就不得不用红绫将石柱包裹起来，并为此而提心吊胆——唯恐“真龙天子”看见后有所怪罪。

清皇室因“龙”而怪罪孔氏后裔的事不是没有：也是在乾隆年间，清廷观天象的人忽然发现天上的紫微星暗淡了——这是有人要篡夺皇位的征兆。巫师们紧张地卜算了一番，算出此人在东南方向，即山东曲阜一带。最后经过确认，定在孔子的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涑身上。乾隆皇帝立即派人赴曲阜查抄孔继涑的家。查抄者发现其家堂屋屋脊九间连在一起，这当然是犯禁的，即令立刻拆断。接着又去挖他的祖坟，发现其父母墓室左右各埋着一条像龙的大虫子，每条都缺一只爪。巫师解释说，只待龙爪生长齐全，孔继涑就要篡夺帝位作“真龙天子”。于是，孔继涑一下子变成罪人，孔氏家族也赶快将其开除出族籍。孔继涑后来发愤研究书法，曾有法帖行世，晚年病死在北京。可怜他死后身上还背着罪名，棺材朝家乡运的时候，也要锁以三道铁链，且不准埋进孔林。

明朝父老拜潭侧

——龙的节日与庙会



形形色色的祷龙习俗，导致了龙的节日和庙会的形成。

我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一年到头，除个别月份外，几乎每个月都有龙的节日或庙会，有时一月内还有多次。这些节日庙会有属于某个民族的，有属于某几个民族的；有属于某片地域的，有属于多片地域的；并且集祈神、教

化、生产、娱乐等于一体，体现着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

下面我们按农历时序简略地介绍一下这些龙的节日与庙会。

农历正月，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山城海滨，旱埠水乡，全国各省区几乎都有“龙灯会”，也称“闹龙灯”、“盘龙灯”、“舞龙灯”、“掉龙灯”、“耍龙灯”等。除此之外，正月初五有“龙头节”。这是云南河口大瑶山地区瑶族的传统节日，当地群众在这一天用各种供品祭祀龙王。正月辰日，则有“祭龙节”，红河哈尼族群众在这一天以村为单位举行郑重的祭祀活动。祭礼由村中德高望重的被称为“龙头”的老人主持，祭坛设在“龙树”下。各家各户自己置办齐猪、鸡、鸭等祭物，由家中男性前往献祭。祭时停产三日，祭后的第一个午日，各户派一个男性自带酒肉去“龙头”家聚餐，以示谢意。和哈尼族的“祭龙”相似，基诺族有“祭大龙”的节日。届时全寨停产三天，立两个木桩于村寨门口，表示禁止出入。第一天妇女非但不能出寨门，连家门都不能出。村寨边搭一临时草棚，草棚前有大树，树下宰水牛一头，水塘边杀母猪一头，小猪七头，将牛尾巴挂在大树上，猪骨头供在水塘边。

正月十三至正月十五，湖北武昌有“祭龙会”，形式有舞龙、烧龙和拔河比赛——以所用的绳子象征龙。另外，还有于春节期间，在北京龙潭湖公园举办的“龙潭庙会”、于龙庆峡举办的“龙庆峡冰灯会”——这些庙会、灯会，不仅名称与龙有关，内容也多有龙参与，如舞龙、

赛龙、龙灯造型等。

正月二月之间，有“祭龙潭节”。这是云南兰坪普米族的传统节日（宁蒗普米族一般在三月、七月举行）。普米族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龙潭”（亦称“灵泉”），地点大多在深山老林峡谷涧畔。届时全家同往，在“龙潭”附近歇宿三日。他们用木棍和木板搭成高台，称作“龙塔”，即“龙宫”。塔前立一个百尺标竿，上挂七个用鸡毛麻线扎成的七角斗架，作为龙神的住处。将牛奶、清酒、酥油、乳饼、茶叶、鸡蛋等祭物摆在龙塔上，先请巫师登坛念经，然后全家祈祷，祷毕，将涂有酥油的五十个面偶投入龙潭。各家祭祀后，全村还要举行更隆重的祭祀。

二月初一是“春龙节”。旧时山东惠民一带的乡民取灶灰作青龙状，以图吉祥。《中国全国风俗志》有记：

“二月朔日为青龙节，取灶围物，如龙蛇状，名曰引钱龙。”

二月初二是“龙抬头节”。这是汉民族的传统节日，覆盖面广，影响也大。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记》云：

“二日为龙抬头日。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都人用黍面、枣糕、麦米等物油煎为食，曰薰虫。”这一天，北方农村普遍流行吃炒豆的习俗，并有“二月二，龙抬头”的传说，还有“龙抬头日兆”的俗信，即以是日之阴晴卜一岁之潦旱，以为天晴则主旱，阴雨则主潦涝。在大巴山黄官一带，人们把二月二称为“春龙节”。为了喜迎春龙，山民们全家起大早，将居室内外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趁早吃“龙须

面”，面拉得越长越好，意思是龙须绵长，象征吉祥。吃面时，由年长者率先端碗，站在堂屋中间，面向室外天空，念唱一段“二月二龙抬头，风调雨顺好年头；包谷棒子粗又大，高粱谷子舞龙头”之类的吉言歌诀。中午吃“龙鳞饼”，饼上有村妇们精心制作的“二龙戏珠”、“龙凤呈祥”等图案花纹。这一天还禁止妇女做针线活，因为传说神龙在这一天要抬头观望天下，使用针会刺伤龙的眼睛。同日还是云南苗族群众举办“祭龙会”的日子。一般是以村寨为单位，以大树作为龙的象征，以猪、鸡、狗等为祭品。

浙江梅城北有乌龙山，山下有乌龙庙。庙中的“乌龙老爷”是个白面书生。相传他姓邵，淳安人氏，被县官逼死，后常常显灵惩罚贪官。每年三月三日，这里都要举办庙会，以演戏、献祭的方式酬谢敢于“反腐败”的“乌龙老爷”，并祈求风调雨顺。

从三月谷雨这一天算起，湘西一带的苗族群众便开始过自己的传统节日“看龙场”。谷雨后的第一个辰日为“看头龙”；过十二天，第二个辰日再看一次，称作“看二龙”；第三个辰日看最后一次，称作“看末龙”。逢到看龙日，男女老少都要休息一天，都得积极参加看龙活动，谁在这天干农活，谁就犯忌。在山东沿海渔村，谷雨这一天，家家户户香烟缭绕，爆竹升天。渔民们都要身穿节日盛装，去船长家坐炕头，或者去渔港码头、沙滩海边聚会。由船长领头，举杯祭祀海龙王，然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在渔汛到来之前，渔民们还要凑钱置办一头猪，

抬到龙王庙前宰杀，用全猪献祭龙王，祈祷挂网顺利，海事安全。

南方江浙一带，三月十八日有为白龙过生日的习俗。

《清嘉录》载：“十八日为白龙生日。前后旬日，阴晴不常，乡民是日雨卜白龙之归，谓龙归省母则农必有秋。”

“白龙生日”源于一个传说：“相传东晋隆安年间，吴越之地有一位缪氏女生下一条白龙，“事甚神异”，当地乡民就在龙湫山和吴之阳山上建起了龙母庙。据说每年的三月十八日，白龙都要回来看望母亲。因此，这之前的十天，天气肃寒，“四山烟雨，乍晴复合”。到了白龙降生的时辰，“龙必见形，或长身寻丈，隐显于众山之上，或小于蜥蜴，依于庙貌”。于是，“暴风雷雨，澍沟号木”，以示灵验。在常州、岳阳一带，白龙生日是五月十三日，有“白龙瞞娘，必主雷雨”和“是日雨，则岁丰”之说。

崩龙族的“祭龙王”也在三月份，具体日子由族中头人确定。到了这一天，全村人前往清水池，由“佛爷”燃烛、念经，将画有龙纹的纸放到水面上，众人随之叩拜、杀猪杀鸡献祭。三月十五日，云南丽江纳西族居住区有“龙王庙会”。届时，当地群众纷纷赴会，交流生产生活资料，观看和参与娱乐活动。同日，上海龙华镇有“龙华寺庙会”。后三日，即三月十八日，又是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乡索布沟的“龙王庙会”。

四月份，有山西大同城西以祭祀“护法龙王”为主要内容的“雷音寺庙会”。届时，人们先在寺中将护法龙王

拜谒一番，然后将其抬到阳合坡，洒以“活水”，再行祈祷。四月十五日，山西临汾县姑射山上有“康泽王庙会”。相传西晋永嘉年间，某村妇拾巨卵回家养育，得男儿名橛。后刘渊征民夫筑城，八岁的橛儿应募，一夜城好，刘渊妒其才，欲加害。农历四月十五日追至姑射山麓，橛儿显龙形钻向山脚石缝。刘渊拔剑斩之，截断龙尾，一股泉水喷涌而出，即为“龙子泉”。此泉流量很大，使方圆大片土地受益。于是，橛儿便被封为“康泽王”，泉侧建庙，亦名“龙子祠”，庙会延续至今。四月十五日这天，还是云南中甸一带藏民同胞的“祭龙王节”。祭礼一般在山脚草地举行，并有丰富多彩的歌舞、体育活动。

五月端午节前后，江苏、广东、湖南、湖北、贵州、四川、香港、澳门等地均有“龙船赛会”，即“龙舟竞渡”，有的地方称“龙船节”、“龙舟节”或“龙舟会”。除此之外，五月份还有“分龙日”。据《清嘉录》和《避暑录》载，吴越习俗，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次日若有雨，即为“分龙雨”，认为“雨暘调顺，岁必有秋”。民间有“二十分龙廿一雨，水车搁拉巷堂里”和“二十分龙廿一雨，石头缝里都是米”的谣谚。分龙日之前，“夏雨时行，所及必遍”；分龙日之后，则分方行雨，“每雷起云簇，而不移时，谓之过云雨。虽二三里，亦有不同”，有“夏雨隔片田”之说。蔡云《吴愉》诗写道：“南阡朗日带长虹，北陌顽云斗疾风。偶凑分龙得新雨，山村水荡说年丰。”还有“四月二十为小分龙，五月

二十为大分龙”的说法。不管哪天分龙，只要“分龙次日雨”，就“主丰稔”。分龙之后，五六月间，常常雷起云聚，忽然落雨。浓云中远见若修尾垂地，蜿蜒曲伸者，民间谓之“龙挂”，即“雨止乎一方”。龙挂看上去是相当壮观的，我们从钱谢庵的《太湖看龙挂》诗中就可领略其风采：“羲和抛丸走流汗，银刀划空云脚断。水声惊起洞庭君，六只老龙飞出云。苍鳞细如蛇蚓结，白波四面作人立。吸干具区三万顷，雨气斜翻半天湿。蜻蜓阵散风色凉，吴娘缆船炊饭香。珠宫卷绡伺龙睡，西峰日轮红未坠。”

六月六日为“晒龙袍日”。民间有“赛龙袍日兆”的俗信。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出晒衣服，认为如此即可免遭霉渍和鼠啮。此日多为晴天，若遇雨，主秋季雨多成灾，有“湿了龙袍，淋破蓑衣”的民谚。在鄂西土家族聚住区，六月初六则是传统的“晒龙袍节”。相传这一天是土司王覃厚遇难血染龙袍之日。因此，家家都要在这天翻箱倒柜，将所有的新衣服好衣服拿出来曝晒，并以村为单位，杀牛一头，以示祭念。

六月初十到六月十六，四川松潘岷山南麓丛林中有“黄龙寺庙会”。相传大禹治水曾到达这里，有黄龙为其负舟导江，后人因之立庙祭祀。此庙会吸引了方圆几百里的藏、回、羌、汉各族群众，有对歌比赛、跳“锅庄舞”等活动。

六月二十三日，河北省神麋山北麓有“黑龙庙会”。相传某年此日，一青年将其病重的老母背至旷野致死而弃

尸，此时晴空一声霹雳，云中出现一条黑龙，抓走了杀母的孽子。人们为了纪念黑龙，倡扬尊老美德，便在当地的黑龙洞上修庙塑像，办会祭奠。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政府的日子，这个日子因结束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而为世界瞩目。龙，在庆祝回归的活动中扮演着特别醒目的角色。“香港宝鼎”上有象征五十六个民族的龙鳞；“金龙献瑞”灯饰喻示中华民族是一条巨龙；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和大陆十家电视台联手拍摄的大型电视片《二龙抱珠》则将黄河、长江喻为“二龙”，将香港喻为“龙珠”，以“二龙抱珠”喻示源远流长血脉相连的中华文化。

七月十五日，是湘西同县境内苗族群众“踩芦笙堂会”的日子。相传某年夏天，久旱无雨，上帝体察苗民心情，派一条青龙前来降雨。不料寨主见青龙口含宝珠，起了歹心，搭箭射伤青龙，宝珠掉落于杂草丛中。百姓们翻山越岭，仔细找寻，终于在七月十五日这天将宝珠找到，还给了青龙。从此，苗乡不再干旱。为了纪念这件事，定于此日举行踩芦笙堂会。

七月十七日，是江苏无锡鸿山的“龙娘庙会”会期。龙娘的故事和前面介绍过的“白龙生日”属于同一类型。龙娘原是附近村子里的一个童养媳。某天上山打柴累倒在一棵大松树下，因树上的水珠滴入口中而孕。半年后即农历七月十七日雷雨之夜，于山洞中生下小白龙一条。不久，龙娘病逝，死前叮嘱小白龙生日这天别忘了回来看望

娘亲。于是，每年的这一天，鸿山一带都天晦云聚，风雨潇潇，人们相信这是龙子如约归来，就在山上修了龙娘庙，并立会祭祀。

七月二十日，是云南河口大瑶山地区瑶族同胞的“龙母上天节”。此日，当地群众以各种方式祭祀龙神，并送龙母升天。龙母升天后的一个月，即八月二十日，是“龙公上天节”。当地群众照例要祭祀龙神，并送龙公升天。据说龙母龙公升了天，就能保佑民间风调雨顺，稻谷丰收。

八月初一，江苏武进县有“白龙庙会”。其传说也属于“白龙生日”类型：某女河边洗衣时吃了漂来的桃子而有孕，家父责怪其与人私通辱没门风，女遂含冤到附近登仙观跳井。在井中生下两条小白龙。此后，每年八月初一，白龙娘娘都要回故乡探亲，也必有一场好雨相伴。

八月十五中秋节，安徽省境内和香港铜锣湾大坑地区有“龙灯会”。龙用稻草或珍珠草扎成，全身满插长寿香，因而被称作“火龙”。

九月十月，是丰收的季节。湘西苗族常常在这个时候，过一种古老而隆重的节日——“接龙”。“接龙”有一家和一寨之分。一家“接龙”，在主人家堂屋中，设神桌一张，摆上红花利米、水酒、糯米糍粑等祭品；堂屋地下，铺一床晒簟，摆五盘制成龙形的粑粑，谓之“龙粑”，和一些首饰、绣品、新衣新鞋等。门外，摆大桌一张，摆酒碗等。桌侧立桩，吊捆鸡、猪等牺牲。仪式由穿红披绿的巫师主持，他点香燃烛、敲竹筒、晃铜铃、鸣锣

打鼓、敬酒念咒，然后将猪鸡宰杀，进行熟祭。正午时刻，巫师令主妇携带服饰随他前往寨口井边“引龙”。沿途上下，插以五色花纸。到井边后，主妇将首饰、新衣新鞋穿戴在身上，还要头戴满花银帽、身背包袱戥秤，手提清泉一壶。巫师绕井跳神作法，火炮喧天，鼓乐齐鸣，然后打伞而回。主人和亲友在归途中敲碗欢迎，三跪九叩，接龙入室。到堂屋后，众人跟着巫师绕神桌三匝，再在堂屋中央神桌下，掘一尺多深的土穴，安放坛罐一个，将壶中泉水，倒入坛中，加放水酒、银粉和朱砂，用岩板盖上，谓之“安龙”。安龙完毕，烧香焚纸，鼓乐、鞭炮齐鸣，主人向看热闹的人们，每人散发一个“龙粑”，以示欢庆。

一寨“接龙”，与一家不同，祭龙改用白水牛，而不用猪；在寨子里的公共场坪上设立神座；“引龙”时要求每家主妇都参加，按一家“接龙”的装束，跟在巫师后面，鱼贯而行，蜿蜒如龙，十分壮观。白天热闹一天，晚上还要男女对歌，通宵达旦，尤其是那些老歌手们唱“龙歌”，听者云聚，盛况空前。

进入农历腊月，云南元阳县哀牢山一带的哈尼族人要在第一个牛日举行为期两天的“祭龙会”。相传，很早以前有一位名叫“普玛”的青年猎手，只身为民除害，打死许多猛兽。由于普玛是龙托生的，死后就变成了一棵“龙树”。因此，祭龙会就要在一棵百年老树——龙树下举行。届时，要选村中最完整最干净的人作“龙头”，要宰杀、分食无杂色毛的“龙猪”，要摆由一百多张桌子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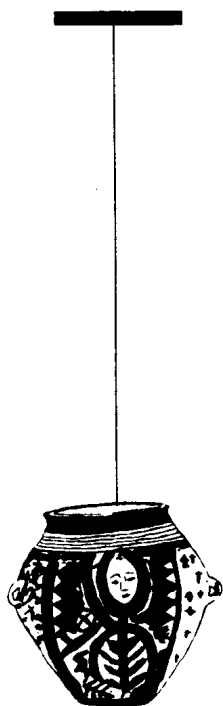
的“长龙宴”，龙头要率全村人举杯“请龙”，并为来年祈福。席间，还要唱“哈巴”，跳名为“乐作”和“贺新生”的舞蹈。末了，还要由龙头敲鼓，绕席至龙树下，众人合掌，“送龙”归位。

综上所述，龙的节日与庙会尽管形式多样，内容庞杂，但主旨都是一致的，即祈雨、求福，纪念为老百姓做了好事的龙神，或与龙神有关的人事。



棹影斡波掣万剑

——龙与竞技娱乐



与龙有关的竞技娱乐活动很多，我们这里摘主要的几种予以分析。

先看“龙舟竞渡”。

“龙舟竞渡”又称“赛龙舟”、“划龙船”、“龙船赛会”等，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其起因历

来说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打败吴国。“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事物原始·端阳》）吴越交战，勾践败而被俘，在吴国过了三年忍辱含垢的生活，骗得了吴王夫差的信任，被放回越国。回国后，他卧薪尝胆，立志雪耻，于当年五月初五成立水师，开始操练，终于在数年后，一举消灭吴国。后人为了昭彰勾践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便效仿越国水师演练时的情景，于五月五日这一天划船竞渡，以示纪念。

二说是为了纪念伍子胥和曹娥。传说伍子胥因遭谗言诽谤，被吴王夫差命人抛于钱塘江波涛之中，有曹娥驾舟去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曹娥碑》）。后世遂划龙舟，作救伍员状。

三说是为了纪念楚大夫屈原。这种说法普遍被接受，其文字记载始见于南朝梁人撰写的《续齐谐记》：“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

除上述外，各地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在贵州黔东南地区，有说法认为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舍身杀死毒龙的老人；云南傣族认为是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又作“岩宏窝”）。还有“迎夏至”、“避恶日”——认为五月是“恶月”，五月初五是不祥的日子等说法。

这些说法，都各有各的道理，但都没有说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管是为了纪念某某人，还是为了“迎夏至”、“避恶日”，为什么偏偏要举办“龙舟”竞渡呢？

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赛“龙舟”而不赛其他什么“舟”呢？

回答这个问题，得从龙的基本神性入手。我们说过，龙有喜水、好飞、善变、征瑞等神性和兴云布雨、司水理水的神职。既然有这样的神性和神职，被生活在江渚四流、湖泊星罗的水乡各族人民所崇拜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崇拜意识必然要外化为具体行为。这些行为包括：祭神，将人间美味敬献给神灵，并伴之以香火，让其款款享用；娱神，歌唱、舞蹈，想着法儿让神快乐；拟神，模仿神的举止形态，表示自己和神物有密切的关系，自己身上已秉赋了“神性”，从而能够“神灵活现”。这大概是“龙舟竞渡”的深层动因。人们相信，通过声势浩大的竞赛龙舟，能使天上水中的神龙心神感应而大娱大悦，从而焕发神性，克尽神职，保佑一方水土风调雨顺，稼渔丰成。同时，也使人们自身秉赋龙性，像龙那样强悍矫健，进而祛邪弥难。至于纪念某某人云云，只不过是一种附会。原因大概在于，这些人杰的“人性”和龙的“神性”有相通一致之处，又多少分担了龙的一部分“神职”。比如伍子胥就曾被奉为长江水域的“水仙”、“涛神”、“潮神”和“江神”；屈原也曾被封为“广源顺济王”，有“江神即楚大夫屈原”之说。

“龙舟”是做成龙形或刻有龙纹的船只。古代那些有“真龙天子”之称的帝王们，行走水路时一般都要乘龙舟。如“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穆天子传》），
“上御龙舟，幸江都”（《隋书·炀帝纪》）。皇帝乘坐的

龙舟，高大宽敞，雄伟奢华，舟上楼阁巍峨，舟身精雕细镂，彩绘金饰，气象非凡。南宋画院待诏李嵩画的“大龙舟”即是一例。民间用来竞渡的龙舟和皇家龙舟不可比肩，一般都做得窄小狭长一些，以利赛事。

用作竞渡的龙舟，其形制因时代而变化，因地域而不同。据载，旧时西湖上的龙舟，约四五丈长，头尾高翘，彩画成龙形；中舱上下两层，船首有龙头太子和秋千架，均以小孩装扮，太子立而不动，秋千上下推移；旁列弓、弩、剑、戟等“十八般武艺”和各式旗帜。尾有蜈蚣旗，中舱下层敲打锣鼓，旁坐水手划船。

苏州的龙舟分成各色，四角插旌旗，鼓吹手伏在中舱，两旁划手十六人。篙师执长钩立于船头，称作挡头篙。船头亭上，选面端貌正的儿童，装扮成台阁故事，称龙头太子。船尾高丈余，牵系彩绳，由擅长嬉水的小儿表演“独占鳌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等节目。

当代用来竞渡的龙船，形制比旧时简化了许多。船以色彩分赤龙、青龙、黄龙、白龙、黑龙等。船身、船上的罗伞旌旗等装饰，以及划手们的服装乃至船桨，都要求一色。湖北、湖南等地的龙舟短则七丈多，长则十一丈余，划动时有如游龙戏水。福建的龙舟，船首雕刻龙头，口能开合，舌能转动。贵州的龙舟由三只独木船联合而成，中间较长的一只称“母船”，船上有鼓手指挥，两边的两只船身稍短，称“子船”。

有关竞渡的仪式、规定、技巧和情景也因时因地不同

而丰富多彩。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锣挟鸣涛鼓骇雷，红旗斜插剪刀波来。锦标夺到轩腾处，风卷龙髯雪作堆。”古人的诗句将几百年前龙舟竞渡的热闹场面跃然纸上。

诗中提到的“标”即“标竿”或“标船”，是各龙船争夺的目标。“标竿”上悬挂锦彩、银碗、钱钞等赏物，立于水中，快捷先到者可得。“标船”设置在终点，当竞渡的龙舟接近时，将“标”抛入水中，让诸“龙”争夺。标有“鱼标”、“鸭标”、“铁标”等。鱼标鸭标是活的，投入水中即刻游走，要一下子捉住，是不容易的。铁标沉重，抛落便到水底，如果没有相当棒的潜水本领，同样是捉不起来的。因此，龙船上一般都要安排一两个水性极好的“标手”，专司夺标之职。

有的地方还流行“做胜会”——即由看船上的游客买土罐或鸭子，掷入水中，由参与竞争的龙舟，入水争夺以为娱乐。

龙舟竞渡前一般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如在屈原投水的汨罗江畔，每年龙舟竞渡前，都要先祭屈子庙。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幼，抬着龙头，一批一批地汇聚在屈原像下，叩拜、吊唁，以粽子、包子、酒水等祭奠。然后由主祭人将一条红绸系到“头龙”的头上，由“头桡”将龙头扛到江边洗澡，洗完后将龙头安于船首，这才开始赛

龙舟。地域不同，讲究不同。有的地方出龙前数日，要祀神演试一番，名曰“下水”。上岸送神，称作“拨龙头”。竞渡的组织者，年前率众位游手，将一根带叶竹竿竖立桥头，以便来年“出龙认色”，其名曰“钻五”；月朔互相往来，名曰“拜客”，等等。

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龙舟竞渡也到了日本及东南亚诸国。比如，日本的九州、冲绳等沿海地区，就流行一种赛船活动。不过他们不叫龙舟竞渡，而叫“爬龙”。新加坡常在端午节这天，举行全国性的龙舟比赛。他们的龙舟披红挂彩，扮作“狮子”、“狗熊”的司鼓手站在龙舟最前面，擂动大鼓，指挥和协调划手动作。整个比赛，一般从下午两三点开始，直到夕阳西下才告结束。

龙舟竞渡是一种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色彩的群众性娱乐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有利于增强人民体质，培养勇往直前、坚毅果敢精神的体育运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于1984年5月16日作出决定，将龙舟竞渡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当年10月，在广东佛山举行了全国首届屈原杯龙舟赛。1985年6月6日，中国龙舟协会在湖北省宜昌市宣告成立。7月，第二届屈原杯龙舟赛在葛洲坝三江航道举行，观众多达十余万。这样的龙舟竞渡至今已举行了十数届。近年来的龙舟竞渡，赛制趋于完善，规模也越来越大，并向国际性赛事进展。

龙舟竞渡需要宽而深的江海湖泊，水域浅小浮不起船的地方就竞渡不成了。于是，浅水地的人们就做成“旱龙

舟”，在街市、高台、场地上游走，俗称“迎鬼船”。江西一带有这样的风俗，时间亦在端午节。

造龙船也不只是为了竞渡。如贵州黔东南和湘西一带苗族同胞的“龙船节”，所做的龙船就不是为了竞赛，而主要是为了乘坐龙船游村串寨，会亲访友。龙船下水前，先由歌师唱吉祥福歌，祝愿龙船一路顺风。每条船上都有一位“鼓头”，由全寨推选出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坐于龙颈击鼓发令，主持船上活动。龙船过寨，鸣放铁炮传告亲友，岸上报以“接龙”鞭炮，亲友遂上前向船上的人敬米洒，并将鸭、鹅、彩绸等礼品挂于“龙头”。龙船靠岸，水手们将糯米饭团和菜肴放在船帮上就餐，不用碗筷。妇女、儿童这时纷纷前来“讨路边饭”，据说吃了龙船上的食品能消灾避难。龙船形制精巧美观，龙身由一只母船和两只子船捆扎而成，叫做“子母船”，皆为独木镂空。龙头约长两米多，用水柳木雕刻，装有一对一米多长的龙角。因龙头着色不同，分为青龙、赤龙、黄龙等。各寨为了保护龙船，还专门建有“龙篷”。龙船节从农历五月十六开始，具体节期各地各寨略有不同，只要全寨薅完秧，本寨龙船即可下水，历时三天左右。在广东水乡，龙船出游时，家家送来米酒给划船的人，并由老人为龙点眼，然后才下水游去。游完后，龙头供奉在龙王庙，船身埋入河床沙泥中，第二年挖出来再用。傍晚，村民们还要烧一大锅“龙船饭”，不管什么人都可以食用，以广结“龙缘”，遍得“龙福”。

“龙舞”又称“舞龙”、“玩龙灯”、“龙灯会”等，是与龙相关的又一种群众性娱乐活动。

汉代百戏中的“鱼龙曼延”，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龙舞”。《汉书·西域传赞》载：“孝武之世……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矲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颜师古解释说，巴俞都卢、海中矲极都是歌舞名，而“鱼龙”，则是由人装扮成一种来自西域的巨形珍兽——舍利之兽，先在庭前舞蹈戏乐，然后到殿前激水，水花飞溅中，化作一条巨大的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目”。然后，再化作身长八丈的黄龙，“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故又名“黄龙变”。由此看来，“鱼龙”，当是一种由人装扮成巨鱼和巨龙进行表演的大型舞蹈。由于巨鱼和巨龙之间有一个“变”的问题，因此在表演时，可能还需要幻术、布景、烟雾等来配合。

那么，“曼延”又作何解释呢？“曼延”也作漫衍、曼衍、蔓延、曼蜒等，是古代一种大兽的名字。《文选·司马相如〈子虚赋〉》：“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曼蜒貙狔。”郭璞注解：“曼蜒，大兽，似狸，长百寻。汉时仿此演为百戏。”古代八尺为一寻，百寻就是八十丈。因而《西京赋》中有“巨兽百寻，是为曼延”之句，薛综注曰：“作大兽，长八十丈，所谓鱼龙曼延也。”由此推断，“曼延”是“假作兽以戏”，是由人扮演成各种巨兽的舞蹈。“鱼龙”当是其中典型的主要的一种，因而称作“鱼龙曼延”。



图 67 汉代画像石“龙戏”

东汉张衡在《西京赋》、李尤在《平乐观赋》中都有对“鱼龙曼延”的生动描述。从中可以看到，作为汉代的大型歌舞，“鱼龙曼延”集合了当时最高水平的演员阵容以及布景、道具和特技，可谓规模宏大，幻象纷呈。除中心节目“巨鱼变巨龙”外，还有由人扮装的熊、虎、猿猴、大象、大雀、大龟、大蟾蜍及其他不知名的奇兽参与演出。

史料之外，还可以从汉代画像石上找到“鱼龙曼延”的影子。如铜山洪楼发现的乐舞百戏画像石，山东沂南出土的角抵百戏画像石，上面都有鱼龙作舞的图像(图 67)。

“鱼龙曼延”从汉至唐，延续了将近七八百年的时间，唐以后，整体上逐渐失传，后世传留下来的，只是其中的部分节目。民间的龙舞、狮子舞、麒麟舞等，可视作对“鱼龙曼延”的传承和演变。

“龙舞”一般在佳节、盛会时举行，场地选在长街广场、村头湾边开阔平坦的地方。龙的品种丰富多彩，有竹龙、木龙、荆龙、草龙、布龙、纱龙、纸龙；有由荷花和蝴蝶组成的“百叶龙”，用刨花扎成的“木花龙”，用铁皮卷成的“铁皮龙”，等等。一般来说，龙体内燃烛或置灯者，称“龙灯”。如《梦梁录》所言：“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之状。”不燃烛不置灯者以其所用材料分别称之。但由于龙不光在白天舞，晚上也要舞，晚上舞就离不开灯，因此大凡舞之龙，都通称“龙灯”。

龙灯各地都有。四川省铜梁县的龙灯比较出名。铜梁龙灯有“正龙”：头大、胫长、节内点灯，以灯光取代烟火，玩时比较安全。还有用竹编作龙骨，纸扎龙头，布做龙脊，借助灯火而起舞的“彩龙”；用皮纸或绢绸做皮，彩绘鳞甲，龙身能伸缩转动的“肉龙”或“蠕龙”；天旱时求雨，舞时可泼水的“黄荆龙”；用白花扎成，用来祭祀亡灵的“孝龙”；用稻草扎成，插入竹竿，执持起来耍舞的“草把龙”；以及由孩子们耍舞的，用一棵棵大白菜插上竹竿，点燃红烛，中间串以绳索的“菜龙”，等等。

铜梁人舞龙有不少讲究。过去有春舞青龙、夏舞赤龙、秋舞白龙、冬舞黑龙的规矩。现在逢年过节舞彩龙，舞到人家门前就暂时停下来，龙头频点向主人拜年祝福，然后再上下翻腾，左盘右旋。这时，主人必须鸣放鞭炮以示欢迎，并有所答谢：裹着钱的“红包”或糖果香烟等。

广东佛山人也喜欢舞龙。四五十年代，佛山龙多是用

一把把雨伞连接再绘上图案的“伞龙”，或用稻草扎成的“草龙”，做工比较简单。现在的佛山“彩龙”，用竹篾、铁丝做骨架，龙头、龙尾用纸糊，龙身蒙丝绸，配以金属镜片、铝金纸、剪纸、绒球做装饰，造型美观，色彩艳丽。佛山彩龙的品种多样，有金龙、烟花龙、火龙、彩灯龙、座龙、卧龙等。近年来，“机械龙”、“电脑龙”也走进佛山彩龙的行列。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龙能喷出水柱和肥皂泡，做出各种有趣的动作。佛山彩龙出游时很壮观，旌旗、日月旗前边开路，塔灯、鲤鱼、龙珠作引，然后才是张牙舞爪的龙，龙后面跟着锣鼓音乐。舞龙者在锣鼓音乐的伴奏下，表演盘龙、跳龙、扣龙门、穿龙尾、玉龙盘柱、二龙戏珠、巨龙腾空等舞蹈造型。香港回归期间，九龙各界举办“万尺金龙献瑞祥活动”，其高10米，长9米，宽3米，重一吨多的巨型龙头就是由佛山工艺社承造的。佛山彩龙近年来还走出国门，远渡重洋，出现在墨尔本、夏威夷、温哥华、伦敦、路易港等地的街头广场上。

湖南省湘西山区的“龙头蚕身灯”和陕西省汉中地区的“板凳龙”也很有特色。

“龙头蚕身灯”由“龙”的头和“蚕”的身与尾组成。制作考究，形体小巧，头尾能曲能伸，宛转灵活。竹圈联成蚕身，绳索系其内，白布蒙其外，外用红绿彩环缠身，由三个舞技出众的民间艺人分别持头、腰、尾三个部分执耍。“龙头蚕身灯”一般都是成对出行。出灯前，每对灯都要下到江边“吸水”。吸水后再进庙宇祠堂拜佛祭

祖，然后沿门沿户祝福吉祥。

“板凳龙”源于一个传说：一位以打卖草鞋为生的老人，收养了两女一男三个孙子。某年春节，有钱人家的孩子舞龙灯，欢天喜地。三姊弟十分羡慕。回到家中后，聪明的小弟看到爷爷打草鞋用的长凳子，一端系着未打完的草鞋，活像一只龙头，就高兴地喊：“看这草鞋凳，活像一条龙！”两姊妹一看确实像，三个人就各举起凳子的一条腿舞了起来。他们舞得开心，村邻们发现后也觉得有趣，就领他们到街道上去舞。从此，“板凳龙”这个民间舞蹈便形成和流传开来。

“板凳龙”制作简单，用一块长凳木板，雕刻成龙的样子，一头为龙头，一头为龙尾。龙鳞是画在色纸或彩绸上，然后贴上去的。三只木腿分别安在龙肚的两端，都可自由活动。舞时挑选两女一男，装成青春男女，身上披红挂绿，男的头上围白毛巾，女的头上插花朵。三个人各握一只凳腿，两个女的舞龙头，一个男的舞龙尾，三人密切合作，舞出“龙翻身”、“龙滚水”等种种花样。

中华民族是拥有五十六个成员的大家庭，同汉族一样，各少数民族也都与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许多动人的关于龙的传说和各种各样的龙舞。如云南彝族的“牵手跳龙门”，阿昌族的“舞白象青龙”，苗族的“接龙舞”，仡佬族的“打花龙”等。这些龙舞，大多欢快活泼，轻松有趣，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色彩。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舞龙呢？

舞龙的用意无非是祈雨祈福，娱神娱己。人们相信，歌之唱之，可以召唤龙的神灵；舞之蹈之，可以模仿龙的神态；有歌有舞，可以使神龙欢愉喜悦，也可以使自身秉赋龙性。这些当是龙舞的主旨，同时，也不排除对龙的“调侃”和“不敬”。由于龙是王权的象征，常常以张牙舞爪、狰狞蹈厉、耀武扬威、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目出现，使芸芸众生不得不以敬畏的心态相对待。现在好了，机会来了，老百姓可以借助龙舞出气了，可以按龙头、折龙身、揭龙尾，尽情地把这个帝王之象折腾、戏耍、嘲弄一番了。

到了“烧龙”的份上，对龙的带有不敬意味的戏耍，就接近于高潮。届时，狂欢的人们，或点燃鞭炮朝龙身上扔，或释放焰火喷龙，或把熔炉里滚烫的铁水倒出来，让四溅的火花烧龙……有的做得更干脆更彻底：在龙身里装满土火药、土烟花，要到最热闹的时候，一把火点着，只听“轰隆”一声响，龙嘴喷火，龙尾冒烟，龙身开裂燃烧——我们的水物之神、帝王之象，就在震耳的镋锣鞭炮声和喧天的欢呼惊叹声中渐渐地化为一团团灰烬。

天南海北处处飞

——龙与建筑名胜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龙是无处不在的。幅员辽阔的华夏大地上，建筑名胜比比皆是，龙的身影也处处可见。龙的建筑是以空间组合、体型、比例、尺度、色彩、质感、装饰等建筑语言，构成龙的形象；并通过建筑借景等手段，和自然风景相结合相呼应，形成龙的名胜，从而凝结和表现龙的习俗、龙的文化。

北京的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也是集中龙最多的地方。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故宫三大殿之一。殿正中，有象征帝王权威的金漆雕龙宝座。宝座两侧有六根漆金沥粉的盘龙大柱，顺着龙柱朝上看，宝座顶上，有一口藻井，一条巨大的浮雕蟠龙雄居藻井中央，作腾云飞升状。蟠龙的嘴中衔有一枚外涂水银的玻璃大宝珠。这宝珠号称“轩辕镜”，又名“避尘球”。由于采用了透雕等手法，龙头探出，龙须飘起，稍有清风，宝珠便微微晃动，与井口四周的16条小金龙相映生辉。这是故宫第一绝：藻井蟠龙。

第二绝是那块最大的丹陛云龙石雕。这块石雕，长近十七米，厚近二米，宽三米多，重约二百五十吨。四周刻缠枝莲花纹，下部为寿山福海纹，中间是九条蟠龙戏珠于突起的朵朵瑞云之中。瑞云缓缓流动，蟠龙雄健逼真，堪称我国古代石雕艺术的瑰宝。据说这块整体石料，采自距北京一百多华里的房山县。当年的工匠民夫，为了输运巨石，从石窟到京城每隔一里就挖井一口。寒冬腊月将井水汲上来泼成冰道，用旱船将石头一步一步地拉进宫中，其情景之艰难，可想而知。

三大殿外的台基分上中下三层，每层之间以龙墀相叠连。太和殿有1460根望柱，望柱下面伸出1442个螭首。螭是无角的龙。每逢雨天，螭首嘴里泄下一条条连珠状的白色水线；雨如果大一些，连珠状的白线就变成一道道喷玉溅珠的白练。千龙吐水，白练飞悬，蔚为壮观。这便是故宫第三绝：龙墀白练。

另外，属于紫禁城一部分的故宫正门——天安门城楼，也是一个“龙楼”。楼上有九百三十二条彩绘金龙；大殿内的天花板上有卧龙、飞龙、行龙、腾龙、团龙、盘龙一千七百多条，千姿百态，神采万方。天安门前的华表上也盘升着庄重神气的汉白玉雕龙。

紫禁城是所谓有“真龙天子”居住的地方，那些占宫居殿、盘梁附栋、玩珠戏水、腾云驾雾、张牙舞爪的神龙，无疑是帝王们的喻体、象征和自画像。这些龙尽管包装得金碧辉煌、溢彩流光，且有祥云瑞气烘托，但对生活在专制体制之下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却是阴森的、恐怖的、隔膜的、难以认同的。

影壁本是民间设置在门前或门内的一种屏障性小建筑物，有“遮挡”、“避邪”、“照人”、“镇物”等用意。龙崇拜产生后，人们便在影壁上雕刻绘制龙的形象。这样的影壁就在原来的用意之上，增加了敬祀龙神求福求祥的用意。在龙有了象征皇权的神性之后，修建以龙为主题的影壁，就又多了显示高贵地位的用意。

我国的龙壁，有好几个种类。按壁龙多少分，有一龙壁、三龙壁、五龙壁、六龙壁、七龙壁、九龙壁等。

山西省大同市城西观音堂山门外，有一座长12米，高6米的明代“三龙壁”。这座龙壁系双面琉璃，两面壁身各有游龙三条，由一百多块单件拼砌而成。壁顶以仿木斗拱挑出檐头，壁座刻饰龙兽花纹，设计精巧，壁龙生动。

大同城小西门外的兴国寺山门前曾修有“五龙壁”一座，后搬迁重建于城内善化寺的西侧院内。这座龙壁长近20米，高7米。壁身由210块琉璃单件构成，以赤、紫、绿、黄等色分别表现龙体各部分，色彩鲜艳，色调和谐。正中一龙，昂首向前，庄重雄伟。两边四龙，或升天，或入水；升天则腾云驾雾，入水则倒海翻江。

我国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琉璃影壁，是大同市内东街路南的“九龙壁”。这座龙壁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三子，代王朱桂府前的照壁，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距今已六百多年。壁全长近五十米，高八米，厚二米余，坐南面北。壁下部须弥座束腰处有狮、虎、象、狻猊、麒麟、飞马等动物浮雕，神态各异；上束处雕镌有四十一组二龙戏珠图案。壁正脊上刻有凸雕莲花及游龙图案，两端是戩兽和龙吻。壁身主体上现巨龙九条翻腾飞舞于惊涛骇浪水雾云气之间，并以山石水草将龙与龙勾结隔连。构图匠心独具，画面古朴生动。正中为正黄色主龙，面对王府大门盘卷回绕，透着一种威严。两边四组游龙依次相对排列，分别为淡黄色、中黄色、宝蓝色和黄绿色，于对称中显示不同的形态。全壁由四百二十六块特别烧造的琉璃构件拼砌而成，五彩斑斓。壁前还有一个倒影池，池水碧绿，龙影倒映，风来水动，九龙如生。这座九龙壁，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正如清人方坦诗中所言：“数仞雕墙饰金碧，万民膏血涂青红！”

那么，龙壁上为什么要雕刻九条龙呢？这里有一个传说：据说很早以前，呼风唤雨全靠一条龙承担。这条龙一

年四季奔走不歇，虽然日夜辛苦，毕竟力量有限，不能满足天下所有地方所有人要求风调雨顺的愿望。于是，此龙就向玉皇大帝启奏，要求多派几条龙帮助它行雨。玉帝准奏，调遣了八条巨龙归它指挥。天下百姓无不欢呼，便在龙王庙摆下好酒好菜，让九条龙享用。九条龙吃得大醉，醉后失控，行下倾盆大雨，大地上洪水泛滥，老百姓叫苦不迭。大雨过后，又一连数月干旱，河干井枯庄稼死，老百姓怨声载道，哀呼：“一龙治水风调雨顺，九龙治水旱涝不匀。”呼声惊动天庭，玉帝便传旨将八条龙分到了东南西北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将头龙封在中土，让其监望八方，各龙负责各方行雨事宜，谁渎职，就惩罚谁。这便是九龙壁上雕刻“九龙戏水图”的原意。

这个传说无疑是后人附会编造的。值得肯定的是，它和九龙壁象征帝王皇权的说法异其趣，而将龙的喜水通天的神性、兴云布雨的神职和壁上的九龙联系起来，反映了劳动人民祈求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和对皇家贵族以龙自喻、占龙为己有现象的不满情绪和悖逆心理。

大同九龙壁以其规模最大、建造最早而雄居龙壁之首。北京北海九龙壁虽然比大同九龙壁小了接近二分之一，时间也晚了三百六十多年，但壁上的龙却是龙壁中最多的。它的壁前壁后，各有蟠龙九条，腾云荡波，矫健雄劲。其他从正脊、垂脊到筒瓦、陇垂以及斗拱下都有形态不同的龙。如二百五十二块筒瓦，每块上都有一条龙；陇垂二百五十一片，每片上也都有一条龙。这些小龙，陪衬着作为主体的壁身九龙。合起来计算，壁上的龙多达六百

三十五条。

与大同、北海九龙壁的浑厚古朴、粗犷豪放的风格不同，故宫九龙壁则以龙身婀娜、纤细玲珑、形象可爱而独具特色。和北海九龙壁相比，长度增加了近四米，高度却减少了三米余。增减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衬托广场的宽阔。皇极殿是清朝乾隆皇帝退位后颐养天年的地方，据说乾隆十分喜爱北海九龙壁，就下令在皇极殿门前仿建了这么一座。

帝王们喜欢九龙壁，和“九”这个“天地之至数”不无关系。由于任何数字都是“始于一，终于九”，“九”也就有了“多”、“极”、“大”的寓意。《易经》以阳爻为九，如“初九”、“上九”等。中国古代曾设置“九州”（后来便以九州泛指中国）；并以“九天”极言其高，指代中央与八方，比喻皇宫，言其深远。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到了术数家的嘴里，“九五”则成了人君的象征。所谓“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后世由此称帝位为“九五之尊”。

既然“九州”指中国，“九天”指皇宫，“九五”指人君，那么，雕绘“九龙”于宫府影壁，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了。

龙在建筑上的形象，分别以石雕（碑座、碑首、须弥座、御路、望柱头、泉口等）、彩画（天花板、垫拱板、梁栋、墙壁等）、木雕（梁柱、天花、藻井等）、窑冶（花样砖、瓦当、滴水、吻兽、脊件等）、雕銮（铺首、包叶等金

属饰件上的错镂龙纹)、铸造(铎铃、塔刹、钟钮等)的形式表现出来。

龙的建筑常常出现在风景优美古迹列列的地方,因此,大凡名胜都有龙。有的名胜直接以“龙”来命名。这样的名胜多得举不胜举,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特区,如北京的五龙亭、黑龙潭;上海的龙华寺、青龙塔;天津的红龙池、龙头山;河北的黑龙洞、龙蟠灵壑;福建的回龙桥、龙江桥;贵州的安顺龙宫、海龙囤;西藏的龙王堂、龙王潭;陕西的龙门、苍龙岭;台湾的龙湖庵、龙门客栈;香港的九龙城、九龙公园等。有的名胜虽然没有以“龙”命名,却与“龙”相关。这样的名胜也有许多,如四川的望娘滩、邛海、六角函;广西的冠岩、还珠洞;江苏的离母山、舀海;浙江的天星湖、六和塔、玉泉;北京的铁影壁、北新桥、高亮桥;甘肃的九眼泉、西峡颂摩崖;山东的神水泉、孔庙大成殿;台湾的日月潭、七美岛,等等。

考察龙建筑龙名胜形成的原因,我们现有下面几点认识:

首先,龙建筑龙名胜和龙的神话传说关系密切。作为口碑流传的民间文化现象,龙的神话传说寄寓着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表达着素朴的思想感情,许多龙建筑龙名胜或以龙的神话传说而形成,或得名后又附会以新的龙的神话传说。

粤西北山区的德庆县,有一座具有汉代遗风、明代格

调的建筑——“龙山宫”。相传永乐年间，此地发生了一场罕见的旱灾，井干了，河涸了，庄稼苗枯死了，人们不得不告别家园，出外逃荒。村里一些老年妇女走不动，就聚集在东南边的山岗上烧香磕头，祈求苍天开眼，给老百姓一条生路。也许是被老妇们的虔诚所打动，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来了，雨也来了。甘霖普降，救了全村人的命。事后才知道这雨是居住在西江河畔悦城的龙子，奉龙母之命专来此地行的。为了答谢龙母，人们便自发地筹款出力，建造了这座古朴生动、精巧玲珑的龙山宫。还有位于桂林月牙山瑶光峰南麓的“龙隐岩”和“龙隐洞”——相传很早以前，有一条金龙在此处修道，某一日突然冲破大石飞了出去，留下了龙鳞点点。这两例都是以龙的神话传说形成的龙建筑、龙名胜。同类型的例子还有山西的“龙子祠泉”、河北的“黑龙洞”、上海的“龙华寺”等。

河北省山海关的南海口关建于明初洪武十四年，是万里长城的起点。它扎根渤海之中，恰似老龙俯首饮水，因而被称为“老龙头”。到了明末，“老龙头”被附会增编以新的传说。据说明朝总兵吴三桂，在镇守老龙头期间，迷恋于陈圆圆的床幄，沉醉于酒色之中，老龙看不惯，便常常发怒，掀浪扬波，搅得吴三桂不得安宁。后来李自成的起义军打进北京，老龙便施展神力，引导农民军出京东征，收拾吴三桂。当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以十万之师猝然猛攻农民军时，神龙又抖须振威，呼风扬沙，配合农民军抵抗清兵。据记载，当时确实“大风弥漫，沙石滚滚，黄

尘飞扬”，大大地挫伤了多尔衮的锐气。

其次，龙的建筑名胜与帝王皇族多有瓜葛。因为帝王们都是所谓的“真龙天子”，他们居住过的城池宫囿，游过的山水林泉，就不可避免地要留下“龙”的痕迹，从而形成龙的建筑、龙的名胜。

比如，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南郊的云龙山，相传就和汉高祖刘邦有关。这山长约六华里，连绵九节，好似一条卧龙，因称“九节龙”。这条“龙”也暗喻刘邦，他隐居在山中，山上就升起一股云气，形象亦似龙。吕后看见“云龙”后，上山寻找，终于找到了刘邦。“云龙山”因此而得名，连同山西面的云龙公园和云龙湖，成为徐州的主要风景名胜区。

再如香港九龙半岛的得名。据说南宋幼帝赵昺自福建出海，逃难到广东，转至九龙半岛登陆。这里的居民多是从中原地区逃难来的，倒也忠于宋室，只是地瘠民贫，无力支应抗元的军队，也没有像样的房子供幼帝一行使用。于是，赵昺只好在海湾旁边的一个山洞里安身。有一天，幼帝环顾四周山野，对大臣们说：“每山都有一龙，这里有八座山，势必有八条龙吧？”大臣陆秀夫上前答道：“应有九条龙。”幼帝不解。陆秀夫说：“帝为天子，就是第九条龙了。”从此，这一带地方，便称为“九龙”。

还有吉林的农安古城“黄龙府”，就因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驾崩”而得名。《辽史》载：“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安徽蚌埠的“龙子河”——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少年时曾在此

撑船，将竹篙落入河中，那竹篙不久即化为巨龙，因而得名。

第三，许多龙名胜因山势、岩石、泉瀑天然具备“龙形”、“龙态”而得名。如北京关沟七十二景之一的“青龙倒吸水”，就因独有一条青色岩石直通一孔泉池，宛如一条青龙倒吸泉水而得名。辽宁铁岭市东的风景区“龙首山”，因山势蜿蜒十余里，势如长龙，至柴河曲折处，嶙峋突起，如巨龙昂首而得名。安徽黄山的“九龙瀑”，因飞流九折而下，大雨后，飞瀑宛如九条白龙凌空起舞而得名。

此外，中国古代盛行的风水理论对龙的建筑名胜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风水讲“龙脉”，认为中原大地的龙脉，皆发自关中，古长安即高居龙首之位，“处上游以制六合”。于是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龙脉还以山势的起伏走势分赴龙、卧龙、蟠龙三种。蟠龙指山脉依江湖首尾相顾，成回环形状，认为这样的地势比较完整，可以互为依靠，包藏王气。据载，三国时诸葛亮就曾骑马上石头山观察金陵形势，发出了“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的感叹。此后，人们使用“龙蟠虎踞”指称金陵。李白有《金陵怀古》诗：“地即帝王宅，山为龙虎盘。”毛泽东也留下了“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诗句。还有：北京被认为是“北干之龙”正结之地，龙脉悠远，“鸾凤峙而蛟龙走”，山水环抱，帝王之家。洛阳位在天下之中，龙势强健，遂成“九朝故都”。杭州也是六大古都之一，只因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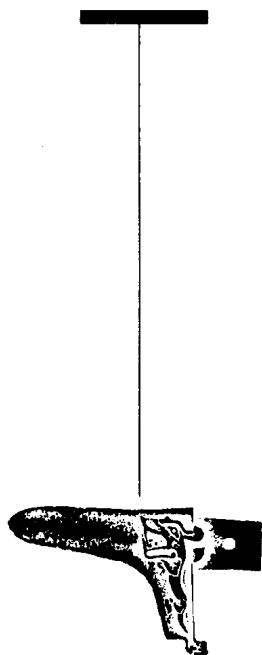
湖的出水不佳，断了龙脉，终非长都之地。

龙的建筑名胜，是龙文化的物化场、播演台和集散地。祭祀龙神，祈雨祈福和舞龙灯、划龙船等民俗活动都多在龙的名胜风景区举行。

龙建筑龙名胜还是地域取名的依据。只要对全国的行政区划稍作检索，就会发现在我们这个“龙之国”里，有“龙省”一个，即黑龙江省；“龙县”（市）二十五个，如龙山县、龙泉县、龙门县、龙州县、龙游县、青龙县、黄龙县、龙岩市等；城区名称中有“龙”字的十一个，如龙凤区、龙亭区、龙潭区、龙山区、云龙区等；县城所在地的镇名中有“龙”的二十七个，如龙江镇、龙井镇、龙岗镇、龙城镇等。至于以“龙”为名的乡村寨堡、街道巷里就多得不可胜数了。

留得五湖明月在

——龙与工艺美术



龙从模糊集合之初起，就和工艺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需要利用工艺美术的造型性、空间感、质量感以及可视可触的直观性，来表现他们对龙的神物崇拜和审美情趣，工艺美术也因以龙为题材为内容而倍增魅力。不可想象，没有工艺美术的传承，中国龙的形象还能保留和发展下来；同样不可想象，没有龙文化的内容，中国的工

艺美术不引以为大大的憾事。

工艺美术作品通过形、光、色、点、线、面、视、触、感等等手段将龙的形象、神态、神性、神职，以及人们对龙的认识、崇拜、审美生动具体地表现出来。我们只要浏览一下古往今来的工艺美术作品，不论是陶瓷、玉雕、石刻、青铜器、织绣、竹编、漆器，还是绘画、书法、印玺，总之是每一个品类，都有表现龙文化的精品佳作传世。

前面提到过的新石器时代的鸟鱼纹彩陶细颈瓶、朱绘蟠龙纹陶盘、四龙首玉镯、龙山文化玉龙、猪龙形玉佩饰、透雕龙形玉佩等，是最早的一批表现龙文化的工艺美术品。这些作品，或朴素浑拙，简洁生动，或琢刻精细，造型别致，反映了模糊集合初期龙的形态。

进入信史时代之后，随着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进展，龙的素材、龙的形象的不断丰富，其工艺美术品也沿着多、精、美的方向发展，堪称国宝的精品层出不穷。如商代的龙形玉佩、龙虎尊，西周的龙纹玉璜、蟠龙纹方壶，战国时期的龙形玉璧、透雕龙凤纹镜，西汉的龙虎纹玉带钩，东汉的龙虎纹镜，南北朝时期的鎏金透雕人龙纹饰件，隋代赵州桥龙纹石栏板，唐代的鎏金鱼龙戏珠银盘，宋代的金龙，元代的青花云龙纹盖梅瓶，明代的斗彩海水龙纹盖罐，清代的剔红九龙天球瓶，近当代的玉器六臂佛锁蛟龙、东方巨龙花熏、泰山青帝宫龙鼎、潍坊龙头蜈蚣风筝……

少数民族龙的工艺美术品也相当多。如新疆民丰汉代

墓葬出土的龙纹蜡染，契丹龙饰辽瓷，西夏团龙藻井，纳西族龙头乐器，蒙古族飞龙舞马鼻烟壶，裕固族龙凤寄命锁，维吾尔族飞龙瑞兽博古毯，水族龙凤石雕，京族雕龙神艇，土家族龙纹凿花，藏族龙饰工艺，等等。

龙的工艺美术品如此之多，撰一部厚厚的大书也难以穷尽。我们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简析几种——

先看江西景德镇的著名瓷雕——“九龙玉杯”。其杯集中了景德镇瓷器“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等优点，杯身绘八条姿态各异的金龙，杯正中露出一个雕刻精巧的龙头。盛水于杯，不满十成时，点滴不漏；刚满十成，杯里的水就漏得点滴不剩。寓“水满则溢”、“过犹不及”之意，所以此杯又称作“九龙公道杯”。相传明朝洪武年间，主管景德镇的县令为了讨好朱元璋，指令工匠们夜以继日地研制“九龙杯”。杯成后，县令亲自上京进贡，朱元璋见杯后爱不释手，奖赏县令进杯之功，将其擢升为府台。一次朝廷开宴，洪武皇帝有意奖赏几位心腹，特意给他们将杯子添得满满的，而对平时喜欢直言进谏的几位大臣，则将酒斟得浅浅的。结果事与愿违，几位直臣喝上了御酒，受到照顾的心腹却滴酒未沾。朱元璋开始不解，后来才明白此杯原是一个“公道杯”。全杯由三部分组成，上部称主杯，中部为一块荷叶盘，盘底与一倒置的杯相连，盘中五眼通杯座，为漏水的孔道。这种杯是运用虹吸原理制成的。

再看出产于浙江的“龙泉宝剑”。龙泉宝剑历史悠

久。相传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剑大师欧冶子，云游至秦溪山下，发现一泓清冽甘寒的湖水，湖边有井七口，恰似天上的北斗七星。欧冶子就在湖边支起炉灶，采附近山中的铁英熔铸，用七星湖水淬蘸。经过几年的冶制锤炼，终于铸成“龙渊”、“太阿”一雌一雄两把宝剑。剑一铸成，就化作飞龙双双腾空飞去。于是，铸剑地就改名为“龙渊”。至唐代因避高祖李渊的讳，更名为“龙泉”——后世遂将宝剑称“龙泉”。“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光，错镂金环映日月”，“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唐诗人郭震在《宝剑篇》里，生动地描绘了龙泉宝剑的特色。

精湛绝妙的工艺手段，悠久神奇的文化内容，附会以生动有趣的传说故事，寓含通天、变化、飞升等祥瑞的意蕴，又集实用、观赏、宫廷御用、民间收藏于一体，是龙的工艺美术品的普遍特征。此类工艺品还有广东石湾器型陶塑“龙凤挂碟”、“青龙挂碟”，北京“九龙壁”雕漆屏风，山西侯马“二龙戏珠”蝴蝶杯和段母山“龙凤花边砚”，云南剑川龙凤木雕家具，四川剑阁“含云龙”、“开口龙”藤木手杖，江西婺源“龙尾砚”，广东肇庆“龙吐宝珠砚”，贵州岑巩“大空心龙砚”和“双龙抱宝砚”，安徽舒城“龙舒贡席”，江苏扬州“龙凤呈祥”喜庆鞋花，天津杨柳青“金龙腾飞”年画，等等。

龙文化是开放的，龙的艺术品也是开放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交流的广泛，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在创作龙的工艺

美术品时，都注意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吸收和运用现代科技提供的种种手段，如声、光、电、动等，使工艺美术作品中的龙更加栩栩如生，神灵活现。同时，在创作、欣赏、交流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打有时代烙印的新话题。

陕西省宝鸡市的美术家屈凌君，从民间剪纸艺术中吸取营养，历时两年多，完成了他平生最得意的，也是目前国际上少有的纸工艺术珍品——“纸雕龙舟”。这件作品长近两米，高近一米，除门轴、门环、吊环为金属丝外，其他如雕花扶栏、立柱、活动门窗、各类链环等三万多个零件(其中龙鳞一千一百多件)均用白板纸雕刻而成。作品一问世，便引起美术界轰动和各种传媒的重视，被称作是“纸的奇迹”，屈凌君也有“当代纸船王”之誉。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件名动一时的艺术珍品在运往美国参展时，竟莫名其妙地因“提货不着”而丢失，尽管花费了大量精力多方寻觅，均被告知龙舟已被美国海关以普通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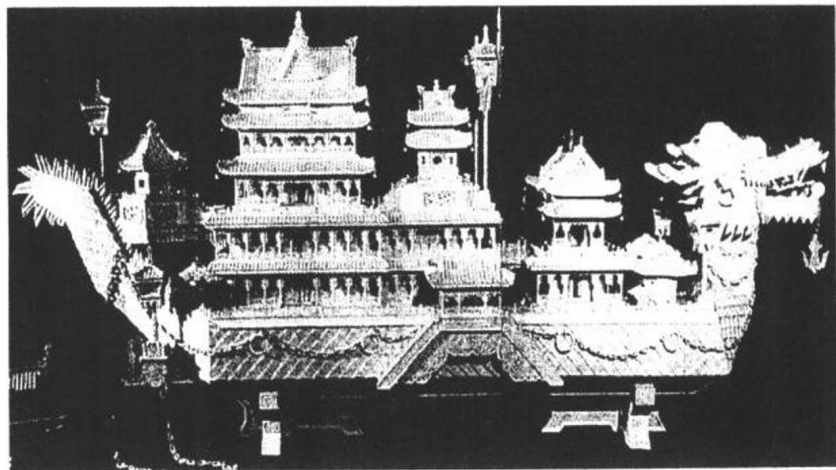


图 68 失落于美国的“纸雕龙舟”

拍卖，买主不知去向。艺术家的痛苦之状可以想象，稍稍值得安慰的是，纸雕龙舟在缺展的情况下依然荣获本次展销会的金奖（图 68）。

据悉，在迎接香港主权回归的日子里，屈凌君又耗时十三个月，创作出长 1.997 米的“中国龙舟”。作品由大小两只龙舟组成，大舟象征国家，小舟象征香港。舟上雕有祥龙、宝鼎、碑亭和一百个风铃等，堪称又一纸雕精品。

值得写上一笔的还有既能作为流通手段使用，又能作为工艺美术品欣赏和收藏的“龙币”。

最早的龙币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当时有人提议说：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应当杂铸银锡为



图 69 龙币

白金以造币。武帝准旨，遂铸“白金三品”。排在第一位的便是“龙币”：重八两，圆形，其纹饰为四爪云龙，值三千。其二是方形“马币”，值五百；其三是椭圆形“龟币”，值三百。

“三品”中，龙币

价值最高，是马币的六倍，龟币的十倍。这样的龙币，《史记》和《汉书》均有记载，只是至今未见实物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发现以圆形龙纹泥饼作的冥币，表面上涂了一层白银，可视为汉代龙币的代用品(图 69)。

汉以后的钱币上也多以龙为图案，如五代的“周元通宝”、北宋的“大观通宝”、金代的“大定通宝”、明代的“正德通宝”等。清代咸丰年间发行的纸币“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四周均以龙纹为饰。光绪年间铸造的“龙洋”，中间有一条祥龙，此龙耸角扬须，瞪目奋爪，身绕祥云，嘴吞明珠，颇有一番叱咤风云的气势。洪秀全曾在他的《原道觉世训》中斥龙为妖，但却在金玺上铸金龙头，在南京建金龙殿，又铸造带龙纹的“太平天国”大铜钱——反映了龙文化的难以割舍和这位农民起义领袖对龙的矛盾心理。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近邻诸国也造有“龙币”。如日本明治三十六年发行的“一圆”龙币——币上的龙鳞甲遍体，并有许多颖锐的锋芒，龙珠不在嘴中嘴前而在左爪之下——和中国龙币的造型异其趣。朝鲜的“五分”龙币，中间是一对非对称式蟠龙，两条龙造型有别，姿态生动，下面有“大朝鲜开国五百四年”字样。越南的“景兴通宝”龙币，造于大越黎显宗景兴元年(公元 1740 年)。币上的“骊龙”身体被云雾遮掩，仅露一鳞一爪，中央圆圆的一孔，巧似骊龙颌下明珠，看上去别具一番韵味。

绘画是和工艺美术相关的造型艺术。因此，本章我们

还要讲讲以线条、色彩、明暗、透视、构图等绘画语言将龙的形象、神采表现在纺织品、纸、木板、墙壁等平面上的造型艺术品——“龙画”。

距今七八千年的宝鸡北首岭彩陶瓶上的“鸟啄鱼”纹、甘肃甘谷西坪彩陶瓶上的鲵纹，以及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陶器上的龙纹，均可视作最早的“龙画”。夏、商、周、秦诸代陶器、青铜器、玉器、砖瓦、画像石、墓壁、绢帛等载体上的龙纹，也都可以按“龙画”看待，只是这些“龙画”还和应用美术、装饰工艺在一起。如果说中国的纯绘画艺术汉代以后才从应用美术的范围中走出来的话，那么，汉以前的帛画和墓室壁画上的龙纹，便可视为应用美术的“龙画”向纯粹的“龙画”进展的一种过渡。这样的“过渡”式龙画保存下来的不多，我们能看到的也只有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驭龙壁画”、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人物帛画”、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汉墓壁画“天象图”和现藏洛阳市博物馆的新莽墓室壁画“二龙穿壁图”几幅。上述作品中的龙纹，均为“白描”手法画成，龙身弯转曼长，或飞升，或盘绕，或交臂，是通天使者、阴阳融合的形象。

三国时期东吴的画家曹不兴，大概是目前知道的最早创作纯粹“龙画”的人。据说，曹氏曾看见过一条赤龙出清溪水上，于是便“写献孙皓”。孙皓当时还是一个婴儿，曹氏献龙画，显然是为了讨好大人，也给孙皓将来成为人主以吉兆。有记载说，曹不兴画的龙，“龙头样四卷”、“清溪侧坐赤龙盘赤龙图二卷”，可惜岁月久远，

真迹无存，今天的我们已见不到了。

东晋画家顾恺之是继曹不兴之后的一位画龙高手。在他的名作《洛神赋图卷》(宋人摹本)中，我们看到了并驾齐驱拉拽云车奋力向前的“六龙”，和长角高耸，回首顾望洛神的“出水龙”。这七条龙的特点在于一个“婉”字，委婉温顺，和悦婉雅，连画面的主体洛神也受其影响，“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南北朝画家张僧繇是以“画龙点睛”闻名于世的。相传张僧繇曾应邀为金陵安乐寺的墙壁上画白龙四条。龙头龙身龙爪龙尾龙须龙鳞等等全都画好了，就是不点眼睛，说一旦点睛，龙就会腾空飞去。人们不相信，以为是“妄诞”之言，就再三要求他为龙点睛。张僧繇只好提笔蘸墨，锋毫落下，两条白龙有了晶亮的眸子。此时，须臾间雷鸣电闪，画壁开裂，两条点了睛的龙乘云曳电，腾入云天。而另两条没有点睛的龙还原模原样地留在墙壁上。张僧繇还能“画锁制龙”。相传他为昆山惠聚寺“画神于两壁，画龙于四柱”，方圆百姓若患疾病疟疔，到壁下拜一拜，祷一祷，停一停就可痊愈。每逢天色阴晦，风雨欲来，柱上的画龙便鳞甲湿润，蠢蠢欲飞，于是，张僧繇就又画了四把大锁将龙锁住。

冯绍正、吴道子、孙位等是唐代的画龙名家。冯绍正曾于宫中画五龙堂，“有降云蓄雨之感”。后来遇到大旱之年，玄宗便命其画龙祈雨。吴道子擅长画“怪龙”，有“张甲方汗栗”、“风云将逼人”之誉。孙位注重龙与人及周围环境的关系，将龙画在山川人物之中。其代表作

《春龙起蛰图》：“山临大江，有二龙自山下出。龙蜿蜒骧首云间，水随云气布上，雨自爪鬣中出，鱼虾随之，或半空而陨。一龙尾尚在穴前，踞大石而蹲，举首望云中，意欲俱往，怒爪如猩。草木尽靡，波涛震骇，涧谷弥漫，山下桥路皆没。山下居民老小聚观，阖户闼牖，人人惊畏，若屋颠坠。笔势超轶，气象雄放，非胸中磊落不凡，能窥神物变化，穷究百物情状，未易能也。”（《德隅斋画品》）

宋代以龙为题材的画家有董羽、僧传古、陈容等人。董羽认为画龙的关键在于“得神气之道”，要既重形似，又力求传神。因此，他的龙画都是气概不凡，形神兼备的上品，据说曾使宋太宗年幼的儿子“见画壁惊畏啼呼”。董羽还总结了前人及自己的画龙经验，撰写出《画龙辑议》一书。此书在“三停九似”说（其说和一般说法有别，如嘴似驴，眼似虾，耳似象，须似人，足似凤等）之外，还提出了“龙分雌雄”说：“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须尖鳞密，上壮下杀，朱火煜煜；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须圆鳞薄，尾壮于腹。龙开口者易为巧，合口者难为工。但要挥毫落墨，随笔而生。筋骨精神，伫出为佳。贵乎血目生威，朱须激发，波涛汹涌，若奋风云，鳞甲藏烟，鬣鬣肘毛，爪牙伏利，蜿蜒升降，磷旋之间，喷其雨露，踊跃腾空，点其目则飞去，乃神笔之变化。”尽管后世的龙画依然难分雌雄，但董氏的观点不失为新奇，对具体画法的论述也是可取的。

僧传古的龙画与董羽齐名。据说他曾见过真龙，因此

能将龙画得活灵活现，“笔墨遒爽，善为蜿蜒之状”，“尽得其形似，故妙于生意”。他画的“坐龙”，“苍驼蹲坐火云中，顶与鳞甲间皆有绿发”，春旱时张挂起来，便得好雨。其代表作有《袞雾戏波龙图》、《穿石戏浪龙图》等。

陈容是才气横溢的画龙专家。他常常在酒醉之后，“泼墨成云，噀水成雾”，在大叫声中信手涂抹，然后“以笔成之”。于是，龙身及四肢或隐或显，“腾骧天矫，幽怪潜见”，伴以“云蒸雨飞，天垂海立”：皆不经意而得，神奇妙绝。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墨龙图》，是陈容的代表作之一。此画笔法雄奇，气势狂放。右下方自题三言式跋语：“扶河汉，触华嵩，普厥施，收成功，骑元气，游太空。”反映了作者匡时济世的远大抱负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然后出世隐退的志向。这显然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元代有人画了一幅《群龙图》，图上有“状貌诡谲各不同”的二十四条龙。明初的刘伯温看到后，感叹不已，欣然挥笔，写下长诗《题群龙图》。从诗中看，这群龙确实神态非凡：“一龙捷尾欲上木，足抓犹在齰沚中。一龙出穴饮涧底，头上飞瀑泻白虹。前有一龙已在云，顾视厥子扬双瞳。”“中庭两龙忽相逢，须眉葩髯如老翁，便欲角抵争雌雄。”“峡外六龙狞以凶，矜牙舞爪起战攻，咬鳞嚼甲含剑锋，陷胸折尾波血红……百态并作何纷庞，是耶非耶孰能穷。”这样的龙画内容复杂，可以视作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奋起的写照。

随着绘画技法的成熟和表现手段的多样化，明清两代的龙画同前代相比更趋华美和丰赡。代表画家有浙江籍的汪肇和河南籍的周珥等。汪肇的水墨《起蛟图》，画一蛟龙腾跃云中，一位携童子前行的老叟回首眺望，黑云漫卷，草树披靡。画面墨色苍润，笔势壮阔。周珥是清代的画龙高手，据说他曾将自己的一幅龙画悬挂在黄鹤楼上展销，一个武弁欲夺走此画，被周珥打走。后有人赏叹此画，欲出百金以购，周珥认为此人是识画之人，遂引以为知己，取画相赠。后来周珥因参与策划反清农民起义，不幸泄密，受到清廷迫害。他的代表作也是一幅《墨龙图》，此龙角髯狰狞，目光如炬，龙身大部分隐藏在斑驳陆离的云气之中。这种“见首不见尾”的艺术造型，大概有隐喻清王朝后世必将衰落的意思吧。

还有一种“龙画”值得提及，这便是“断发文身”中的“文身”。所谓“断发文身”，就是剪短头发，将蛟龙的图案刺绘在胸腹背腰臂腕等部位。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多有此举。“文身”的用意，一说是为了避水中蛟龙之害；一说是为了装饰自己，以示尊荣。我们认为，从根源上讲，“文身”是对龙的神物崇拜使其然。人们相信，把龙的形象刻画在自己身上，自己身上就有了龙的神性，就可以入水，则“避水神”；起居，则“示尊荣”。随着龙作为被崇拜的神物逐渐转化为吉祥物，文身习俗也渐渐式微了，不过并没有绝迹。

谈“龙画”，不能不涉及“龙书”。传说伏羲时，有

龙呈瑞。于是以龙纪事，创立文字，称“龙书”。可惜这种“龙书”未能流传下来。书画同源，甲骨文上的“龙”字，既是最早的“龙画”，也是最早的“龙书”。后世的“龙书”和“龙画”，常常密切结合，相得益彰。

戊辰龙年，报刊上推出了各式各样的“龙书”。有人用小篆将龙字写了一百种，曰“百龙图”。除篆书外，隶、楷、行、草诸体的“龙书”也纷纷出台，争奇



图70 刘鸿雁的“泼墨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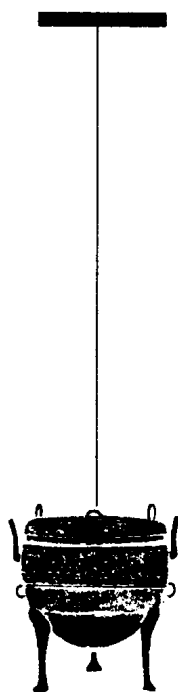
斗胜。其中书法家刘鸿雁的“泼墨龙”很有特色。为了“泼”出一个“龙”来，刘鸿雁花了四年时间进行琢磨和练习。他调的墨，要挂笔两寸不断线；用的三支毛笔大小

不同，角度各异；泼墨的力度和技巧要把握得恰到好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一“泼”。他“泼”的“龙”，扬首向天，曳尾于地，气势磅礴，形神兼备。堪称“龙书”佳品（图 70）。



紫气氤氲百姓门

——龙与日常生活



从模糊集合之初算起，龙一直是以“神物”的面目出现的，人们祭祀龙神的种种行为，都可以纳入“神物崇拜”的范畴。进入现代社会后，龙逐渐由“神物”演变为“吉祥物”。不管是过去的“神物”还是现在的“吉祥物”，人们都希望龙能从高高的神坛上走下来，从阴森森的帝王宫殿里走下来，从遥远的天边走下来，来到老百姓

中间，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给人以祥瑞、以福佑。由于龙本来就是老百姓创造的，寄托着、秉赋着老百姓的理想、愿望和审美情趣，因而对龙而言，摘掉神秘的面纱，呈一副和悦的面孔，进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不困难。这样，便有了吃龙菜、喝龙茶、啖龙果、服龙药、打龙拳、栽龙树、养龙花、说龙话等等习俗。反过来，这些生活习俗也都凝聚、反映、渗透、承载、张扬着龙文化。

龙是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按说是不能吃的，可偏偏有“食龙”的记述出现在古代的典籍中。据载，夏代有一个名叫刘累的人就将一条死了的雌龙腌作肉酱奉献给夏后，夏后便美美地吃了一顿。由此可见，古代的“龙”是可吃的。不过，夏后吃的龙，显然不会是作为神物的“龙”，而是作为模糊集合对象的“龙”，大概是鳄或蛇。

还有记载说晋时某人，馈送给陆机一盘腌制的鱼鲙，陆机尝了尝，觉得味道很美，就转馈于范阳人张司空。司空尝了一口，说：“这是龙肉。”陆机不怎么相信。司空说：“以苦酒浇灌，必当有异。”陆机照办，果然有“五色文章”出现。这段故事中的“龙”，当然也不会是作为神物“龙”，而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鱼。至于所谓的“五色文章”的出现，当属正常的生化反应，没有什么可奇异的。

将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作为“龙”，进而食之的情况，从古代一直延续到现在，且有发扬光大之势。以蛇为龙的

菜，有广东的“龙虎斗”（其中“龙”为过树榕、眼镜蛇或金环蛇，“虎”为豹狸、豹貂或田鸡）、“菊花龙虎凤”（其中“凤”为竹丝鸡）等；以鱼为龙的菜，有陕西、北京等地的“白龙脯”、“二龙相会”、“龙凤争春”等。还有以基围虾称龙的“群龙戏海”；以黄鳝为龙的“盘龙大鳝”、“黄龙戏宝”；以虾仁、海参为龙的“双龙出海”、“乌龙赏月”；以泥鳅为龙的“油炸小泥龙”；以龙虾称龙的“双龙夺珠”、“龙袍大虾”；以飞龙鸟为龙的“飞龙汤”等。

有的“龙菜”与皇帝有关。如“蟠龙菜”：相传明武宗临死时，曾为两个儿子立下“谁先进京谁为君”的遗诏。住在湖北钟祥县的兴王朱厚熜为了避免路途上州官迎送麻烦，决定扮成钦犯进京。为了不引人怀疑，他下令全城厨子连夜做出一种“吃肉不见肉”的食品。有位厨子因老伴送来红薯让他充饥而茅塞顿开，就把鱼、肉剔骨去皮，剁碎、泡去血水，再用上红的鸡蛋皮裹成红薯样蒸熟，送给朱厚熜。朱厚熜尝后甚为赞赏，就吃了一路这样的“红薯”，抢先进京，做了皇帝。继位后，朱厚熜将这种“红薯”更名为“蟠龙菜”，列入宫廷菜肴，吃时切成薄片，作龙形盘于碟中。蟠龙菜香嫩可口，油而不腻，是《中国菜谱》中的名肴。

伴有动人传说的“龙菜”也有不少。如“龙人河螃蟹”：相传江苏高港的口岸镇，古时有农家女金妹因坐河边青石而怀孕，生下圆滚蛋一个。金妹因觉得无脸见人而投河自尽。于是，蛋破龙出，掀波逐浪，将金妹托到河

岸。此河遂被称为“龙人河”。此后每年的正月初三，龙都要带许多又大又壮的螃蟹来祭奠生母。“龙人河螃蟹”便由此出名，成为当地一道名菜。

光吃“龙菜”当然不行，还得有一些“龙食品”。

喜欢吃米饭的，有“海龙米”——产于贵州遵义海龙坝。此米为高秆油黏米，颗粒硕大修长，做出饭来晶莹如玉，清时曾为皇室贡物，盛名远播。

喜欢吃面条的，有“龙须面”——北京的传统面食之一。相传明朝时，御膳房里有位师傅，在立春吃春饼之日，做了一种细如发丝的炸货，呈送皇帝品尝。皇帝尝后龙颜大悦，遂命名为“龙须面”。制作龙须面需要经过和面、醒面、溜面、抻面、炸面等多道工序。

喜欢吃馄饨的，有“龙抄手”——在四川成都春熙路南段。这里的抄手品种多样，用料讲究，做工精细，馅嫩皮薄，香味浓郁——借“浓”为“龙”，取神龙降福意。

喜欢吃包子的，有“南京一条龙”——相传南朝末代皇帝陈叔宝，少时贪玩，曾溜出宫门，一连三天随便取吃街铺上的包子。铺主消受不起，要他留个“账头”，他便随口说出“朕是一条龙”的话，并写下了“一条龙”三个字。不久，人们知道了他的真实身分，纷纷涌来买吃包子，包子铺顿时生意兴隆。“一条龙”三字被裱成中堂，铺门被称为“龙门”，这条街也成了“龙门街”。“一条龙”包子至今盛名不衰。

喜欢吃馒头的，有“盘龙馒头”——一种以面粉抻为龙形，蜿蜒于馍上，并附加以“瓶胜、方戟、明珠、宝锭

之状”(皆用面做就)，蒸制成熟的大型馒头。

上述之外，还有“龙虾”，“龙虱”、“龙池鲫鱼”、“龙头鱼”、“龙爪粟”、“龙鹤菜”、“龙须菜”、“龙爪葱”、“龙须酥”、“龙凤礼饼”等。

“龙茶”首推“西湖龙井”——产于浙江杭州西子湖畔。龙井，原名龙泓，又名龙湫，为圆形泉池。池壁高出地面尺余，上刻蛟龙。相传此井与海相通，井下有龙，故称“龙井”。“西湖龙井”因色绿、香郁、味醇、形美而驰名，以产于距龙井三里的狮子峰的“老龙井”为最佳。

龙井茶历史悠久，唐代陆羽的《茶经》里就有载述。宋以后，龙井茶被列为历代皇帝的“贡茶”。

“茶兴于唐，盛于宋”。据载，宋太宗赵匡胤曾下令专门为皇室制做“龙凤团茶”，以和民间茶相区别。宋仁宗时，又出现一种比“龙凤团茶”还要精致的“小龙团”茶。宋神宗熙宁年间，福州转运使贾青，又创制了“云纹细密，更精绝于小龙团”的“密云龙”茶。宋徽宗宣和年间，在建安为官的郑可闻用臻于极致的采制工艺制成“龙团胜雪”——采择新抽茶枝上的嫩芽尖，蒸后剥去稍大外叶，只取其心一缕，放入珍贵的贮器内，用清泉渍润，使其光明莹洁，像银线一样，所谓“银丝水芽”。制成方寸小茶饼后，“有小龙蜿蜒其上”，故名。时人慨叹：“盖茶之妙，至胜雪极矣！”这种茶造价高得惊人，“每片计工值四万”，专供皇帝品用，老百姓是难以沾唇的。除“龙团胜雪”外，北苑当时所造的贡品“龙茶”还有多

种，如“万寿龙芽”、“龙凤英华”、“无疆寿龙”、“瑞云翔龙”、“龙苑报春”等。这些“龙茶”的出现，既反映了皇室生活的奢侈靡，也凝结着显示着无孔不入、无处不有的龙文化。

进入“龙茶”行列的，还有产于福建、广东、台湾等地，俗称“绿叶红镶边”的“乌龙茶”。

“龙果”主要指产于我国福建、广东、四川等地的四大名果之一——“龙眼”。相传古时有恶龙兴风作浪，为害一方。少年桂圆决心为民除害。他只身与恶龙搏斗，用钢刀挖出恶龙的双眼，恶龙因流血过多而死，桂圆也因伤势过重去世。乡亲们将龙眼和桂圆埋在一起，第二年便长出两棵大树，树上结果，果核圆亮，极似龙眼。于是，称树为“龙眼树”，称果为“龙眼”，又名“桂圆”。这当然是传说附会，“龙眼”之得名，大概是因为此果凸圆肉晶亮，恰似龙的眼睛而已。

《汉书·匈奴传》载：“汉遣单于使令谒者，将赐送橙桔、龙眼、荔枝。”由此可知，龙眼树在我国南方种植，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且列为皇室贡品。龙眼浆汁饱满，果肉透明，甜甘如蜜。如《本草纲目》所言，久服能“强魄聪明，轻身不老”。

可视为“龙果”的还有“蟠桃”。“蟠”是龙未升天时的样子。蟠桃的形状扁平成环，正是龙的盘曲伏地状，蟠桃也就因此而秉“龙性”被称作“仙桃。”

“龙药”指的是以“龙”命名的中草药。其得名，多是因为这些中草药和龙的模糊集合对象有关，或者其形状有和龙相似之处。

龙的模糊集合对象是广泛的，对缺乏生物学分类知识的古人而言，将他们发现的一些远古动物如犀牛类、三趾马、古象等的骨骼、角齿化石纳入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称其为“龙骨”，是很自然的事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列出了九种龙类，包括穿山甲、蜥蜴、壁虎、蛤蚧等。李氏的分法，符合我们的“模糊集合说”，也即这些动物都可进入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列。

因形状相似或取吉祥之意而得名的“龙药”有：“龙胆”、“龙珠”、“龙葵”、“龙舌草”、“龙利叶”、“龙骨莲”、“龙须参”、“龙涎香”、“龙眼叶”、“龙牙草根”、“龙脑香子”、“龙盘乌泡”、“老龙皮”、“石龙芮”、“玉龙鞭”、“过岗龙”、“飞龙掌血”以及大小“青龙汤”、“龙胆泻肝汤”、“斑龙丸”、“抱龙丸”、“龙宫方”等。

“龙药”是用来治病的，“龙拳”则主要以健身强体为目的。

峨眉武功僧门中有一种“火龙拳”，据说此拳创立时曾参照大青猴格斗的场面——可见猴也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此拳流传于四川民间，具有矫健柔韧、以柔克刚的风格。少林五拳中有“龙拳”，有“虎拳练骨、豹拳练力、蛇拳练气、鹤拳练精、龙拳练神”之说。还有“飞龙长拳”、“行龙拳”、“龙脚拳”、“龙摆尾拳”、“屠

龙拳”等。许多拳的动作也以“龙”命名，如陈氏太极拳中的“青龙出水”、“雀地龙”，南拳中的“龙头掌”、“双龙指”、“骑龙步”。另外，还有以“龙”为名的器械和套路，如“金龙爪”、“崩龙刀”、“龙须钩”、“盘龙棍”、“龙凤双剑”等。龙的曲折弯转、变化不拘的形态，威力勇猛、矫健奋举的气势，寓智纳福、示祥显瑞的品格，是这些拳术、动作、套路等取“龙”为名的根据。

和“龙药”、“龙拳”相似，“龙树”、“龙草”、“龙花”的得名，也多是取其形似和寓意祥瑞。

“龙树”有：龙柏、龙爪槐、龙爪柳、蟠龙枣、龙血树、龙角木、龙脑树、龙须藤、细子龙以及九龙松、卧龙松、蟠龙松、龙鳞松、龙凤松、九龙柏等。

“龙草”有：吉龙草、游龙草、龙须草、龙舌兰、龙牙百合、龙珠果、水龙、石龙牙草、紫龙须、龙尾苏铁等。

“龙花”有：龙柱、龙头花、龙面花、龙口花、龙牙花、龙胆花、龙船花、龙吐珠、蛇龙球等。另外，牡丹品种有“墨海金龙”、“青龙卧墨池”；菊花品种有“五龙闹海”、“金龙探爪”、“龙宫金女”、“金丝配龙”；牵牛花品种有“五爪金龙”、“七爪金龙”；仙人掌品种有“龙神木”、“龙角牡丹”、“龟甲龙”、“大龙冠”、“大龙角”、“青龙刀”、“飞龙”、“银龙”、“九头龙”、“剑龙角花”等。

这些“龙树”、“龙草”和“龙花”，一来可以入药

——用其根、茎、枝、叶、瓣、蕊、子实、果壳等，防病治病；二来可作为观赏植物，或栽于园林路旁，美化环境；或种养于庭院阳台，陶冶性情。

“龙”在日常语言中也广泛地被使用。含“龙”字的成语使用频率都很高，如“生龙活虎”，“龙腾虎跃”、“龙飞凤舞”、“龙盘虎踞”、“龙争虎斗”、“来龙去脉”、“老态龙钟”、“车水马龙”、“叶公好龙”、“鱼龙混杂”等。另外，四川人将拉闲话叫“摆龙门阵”；港澳人将结账数钱给人叫“数龙”，错谬百出叫“摆乌龙”，吸食白粉叫“追龙”，借钱不还叫“托水龙”，趁机放人叫“撑龙”，挑拨离间、无风生浪的叫“掘尾龙”，搞得一团糟、无法可施叫“打困龙”。还有，“龙头”是大阿哥；“舞龙头”是吃鱼头；买旧衣服称“斩蛟龙”；好事接踵而至，运气极佳叫“行运一条龙”。“唔系猛龙唔过江，唔系毒蛇唔打雾”指来者不善或对方来头不小；“着起龙袍唔似太子”指虽有锦衣华服却难掩丑陋实质；“一龙去，二龙追”指找人的反要人去找他，等等。

江山浩茫连广宇

——龙与民族心理



畏惧

我们的祖先从成为“人”的那一天起，就面对的是一个不可理解、无法把握的世界。天是那样的高淼，高淼的天上有火红的太阳，有璀璨的星斗，有飘逸的彩云。然而，太阳常常隐退，星月倏忽失色，翻滚的乌云带来了烈

烨的电闪和轰隆的雷鸣，不期的大雨哗然而来。地是那样的阔远，阔远的地上有巍峨的山脉，有奔涌的江河，有欢腾的兽类。然而，常见山岩崩塌，江河泛滥，形形色色的野兽张着血口獠牙，扑向人类……气象万千的世界啊，神秘莫测！神秘莫测的世界啊，威力无边！在气象万千、神秘莫测、威力无边的自然界面前，先民们震惊了、慌悚了、不知所措了，从而敬畏了、害怕了、恐惧了。他们想象着，一定有不可知的神灵主管着这一切，莫测的天象、多变的地貌、凶猛的野兽，都是神灵在发威，在遣怒，在使性子。

这时候，龙的模糊集合开始了，参与集合的有天上的云雾、雷电、虹霓，有地上的蟒蛇、蜥蜴、野牛、海潮、泥石流和天地间的龙卷风，有水中的鲨鱼、湾鳄、河马、海豹……这些天象和动物使先民们百般恐惧而生敬畏之心，恐惧和敬畏的魔力，促使先民们将这些天象和动物神化，龙的模糊集合过程也就是这些天象和动物被神化的过程。这样的神化过程使先民们的畏惧心理有了对应和依托，提供了多多少少可以排遣一些、升华一番的途径。于是，我们可以说，龙的出现，很大成分上，来源于先民们对身外自然界的畏惧，说得简洁些，就是一个字——“怕”。龙是“怕”的对象化和形象化。

进入阶级社会后，君主帝王们看中了龙身上所具备的通天、善变、示威等神性，纷纷以龙自比，龙身上就增加了象征帝王皇权的神性。中国的帝王皇权，历来都是专制的、独裁的、血淋淋的、把人不当人的。帝王们仁慈者

少，暴虐者多，随心所欲，喜怒无常，有时一个动作一句话，芸芸众生轻则役劳徙刑，颠沛流离，重则身首分离，破家灭族——对这样的“龙”，老百姓怎么能不怕？如果说对自然界的畏惧使古人的心扉本来就常常如临冰雪的话，对帝王皇权的畏惧就犹如雪上加霜。“苛政猛于虎”，帝王皇权给人的畏惧有时比自然界给人的畏惧还要强烈，还要可怕！自然界的神秘力量是龙，人间的君主帝王是龙，这样的一身二任的龙张牙舞爪、耀武扬威一天，普天下的平民百姓就得畏惧一天，痛苦一天。

飞离

我曾做过一个骑龙飞升的梦。那条龙是一条目光晶亮性情温顺的青龙，我骑在它的背上在大峡谷中飞啊飞，两边的山岩峭壁纷纷后退。忽然，前边一道嶙嶙巨崖，我心想：不好，要撞上了！心中一紧，然而，待龙飞到跟前时，巨崖豁然裂开，眼前蓝天如洗，开阔无垠。活了四十岁，做了数不清的梦，出现这样的梦还是第一回。醒来后，不免要翻翻释梦的书。中国的梦书里，梦见龙都被认为是好事，如“梦见龙飞身合贵”、“梦见乘龙上天，大吉”、“梦见乘龙，大富得官”等。西方的《释梦辞典》里，也认为梦见龙，预示着“由于一位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的提携，你将在经济上获大丰收”。这些兆辞由于现在还得不到证明，难以判断其灵验程度——目前的情形是谈不上富，也谈不上贵，马马虎虎过得去而已。

我想，我之所以能做这样一个梦，一定和我几个月来集中精力撰写这部“龙书”——过来过去都是龙有关。然而，朝深处想想，也是我长期以来渴望摆脱世俗烦恼的心理使其然。钢筋水泥的夹持，市声人语的聒噪，摆不脱干不完的杂事尘务，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是非苦恼……这一切都使我渴望脱离，渴望超越，渴望飞升，渴望到一个清净涵虚，无挂无碍，自由自在的境界中去。

这样的渴望，不会是我一个人的，许许多多的人都有这样的渴望——说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也不为过。我们的祖先们，生活在异常艰辛的环境里，自然界灾害频仍，氏族间你争我斗，自身面临生老病死诸多苦痛。进入阶级社会后，在原有的压力之上，又增加了来自专制皇权的压力，而这后一种压力又同道德伦理相结合，以“三纲五常”等形式箍桶填鸭般灌进人们的血脉中，不容分说、无可拒绝地捆绑住人们的手脚。然而，追求自由乃是人之为人的天性——天性自由却无时不在羁绊之中，于是，人们期冀着、希求着、幻想着挣开绳索，超脱尘世，过一种能使天性充分展开无拘无束的生活。

龙多多少少能满足人们的这一心理。它可以舒畅地在水中游，可以矫捷地在地上走，更可以潇洒地在天上飞。天上多么美妙啊！皎洁的明月，雪白的云团，艳丽的霞光，即使长风千里，聚云四野，电掣万仞，雷霆八方，雾霰雨霖，雪露雹霜，也都使趣味有添，豪情更长。再说，天上还有那么多神仙，吴刚，嫦娥，何仙姑，张果老，王母娘娘，观音菩萨……龙的身上，寄托着人们的愿望，就

像神仙的身上有人理想一样。

合和

中国文化是“合和”文化，即由集合、汇合、混合、结合、合作到和谐、和睦、和顺、和悦、和平共处的文化——由于“和”字本身就有汇合、结合、掺合、混杂等“合”的意思，因此“合和文化”也可以简称为“和”文化。

“合和”文化的产生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自然界和人类本身是“合和”的，如天云汇聚，百川入海，氏族群处，男女媾合；二是人们的“合和”心理。在这个地球上，弱小的生命个体面对的是一个庞大强悍的世界，大量的自然力是和社会力量异己的，难以亲近的，既无法摆脱又无从控制。身外的异己性和不可依赖性，使人们深感失落，心理很不平衡，于是，人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种种办法包括造神的办法来和身外的异己力量相沟通、想感应、交融互渗，以求“合和”。这是“合和”文化的心理基础，人类的种种“合和”现象，都可以视作“合和”心理的外化。

龙文化是典型的“合和”文化。作为一种神物，龙是多种动物和多种自然天象的模糊集合，众多的对象“合”成一个生动神奇的形象，这个形象又进而同诸多的天象、动物、人事相和谐，这便构成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链环。在构成这个链环的过程中，人们同风雨雷电云

雾虹霓相感应，同鱼鳄蛇蜥马牛猪犬相沟通，使不可依赖的异己的东西有了亲和感，再以香烟烛火祭祀祈祷等等手段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这种亲和感。如此这般之后，人的“合和”心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失落得以回复，失衡得以复平。

悖逆

龙有吉祥嘉瑞的一面，也有凶恶狞厉的一面，尤其是增加了象征帝王皇权的神性之后，这后一面便得以强化和扩展。有道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和专制王权都是一对矛盾，遇到开明贤良的统治者，矛盾就缓和一些，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调释和抑制，社会的车轮就在已有的辙道里向前推进。遇到昏庸残暴的独裁者，矛盾就突出了，权奸显贵恶贯满盈，穷苦百姓怨声载道，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便是揭竿而起，聚众造反了。由于事物发展到极致需要一个过程，也由于专制政府常常以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方式对付老百姓的反抗，于是在更多的时间里，矛盾并不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局面。但是，芸芸众生——尤其是那些有一定学识的“文化人”，除卖身攀附者、麻木不仁者和被奴化驯服者外，很多人在心理上都是和专制皇权相对峙、相抵抗、相悖反——相“逆”的。这种心理的外化方式有多种，有的表面上屈从，“勉从虎穴暂栖身”，行韬略之计，以待时机；有的隐逸逃遁，啸傲泉林，摆出一副和专

制王朝不合的态度；有的则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以隐喻、象征、讥讽、嘲弄、调侃等手段，向皇权帝制射出一束束响箭。这些响箭尽管不足以致东方专制主义以死命，但却有声有色，朵老百姓之颐，刺食肉者之心，甚至于惊蒙起昧，唤醒世人。

有关龙的文化创作就不乏这样的篇章。在艺术家们的笔下，有的龙品位低下，处事势利，如《张生煮海》中的龙王；有的龙无能无才，竟被一个小小幼童抽筋揭鳞，打得威风扫地，如《封神演义》中的龙王三太子敖丙和他的父亲东海龙君；有的龙不讲职业道德，违犯天条，被人间正臣斩首，如《西游记》中的老龙王。民间传说中有许多人间英雄斩杀逞凶作恶、劣迹斑斑的恶龙，从而为民除害的故事。这些艺术作品和传说故事中被揶揄被斥责被诅咒被斩除的龙，仅仅是代表自然力量的龙吗？非也。谁能说这些龙不也是帝王君主的代表和象征呢？将受人崇拜的神龙如此调侃如此处理，反映了艺术创造者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心理上对专制制度的悖逆。

后记



十年前，在一位同事的婚宴上，和西北大学的韩养民先生相遇。韩先生当时正筹划后来影响颇大的“中国风俗丛书”。他说明年是龙年，龙的习俗还没人写，你能不能写写这个专题，作为丛书中的一种。我想了想，说试试看吧。从此一脚踏入龙文化研究领域。这一踏入就再没有脱身——恐怕这一生也难得脱身。一位朋友曾这样说我：你

和“龙”的缘分是天意，你看你所姓的“庞”字中，不就藏了一个“龙”吗？我一想也是，此后尽管散文也写小说也写，但无论何时，无论到何地，总有一根神经，对龙保持着足够的敏感。

那位同事婚后第二年便有了孩子，我写的《龙的习俗》也于戊辰龙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两年后，又随着整套丛书漂越海峡，在台湾和读者见了面。此后，我又尽自己的能力，广泛搜求，仔细考究，编著了一本近五十万字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两本书在海内外都有不错的反响，消息和评介文章见于各种媒体。书也很快卖完了，获了奖，我本人还被陕西省社科院聘为特约研究员。但是，随着到手的资料越来越多，研究的越来越深化，这两本书的不尽人意之处就显露出来了。前者虽提出了“模糊集合说”，但由于占有材料少，论证不充分，一些提法也欠确当。后者虽林林总总、浩浩瀚瀚地相当于一部龙文化的大辞书，但现在看来，依然挂角漏尾，得骊遗珠，许多重要的资料和观点都没有收进去。于是就想，如果有机会，当弥补上两部书的不足，搞一部“更上一层楼”的“龙书”来。

感谢“华夏文明探秘丛书”主编——中国社科院王仁湘先生的信任，使我有这样一个机会。王先生希望我能高质量地交给读者一部好书。“在书名和章节标题上，请尽可能文学化一些”；“能将轻松、活泼的笔调融入字里行间，让读者爱读，读后不要很快忘却”。王先生特别指出，“龙”是华夏文明的一个象征，“描述龙还应把握一

种特有的激情，或者直接插入作者自身的情感，把自己放进去，把读者引入到文字里去。”王先生的要求很对我的口味，或者说正是我想做到的。于是，每每在微机前坐下，我都尽力使自己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两只翅膀同时扇动起来，注意将严谨枯燥的学术考据用文学化语言描述出来。然而，撰写专著毕竟不同于写散文随笔，加之中国龙从远古走来，穿越了漫长的时间隧道，身上秉附的沉重的东西太多，要写得特别轻松，的确不是件容易事。

本书在前两部龙书的基础上，又吸取和考察了大量的新鲜材料，对龙的起源、家族、习俗、艺术等做了进一步的尽可能全面的阐述，重点分析了龙的基本神性——总结概括为“八性十六字”，即“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着力探讨了龙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关系，提出了龙是四种深层文化心理的对应、外化、体现和释放，即“畏惧”、“飞离”、“合和”、“悖逆”。这两方面的研究无疑是对本人提出的龙的“模糊集合说”的深化。

李炎煌先生是深圳一家公司的董事长。1996年春节期间，他飞抵西安来找我，说深圳要上一个以龙为主题的大型工程，我的《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为工程的决策定位提供了帮助。由此他还邀我发起成立一个中国龙文化研究会。我说这两件事都是好事情，前者是将精神状态的龙，物化为可观赏可参与可带来效益可流传于后世的龙；后者将给海内外有志于、热心于龙文化研究、传播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以广结龙缘的机会，其“研究龙的文化，弘扬

龙的精神，团结龙的传人，振兴龙的故乡”的宗旨也是很好很好的。

交谈中，李先生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而你却提出了“八千年中国龙文化”，这不就意味着“五千”要变“八千”吗？如果你的说法成立且被公认，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不就要再向前推三千年吗？我说，从出土文物提供的证据和宗教发生学、神话起源学的观点来考察，“八千年龙文化”的说法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但是，能说龙文化八千年，就是“中华文明八千年”吗？

这里有一个文化和文明的区别问题。目前世界上界说文化的定义大概有几百种，而为学术界广泛接受的还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定义：“文化是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复合整体。”而文明则是一种“先进文化”，是社会发展较高阶段的产物。“一个文化一旦达到了文字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使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已有某些进步，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制度已经发展到至少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的某些问题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文化就应当可以称为文明。”（《世界文明史》）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判断“文化”上升为“文明”的标准主要有三条：真文字的出现和大范围的运用；代表自然科学进步程度的冶金术的发明、青铜器的出现；比较完整的国家制度的建立。根据这样的尺度，在属于八千年前的，可以和龙文化相参照、相配合的，有关语言文

字、青铜器、国家制度等“先进文化”即“文明”发现之前，我们只说“八千年中国龙文化”，而不好说“八千年中华龙文明”。

涉足文化研究领域，使我收益良多。我发现，对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东西，选一个切入点钻一钻，往往能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好比打一口井，钻得越深，地下水越丰富，而地层深处的水都是相通的。在民族文化的诸多谜团中，“龙”是个大谜。开解这个大谜，使我对一种文化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对一种文明、一个民族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人活在世上，衣食之外，不就是为了多些“认识”吗？

我感受到了欣慰和快乐。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在打到三四万字的时候，软盘突然坏了，一打开，光标闪几下，就停在那里不动了。后来连累得存在硬盘上的文件也坏了，一打开就死机。无奈中，我展开了“抢救运动”：利用死机前光标闪几下的时间差，快速地设定打印，这样可以每次抢印出一张。于是，不停地开机关机几十次，总算救出了大部分稿子。还有几张大概坏得厉害，实在救不出来，我只好叹口气，打算重写了。这时，晨宇同志伸出了援助之手，以其聪慧和灵巧，竟然很快地修复了那张连电脑公司都一筹莫展的磁盘！于是，我不需要做重复劳动了，心情也像云开日出般明亮起来。这是需要打心眼里感激的。

还有，陕西省考古所研究员巩启明先生、同事叶宗义

先生精心地帮我翻拍图片，校友王育民先生慷慨地让我参阅他的藏书，不少朋友关心、支持我的写作；大家的情意我是不会忘记的。

最后，我要特别写到的，是我的年近古稀的母亲，是她老人家不辞劳苦地为我做饭、洗衣、料理家务，使我能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每天都能抽出些时间来坐在微机前。这本书尽管算不上宏篇巨制，也肯定会有错漏不足之处，但它依然是心血之作，凝聚着我的悠悠情思，也凝聚着亲人们的浓浓情意。因此，我想，当我收到第一批样书的时候，我将郑重地将它献给——

我的白发苍苍的老母，
我的魂绕梦牵的亲人！

1997年6月22日下午5时正

于西安百味居

参考文献

1. 徐华龙、吴菊芬：《中国民间风俗传说》，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2. 庞 进：《龙的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3.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1988 年。
4. 李学英、舒彤：《中国传统图案赏析》，河北美术出版社 1992 年。
5. 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6. 庞 进：《八千年中国龙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年。
7. 黎 莺：《中华庙会事典》，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